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漢滿蒙回藏
合璧通俗合璧
對聯

Z121.5
CH1
3.24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二十四册

Z121.5
CH1
74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82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人事部三

風俗

聖化世其解在水管子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廉而好勇楚之水淖而清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苦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之｜｜也｜｜｜｜

經俗管子所好惡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一

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也好適而訓於禮管子魯邑之教｜｜｜｜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禮多小信可遊於魯道正行善若性然管子明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也｜｜｜三不歸管子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挾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此以鄉不資也魯梁之民俗為綈管子桓公曰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

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緡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緡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緘綺而踵相隨車轂齧騎連伍而行

教民為緡 見上

危傳以利 管子衛國之教｜｜｜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遊於衛註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味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

隨國政之方圓 亢倉子政頃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

一意同欲

晏子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

百里異習千里殊俗 晏子古者｜｜而｜｜｜｜而｜｜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

轂擊相犯 晏子齊人甚好｜｜｜｜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擊轂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婦人而丈夫飾 晏子靈公好｜｜｜｜｜｜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澹泊恬愉 子華子太古之時｜｜｜｜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

鹿聚麕居 見上

楚鬼越禨 列子｜人｜｜而｜人｜

姓百名 莊子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而以為風俗也

五素不得一紫 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

長纓甚貴 韓非子鄒君服｜｜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荀子譬之｜｜｜｜｜｜｜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其服不挑 荀子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裸入衣出 呂氏春秋禹之裸國｜｜｜｜因也

陸事寡水事衆 淮南子九疑之南｜｜｜而｜｜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人不弛弓馬不解勒 見上

被天和食地德 淮南子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於｜｜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

彈骨嚙臂 淮南子故胡人｜｜越人｜｜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髽首括領冠笄劓鬠 淮南子三苗｜｜羌人｜｜中國｜｜越人｜｜其於服一也注髽音撾以枲束髮括結鬠斷也

周士肆秦士拘 揚子｜之｜也｜｜之｜也

百夫決拾 國語夫一人善射｜｜｜｜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 國語員聞之｜｜｜｜｜｜｜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

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戰國策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

志高而揚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見上家敦而富志高而揚見上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戰國策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窮鄉多異漢司馬窮鄉多異曲學多辨註異異俗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史記律書孝文即位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可謂和樂者乎自年六七十翁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史記律書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亦未嘗至市井｜｜｜｜｜｜｜｜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居官者以為姓號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宇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閭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繆恥辱焉洙泗之間斷斷如史記魯周公世家甚矣魯道之衰也｜｜｜｜｜｜｜也註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輕心史記三王世家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庳車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四年田器不鬻於市｜｜｜｜｜｜｜｜不令而治越人相攻固其俗然史記汲黯傳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史記儒林傳夫｜｜之間｜｜｜｜自古以來｜｜｜｜也仰機利而食史記貨殖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慓急｜｜｜｜｜｜大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淫地見上游媚貴富見上雕悍少慮史記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中具五民史記貨殖傳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飯稻羹魚果隋蠃蛤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賈而足注正義曰果隋猶搖蚌包裹也驩欣交通漢書高后紀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而天下治以船為家漢書五行志吳地｜｜｜｜以魚為食繫水土之風氣隨君上之情欲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故謂之俗鄉黨慕循其迹漢書地理志景武間大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賓養勇士民化為俗漢書地理志初太子丹｜｜

丨不愛後宮美女丨丨呂丨丨至今猶然實容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少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

飲食以籩豆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殺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丨丨丨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

冠帶衣履天下 漢書地理志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紈麗之物號為丨丨丨丨丨丨

好學猶愈它俗 漢書地理志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隘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丨丨丨丨於丨丨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魯東海多至卿相 見上

上氣力 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丨丨丨

出分出贅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丨丨家貧子壯則丨丨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

德色誶語 見上

齊部舒緩養名 漢書朱博傳遷瑯琊太守丨丨丨丨丨丨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十月享會 後漢書郅惲傳汝南舊俗丨丨丨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

不禁火民安作 後漢書范傳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辭好相持短長范每屬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通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吏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丨丨丨丨丨丨平生無豬今五袴

道路但聞誦聲 後漢書張霸傳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丨丨丨丨丨丨傳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丨丨丨丨丨丨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祀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以牛祭神 後漢書第五倫

二山公嫗 後漢書宋均傳遷道縣有唐后丨丨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為丨丨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見吏衣草而出 後漢書崔寔傳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丨丨則丨丨丨丨寔至官斥買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

龍忌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丨丨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寒食溫食 見上

俗多妖忌 後漢書張奐傳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勵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丨丨丨丨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汝南月旦 後漢書許劭傳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丨丨俗有丨丨評焉

射獵為業 後漢書任延傳九真俗以丨丨丨丨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

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白首不入市井 後漢書劉寵傳拜會稽太
守山民愿朴乃有｜｜｜｜｜｜者頗為官吏所擾寵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
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首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
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
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
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浴佛設酒
飯 吳志劉繇傳陶謙使笮融督廣陵彭城漕運遂大起浮圖祠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
役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多｜｜｜布席於路經數十里 豪侈相高 晉書王導
傳自魏氏以來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 家畫老莊象 晉書嵇含傳戶詠恬曠之辭｜

｜｜｜之｜ 崇飾華競祖述虛玄 晉書儒林傳序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
｜｜｜｜｜｜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
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廢弛名教頹毀 事
佛者十室而九 晉書姚興載記興既托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
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矣 人胥
祓除國子水嬉 宋書禮志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損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
｜｜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挾琴容飾赴曲和作 宋書
禮志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之｜｜而｜｜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
北土重同姓 宋書王懿傳｜｜｜｜｜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

不義不為鄉里所容 吳音不變 宋書顧琛傳家世江東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
及琛｜｜｜｜｜ 土氣彊獷 齊書州郡志劉毅傳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
寇虜北垂蕭條｜｜｜｜民不識義惟戰是習 出騎射 齊書張敬兒傳南陽新野風俗｜｜｜而敬兒
尤多膂力 歌聲舞節袨服華粧 齊書良政傳序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
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益以百數 文學箋啓
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 魏書邢巒傳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
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
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
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
｜｜｜｜｜｜｜｜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網無由廁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
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
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
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盛飾子女以招遊容 魏書僭晉司馬叡傳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
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
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
｜｜｜｜此其土風也 仕宦之鄉陶染成俗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冬十月癸亥幸蒲
州丙寅宴父老上極懽曰此間人物衣服鮮
麗容止閑雅良由｜｜｜｜｜｜｜｜也 閑田興讓
相稽反脣 隋書地理志化於姬德則｜｜而｜｜習於羸敝則｜｜而｜｜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
教之移人也 蓬室柴門食必兼肉 隋書地理志漢中之人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

腹多事田漁雖｜｜｜｜｜｜五月五日為鬬力之戲隋書地理志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

一年蠶四五熟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少爭訟而尚歌舞｜｜｜｜｜｜勤於紡績亦有夜流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見上

銅鼓鈔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推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為雄樂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俗好相殺多搆讐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

競渡牽鉤隋書地理志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之戲其迅檝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

好食榆葉北史魏高涼王孤傳先是河南人常苦河北人｜｜｜故齊人號之為諸榆賊

以刀尺相問遺舊唐書德宗紀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讓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稑之種王公戚里上巳中和之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畏鬼惡疾舊唐書高士廉傳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掛食遂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頗改

竹茅為屋舊唐書宋璟傳廣州舊俗皆以｜｜｜｜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家有鸜膝戶有犀渠舊唐書鄭惟忠傳時議請禁嶺南酋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邪遂寢

黃阬唐書宗室曷傳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屍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有狗數百頭習食齊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曷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賣昏唐書高士廉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

以紙寓錢唐書王璵傳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獻生子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山棚唐書呂元膺傳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從無常皆逃悍善鬬號曰｜｜

出孝唐書韋挺傳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

山東人質江左人文

關中人雄代北人武唐書柳冲傳｜｜之｜｜故尚婚姻其信可與也｜｜之｜｜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之｜｜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之｜｜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粳沃以蜜粟沃以酪五代史回鶻附錄于闐其食｜｜｜｜｜｜｜｜｜｜

強忮宋史地理志河北人

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氣勇尚義號為｜｜土平而近邊習於戰鬬

踏青藥市 宋史地理志川陝四路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之集尤盛焉

逐邪 宋史外國傳其風俗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然後驅逐出郭謂之｜｜四月有遊船之戲

遊船戲 見上

薰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食於庭中謂之｜｜

刻木為兎分朋馬射 遼史禮志三月三日為上巳國俗｜｜｜｜｜｜走｜｜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

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越絕書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日給月單朝歌暮戚 桓寬鹽鐵論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好

衣甘食生白屋草廬歌謠鼓琴｜｜｜｜｜｜｜｜

家無斗筲鳴琴在室 桓寬鹽鐵論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

衛保散獵傾蓋社場 桓寬鹽鐵論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方｜｜｜｜｜｜｜｜

朝衣新而暮衣弊 桓譚新論楚之郢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

諱犬諱人 王充論衡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不諱人江南｜｜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

膒膢 應劭風俗通山居谷汲者｜｜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人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膒膢

皇民敦秦民弊山民樸市民玩 荀悅申鑒｜｜｜｜｜｜時也｜｜｜｜｜｜處也

餽歲 周處風土記蜀之風俗晩歲相與餽問謂之｜｜酒食相邀為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守歲 見上

息日 干寶搜神記江南人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為｜｜也

無造次辨麗之氣 常璩華陽國志俗素樸｜｜｜｜｜｜｜

半楚 常璩華陽國志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

荔支熟士大夫共會樹下 常璩華陽國志江州縣有｜｜園至｜二千石常設廚膳命｜｜｜｜｜｜｜食之

作五百石子 常璩華陽國志汶山郡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而多氷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常故蜀人謂之

｜｜｜｜｜也

珠娘珠兒 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生男謂之｜｜

單舟採菱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 酈道元水經注博水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渚水瀦漲方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角弱年女子或｜｜｜｜或｜｜｜｜｜｜｜｜｜｜｜｜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相和於是行李過矚亦有慰於羇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澱也

敦惷 酈道元水經注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易以統御

辛壬癸甲為嫁娶日 酈道元水經注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也

開北户以向日 酈道元水經注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此其大

較也

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酈道元水經注林邑記曰松原以西｜｜｜｜｜｜｜｜｜｜南移之嶺崒不踰伊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隅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懷甄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對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勅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之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營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慇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於此也

鬬雞卵 杜臺卿玉燭寶典寒食城市多畫卵今代猶染藍茜加雕鏤遞相餉遺

弄假雞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北人以｜｜｜｜南人以｜｜｜｜

扇天卜 李石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旦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以乞巧

青廬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婦上車聳騎而環車三匝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梟三斤以塞牖前三隻置戶上｜｜｜｜｜｜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滕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槽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蔽滕覆面 見上

躡新婦迹 見上

為梨花洗粧 馮贄雲仙雜記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以｜｜｜｜

傳座 馮贄雲仙雜記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

醉司命 輦下歲時記都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夜於竈裏點燈謂之照虛耗

以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 吳處厚青箱雜記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惟｜各人｜｜｜｜｜｜｜｜

不事形勢 邵伯溫聞見前錄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敢｜｜｜人隨貧富自樂於貧利不急也

愛恬敬松 邵博聞見後錄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

納雷鼓車 曾應龍閑窓括異志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人有以黃魚與羔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磬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稱尊老者為波 范成大吳船錄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波宿蜀中｜｜｜｜｜｜｜｜皆曰波又曰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

天波日波月波雷波 見上

打耗 程大昌演繁露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

盂蘭盆 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盆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溫寒得中謂

之丨丨為婦家承門戶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子丨其丨丨丨丨丨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人事部四

名譽

光名滿天下管子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丨丨丨丨無翼而飛管子丨丨丨

譽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者之謂譽丨丨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者聲也

毀外毀內譽外譽內晏子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對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丨乎丨二讒丨乎丨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三邪丨乎丨二讒丨乎丨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名不徒生譽不自長墨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簡成巧立墨子名不可丨而丨也譽不可丨而丨也光譽令問墨子丨丨先人發之名當則生於實鬼谷子循名而為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

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主名姦鼠商子任譽|之|也偏肥列子口所||晉國黜之宿
名莊子枯槁之士||溢美溢惡莊子夫兩喜必多||之言兩怒必多||之言凡溢之類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俎豆於賢人之
間莊子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予|||||我其杓之人邪杓人見上行異相
非道異相戾鶡冠子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者|
|||者||清之俞濁荀子博而窮者訾也||而||者口也功名著槃盂銘
篆著壺鑑呂氏春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乎|||||乎||其勢不厭尊其實不
厭多葉語淮南子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至今不休注葉世也稱譽世

傳相語至今不止德名為幾揚子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御可幾也曰君子|||
|注光曰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餓顯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
||下祿隱注餓顯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修毫可以寄姓字抱朴子夫
任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何假乎良史何須乎饒鼎哉先形生影抱朴子體曲者
忌鯔壘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搆之謗||||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史記樗里子傳秦人諺曰||||||||名冠諸侯史記信陵君傳太史公曰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
不恥下交有以也||||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名重太山史記廉頗藺相

如列傳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
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兩人魏之名
士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
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
曰||||||||||||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
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

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
弟畜灌夫籍福之徒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
諾著聞關中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見上譽之不容口史記
袁盎傳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嘗使人刺盎
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皆|||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
餘曹備之千里不齎糧史記鄭莊傳使視決河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請治
行者何也圖畫麒麟閣漢書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乃||其人於|||法其形貌署其官爵
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

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

小冠杜子夏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說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吏謂欽為｜｜｜｜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楚兩龔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合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謂之｜｜

東海蕭生 漢書蕭望之傳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晏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

通明相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天子甚器重之

樓護為師陳遵為雄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樓｜｜｜言其見信用也

原涉為魁 漢書游俠傳序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閭里之俠｜｜｜｜

爭欲揖章 漢書游俠傳萬章為京兆尹門下賢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莫與京兆尹言者

子雲筆札君卿唇舌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樓｜｜｜言其見信用也

後進冠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吏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敦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並入公府

名聲韁鎖 漢書叙傳今吾子已實仁義之羈紲繫｜｜｜之｜｜注師古曰韁如馬韁也

齊聲 漢書叙傳夷惠殊而｜｜注師古曰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於不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乘舛俱有令名

浮英華 漢書叙傳｜｜｜港道德注師古曰英華謂名譽也

聲盈塞於天淵 漢書叙傳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貌樂於草鄙孔終篇於西狩｜｜｜｜真吾徒之師表也

白馬陳從事 後漢書李憲傳憲餘黨淳于臨等聚眾數千人屯滿山攻殺安風令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議欲討之塵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滿山人共生為立祠號｜｜｜｜云

劉公一信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願先下及伯升兵至即開城門降

來君叔天下信士 後漢書來歙傳論世稱｜｜｜｜｜｜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鉅下二卿 後漢書馬嚴傳嚴少孤而好學劍習騎射後迺白援從平原楊大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儒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東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五經復興 後漢書曹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

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魯叔陵

伏不鬬 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云

嚴德仁明 後漢書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白馬生且復諫 後漢書張湛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常每見湛輒言｜｜｜｜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中東門君 見上

以明德用 後漢書杜林傳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北單于使求見 後漢書永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名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遣｜｜得｜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白衣尚書 後漢書鄭均傳明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

杜母 後漢書杜詩傳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後漢書張堪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鄭公鄉 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深敬於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鄭公皆漢

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四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通德門 見上

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 後漢書張楷傳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風儒偕造門焉｜｜｜｜｜｜｜｜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公超市 後漢書張楷傳

雙丁孝公 後漢書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

棄印綬追謁 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至東海｜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後漢書朱暉傳再遷臨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因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天下第一 後漢書胡廣傳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窺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列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性溫柔謹素常

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比東海于公 後漢書郭躬傳父宏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宏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順為宏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之｜｜｜｜

子國有顏子 後漢書黃憲傳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攝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關西孔子 後漢書楊震傳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楊伯起

八俊 後漢書周舉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按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亦為八俊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後漢書王符傳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在前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後漢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既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潁川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後漢書延篤傳傳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

三君 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八顧八及八廚 見上

得御李君 後漢書李膺傳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矣其見慕如此

同舟而濟衆實望為神仙 後漢書郭太傳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之以｜｜｜｜焉

平輿淵有二龍 後漢書許劭傳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焉

蚊虻一過 後漢書孔融傳不知敗毀之於己猶｜｜｜之｜｜也注蚊虻之暫過未以為害

漢陽趙元叔 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袵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之

北郭先生 後漢書廖扶傳

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

不肯當時人因號為｜｜｜｜**蔣氏翁任氏童**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

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高俊**蜀志龐統傳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荊楚謂

之｜｜**四英**蜀志董允傳註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也**德**

行楊君蜀志楊儀傳註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

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比肩**吳志吾粲傳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後為

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還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贊矣**名檀**

北州晉書歐陽建傳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時人為之語曰渤海

赫赫歐陽堅石**與山俱傳**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

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

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此｜｜｜至若湛輩乃

當如公言耳**杜武庫**晉書杜預傳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善號曰｜｜｜言其無

所不有也**好為後世名**晉書杜預傳預｜｜｜｜｜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

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後進領袖**晉書裴秀傳秀少好學有

風操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有裴秀**言**

談林藪晉書裴頠傳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之

｜｜**金聲中朝王振江表**晉書衛玠傳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

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於｜｜此子復｜｜於｜｜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

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正始之音**見上**八達**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

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

俱知名故時號為｜｜焉**甚得宗室稱**晉書下邳獻王晃傳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之

｜**儁望**晉書扶風武王駿傳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

｜**言風流者王樂稱首**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

｜謂｜｜為｜｜焉**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晉書劉毅傳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

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南鷄北鷹**晉書崔洪傳少

以清厲顯名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荊棘來自博陵在｜為｜在｜為｜**復品**晉書閻纘傳父

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

怠母後悉解更移中正乃得｜｜**斂錢為婚**晉書阮脩傳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

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也**王氏有**

子晉書王接傳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

鳴鶴晉書陸雲傳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

隱曰丨丨丨丨丨鴻鴻隱字也按華張華二陸三張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
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丨丨丨丨稱為子貢晉書羅憲傳師事譙周周門人
丨丨丨丨敦煌五龍晉書索靖傳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
內號稱丨丨丨丨清士晉書周顗傳顗有二子宗橋宗字泰元性虛簡時人稱為丨丨洛中奕
奕慶孫越石晉書劉輿傳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越府三才晉書劉輿傳時稱丨丨有丨丨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三俊晉書顧榮傳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丨丨五
儁晉書薛兼傳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丨丨卞氏六龍元

仁無雙晉書卞壼傳又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丨丨丨丨丨丨丨元仁粹字也
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晉書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弱冠與
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嘉賓超小字也宗世說作揚州獨步洛
中三嘏晉書劉惔傳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
時人語曰丨丨雅雅有丨丨京都三明晉書諸葛恢傳於時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
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按恢字道明深源不
起如蒼生何晉書殷浩傳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
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丨丨丨丨當丨丨丨丨會稽三康晉書孔愉傳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

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丨丨丨丨掩鼻斅洛生詠晉書謝安
傳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南北二元
晉書謝氏傳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之郡而張之名亞於謝時人稱
為丨丨丨丨封胡羯末晉書謝萬傳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丨丨丨丨封謂韶
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王氏三少晉書王羲之傳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
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咸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丨丨丨丨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晉書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荊
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丨丨丨丨丨鑿齒曰丨丨丨丨丨時人以為佳對號為異行晉書庾衮

傳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丨之丨丨丨庾賢晉書庾衮傳攜其妻
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丨丨蜀有二郎
晉書杜軫傳累遷尚書郎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議論朝廷莫能踰之號丨丨丨丨一
縣號聖君晉書曹攄傳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
不欲蹔見家邪眾因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
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丨丨歎服丨曰丨丨江東步兵晉書張翰
傳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丨丨丨丨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晉書褚陶
傳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丨丨丨丨顧彥先丨丨丨丨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

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時擬王粲 晉書苻融載記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經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人｜之｜

王太保家法 宋書王氏傳性明敏有思致既以名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

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 宋書王景文傳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其見知如此

三素望 宋書阮萬齡傳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素豹江夷相繼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

張氏五龍 齊書張岱傳

昇明四友 齊書褚炫傳｜｜初炫以清尚與劉俟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為｜｜

入芙蓉池 齊書庾杲之傳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為｜｜｜｜按芙蓉池南史作蓮花池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齊書江斅傳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幷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素桑為尹見斅嘆曰｜｜｜｜｜｜｜｜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竹帛傳芳烈 齊書何昌㝢傳昌㝢與司空褚淵書曰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問令名｜｜｜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

方軌叔茂追清彥輔 齊書徐孝嗣傳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按儉王儉

朝隱 齊書王秀之傳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

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費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三世不事權貴 見上

兩賢同時未有前例 齊書陸慧曉傳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便是｜｜｜｜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齊書劉繪傳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為之語曰三人共｜言在二家之中也按南史作時人為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與此意同語別

高平二超 齊書檀超傳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嗜酒好談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為｜｜｜｜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孝江泌 齊書江泌傳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以別之

號曰任君 梁書任昉傳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言如漢之三君也

如漢三君 見上

充融卷稷 梁書張稷傳性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是為四張

無對日下 梁書陸杲傳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名杲為日下稱之曰｜｜｜｜惟舅與甥

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書劉治傳天監初沼漑俱蒙擢用治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治何如沆遲曰治清沆濁過於沆文章不減濁｜｜｜｜｜｜

謝有覽舉王有養炬 梁書王筠傳筠清靜好學與

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東南之秀 梁書王筠傳陸平原｜｜｜｜王文度獨步江東

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梁書王筠傳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其見重如此

東海三何子朗最多 梁書何思澄傳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家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人中爽爽 見上

二協 梁書顧協傳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

二傅沈劉不如一丘 梁書丘仲孚傳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為之謠曰｜｜｜｜｜｜｜｜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但指寄便不欺 陳書虞寄傳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 陳書張種傳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士大夫重汝南周宏正 陳書周宏正傳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具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東府二絕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王

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蘭臺聚 南史到溉傳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邀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

天下五絕皆出錢唐 南史張融傳宋文帝云｜｜有｜｜而｜｜｜｜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江右潘陸江左顏謝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稱｜｜｜｜稱｜｜焉

第一官當用第一人 南史劉孝綽傳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知｜｜｜｜故以孝綽居此職

百六公 南史張綰傳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

任筆沈詩 南史任昉傳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昉聞甚以為病按沈沈約

傅聖 南史傅琰傳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

一臺二絕 南史伏曼容傳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至理時論以為｜｜｜｜

發越 南史顧越傳越幼明慧有口辯

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奥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
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嗟異命與兄子宏正宏直游處為之談由是聲
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焉三王楚琳琅未若
濟南備圖方魏書宗室傳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
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
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沈雅時人為之語曰
||||||||||||三哲魏書王遵業傳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琊王誦
並領黃門郎號曰||袁諮議魏書袁式傳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

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
曰|||擢穎閭閻聞名象魏魏書高允傳崔宋二賢誕性英偉||||||||謇
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二高魏書高閭傳閭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
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為當時所服三徽魏書張烈傳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
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名時人號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
翩翩祖與袁魏書祖瑩傳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
|||去聲然後聲可立魏書常景傳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
以修己欲尋道以避脅夫|||||||豈矜道之所宜應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今日之

讌併為崔瞻父子北齊書崔瞻傳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
其父㥄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
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能賦詩裴讓之北齊書裴讓之傳天
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
亮北齊書裴諏之傳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大邢
小魏北齊書魏收傳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言尤後也收少子才十歲
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
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寺中二絕北齊書宋世軌傳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

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理宋世軌時人以為||||日下粲爛周書裴寬傳寬弟漢
字仲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
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決斷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有裴漢獨
立君周書裴俠傳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
奉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嘆服號為|||
六俊周書唐瑾傳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
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為||然瑾尤見器重黃驄年少周書裴果傳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
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北府裴諏南省柳虯周書柳虯

傳馮胡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於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惟有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為行臺郎中諏為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

八米盧郎 隋書盧思道傳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隋書樊叔略傳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隋書何妥傳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其見美如此

裴曾子 北史裴延儁傳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按叔卿延儁姪孫

陳留八俊 舊唐書裴敬元傳伯父德仁隋判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繫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玉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按名譽類人殊則事異故雖漢有八俊此亦並收餘倣此

五絕 舊唐書虞世南傳太宗嘗稱世南有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長離鸞鳥鵷雛 舊唐書薛元敬傳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德音為｜｜元敬以年最小為｜｜

紀越 舊唐書裴行儉傳為吏部書紀王慎傳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

裴李 舊唐書裴行儉傳為吏部侍郎與李敬元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

劉孟高郭 舊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為｜｜｜｜

陸氏兄弟荀陳無以

加 舊唐書陸元方傳僧一行少時嘗與衆先昆弟相善嘗謂人曰｜｜｜｜皆有才行古之｜｜｜｜也

河中 舊唐書李崎少與鄉人李峤其為當時所稱如此

蘇李 舊唐書蘇味道傳時人謂之｜｜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

三絕 舊唐書徐彥伯傳時司戶韋嵩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

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 舊唐書尹思貞傳以忤張昌宗被搒出為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為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為之語曰｜｜｜｜｜｜｜｜其為人所伏若此

戶部二妙 舊唐書韋虛心傳虛心又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有｜｜

方之漢世班氏 舊唐書徐堅傳堅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

山人 舊唐書楊炎傳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雅麗沂隴之間號為｜｜｜｜｜｜｜｜

門第人物文章時稱三絕 舊唐書李揆傳肅宗嘗謂揆曰卿｜｜｜｜｜｜皆當代所推故｜人｜為｜｜｜｜｜｜｜｜

御史雨 舊唐書顏真卿傳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為｜｜

四夔 舊唐書崔造傳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青錢學士 舊唐書張薦傳祖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

大歷十才子 舊唐書李虞仲傳工詩大歷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酒唱和馳名都下號｜｜｜｜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

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暎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顧賦一韻正之請即起姓為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時敎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暎曰此慇工也起等始服

元才子 舊唐書元稹傳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

比之漢朝二馮君 舊唐書馮宿傳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

釘座梨 舊唐書崔涔傳涔子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言席上之珍也

柳篋子 舊唐書柳璨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托為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與目為｜｜｜

沈宋 舊唐書沈佺期傳佺期吾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

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舊唐書李邕傳邕素負美名頗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

新羅國人願得為師 舊唐書蕭穎士傳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使入朝言｜｜｜蕭夫子｜｜其名動華夷如此

北京三傑 舊唐書富嘉謨傳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郎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

天上謫仙人 舊唐書李白傳浪迹江湖終日沈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也

有宰相望 唐書宗室暠傳暠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

更名千里 唐書林王恪傳子仁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

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唐書屈突通傳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問曰｜｜｜｜｜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

可語孫吳 唐書李靖傳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與｜｜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御終當坐此者非斯人尚

小杜公 唐書杜審權傳與杜淙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

古名臣何以加 唐書崔沔傳沔子遠文才清膽房喬功也自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澂而已雖｜｜｜亦｜｜｜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利此

笏乃今甘棠 唐書魏謩傳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

可輩蘇武張騫 唐書鄭元璹傳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冠汾晉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追為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璹置毒因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帝勞曰御不辱於虜｜｜｜｜｜矣

良

二千石 唐書蔣儼傳劉祥道以巡察使列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口充牣訴奸猜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奸號｜｜｜｜

兩絕 唐書張知謇傳知謇歷十一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降璽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后數寵賜｜又

當代名臣人倫準

的唐書虞世南傳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益｜｜｜｜｜｜｜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十八學士登瀛洲唐書褚亮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霸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並以本官為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閤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僅畧前載無常禮之間命贊題名字爵里號｜｜｜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

鳳鳴朝陽唐書韓瑗傳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為｜｜｜

三王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兄與弟

賈後張敵京兆三王唐書張仁愿傳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胥積府門戮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

北門學士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鴻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宮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

蘇賈唐書賈曾傳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

健吏唐書崔日用傳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稱

名不虛謂唐書魏元忠傳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魁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真宰相也

員推韋狀唐書韋陟傳自安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陟皆倚任之

令君四

俊苗呂崔員唐書張嘉貞傳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

解事舍人唐書齊澣傳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詔誥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前有裴馬唐書盧從愿傳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

後有盧李唐書裴漼傳又玢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

霹靂手唐書裴漼傳又玢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

後尹熙熙唐書李叔明傳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具瞻允斯

吳中四士唐書包佶傳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

楊穆許李唐書楊憑傳憑重交遊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

二鄭唐書鄭宗讓傳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捉衡賊尤憚之號｜｜云

人號小杜唐書杜牧傳牧於詩情致豪邁｜｜為｜｜以別杜甫云

當世仲尼唐書王起傳戚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使廠號｜｜｜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

玉筍唐書李宗閔傳宗閔與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

似衛玠唐書韋表微傳與王蘇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沈居韋韋幕府皆厚相推挹沈嘗謂表微｜｜｜

樂和李公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云

一龍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

紫芝眉宇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房琯見德秀數息曰見｜｜｜｜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三賢論 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諳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

五總龜 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歷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為｜｜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崔李蘇杜 唐書杜審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

文章四友 見上

詩人韓胡 唐書韓翃傳李勉在宣武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胡其一為翃相請就與德宗曰與｜｜｜｜宰

二十六英雄 五代史吳世家

楊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

白馬三郎 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

鐵肝御史 宋史錢顗傳自衢徙秀州家貧女老至丐貸觀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

魚頭參政 宋史魯宗道傳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王回文 宋史王傳文傳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

閻羅包老 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開節不到有｜｜｜｜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見上

七字舍人 宋史呂溱傳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云

程門四先生 宋史呂大防傳大臨字與叔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號｜｜

熙寧三舍人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清正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云

徂徠先生 宋史儒林傳石介字守道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 宋史文苑傳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傳石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有一｜來飲已乃知劉石也

酒樓仙 宋史文苑

前有谷神後有婁室 金史紀石烈良弼傳統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其從學者後皆成名

冷巖十俊 金史孟奎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奎其一也

孟四元 金史孟奎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伯仁傳孟宗獻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試廷試皆第一號｜｜時論以為知文

滿朝清 元史忽必烈赤傳父斡扎篤副撒都忽為中興路管民官國兵丙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

花馬平章 元史卜顏鐵卜兒傳常乘花馬時稱為｜｜｜兒｜｜云

蕭同 元史同恕傳時蕭斛居南山下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

聲聞之壽 宋幹中論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一世龍門 劉義慶世說李元禮｜｜｜｜

過江第二流 劉義慶世說世論溫

太真是｜｜｜｜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大才槃槃 劉後世說註續晉陽秋｜｜謝家安

晏嬰清節 酈道元水經注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誠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里

王後盧前 劉肅大唐新語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辭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炯與照隣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為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則信然愧在｜｜則為誤矣

旗亭畫壁 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限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跡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

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韻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散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詣笑諸伶不諭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惟喙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從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李肇國史補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販賣藥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

文章李益門戶李益 趙璘因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庶子為｜｜｜｜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孟詩韓筆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

李白桑花 馮贄雲仙雜記李白與人試論皆成句讀如春能麗藻聚於齒牙時號｜｜｜｜之論

銷得錦半臂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鄭愚為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數歷清顯聲稱恒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過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詣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

聞於宮禁 歐陽修歸田錄王曙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祐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也

不如一書 沈括夢溪筆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廉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張景｜｜

鮑清風 方回泊宅編先子既老遁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在清波門外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閱遺業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

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為先子慕未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是圖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而正夫頃亦曾寓此肆業先子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矣

日月不能磨而竭 王偁東都事畧歐陽修贊孔子既歿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修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祕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邃然以所學入發為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蓋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所｜｜｜｜｜矣

瓦為之碎樹為之折 張淏雲谷雜記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競競覬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權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君顧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役｜｜｜

政事僕射 馬令南唐書先主書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

文價謁北土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於｜

桃杏嫁東風郎中 范公稱過庭錄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歲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遥征塵不斷何處郎蹤雙鴛池沼水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朦朧沈思細恨不如桃杏猶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閽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

連底清連底凍 李元綱厚德錄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屏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元禮加以肅人號為｜｜｜

三豪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詩以遺之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湖州鏡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

冠巳東 釋文璧祖山野錄冠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巳東令人皆以｜｜｜呼之以比前趙渭南韋蘇州之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人事部五

眉壽

而富 管子｜｜｜者生也注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

寡疾難老 管子｜｜士女皆好｜

麥丘封人 晏子景公遊於｜｜問其｜｜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永年 子華子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瞋瞋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

華髮隳顛 墨子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

林類百歲 列子｜｜年且｜｜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榮啟期三樂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丨丨也**不待將迎**列子丨丨丨丨而壽注自壽者不由接養**彭祖八百**列子丨丨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丨丨**大齊**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丨丨**彭祖以乂特聞**莊子而丨丨乃今丨丨丨丨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成鳩萬八千歲**鶡冠子泰上丨丨之道一族用之丨丨丨丨**後彭祖**荀子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丨丨丨丨**樂易常壽**荀子丨丨者丨丨長**齵然齒墜**荀子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丨丨而丨丨矣**美意延年**荀子得衆動天丨丨丨丨誠信如神夸誕逐魂**畢數**呂氏春秋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丨其丨也**食氣**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水者多力而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蜹食肉者勇敢而悍丨丨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人可壽以其仁**揚子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丨丨丨乎曰物以其性人丨丨丨**眉梨耋鮐**揚子丨丨丨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衛兖豫之內曰耋秦晉之郊陳兖之會曰耇鮐**喬松**戰國策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丨丨之壽**春秋高**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丨丨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丨丨丨丨丨丨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修道而養壽**史記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丨丨丨丨也**口中無齒食乳**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丨丨丨丨丨丨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罷歸已九十餘**史記儒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丨丨之時固丨丨丨丨矣按固輟固生**魏文侯樂人實公**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丨丨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實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呂尊引無所服餌**一子不事二算不事**漢書賈山傳禮高年九十者丨丨丨八十者丨丨丨注師古曰一子不事蹋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華首**後漢書樊準傳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丨丨之老**百歲猶有壯容**後漢書華佗傳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丨丨而丨丨丨丨時人以為仙**菊水三十家**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丨丨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丨丨丨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瘥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度遼將軍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魏志明帝紀注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丨丨丨丨范明友丨丨丨丨丨丨言語飲食如常人**遺種之叟**蜀志許靖傳注魏略曰王朗與文休書曰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脩輦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丨丨丨丨**克壯**

懷慨自遇若少年晉書石鑒傳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時人美之

李八伯晉書周札傳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燈下細書二三千卷齊書沈驎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復成｜｜｜｜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年過八十耳目聰明見上呼為四皓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頭有肉角南史梁宗室暎傳鍾離人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生息家缺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生兒無影南史梁宗室暎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已遂｜｜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書羅結傳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宅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見上賜居築城見上每自稱六十九魏書傳永傳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記三十五政北齊書宋世良傳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緋

衫牙笏綠衫木笏舊唐書睿宗紀特賜老人九十以上｜｜｜｜八十以上｜｜｜｜氣海常溫舊唐書柳子華傳子華二子公綽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耳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舊唐書孟詵傳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憯然｜｜其｜｜侍老唐書玄宗紀丁酉宴京師｜｜於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九老圖唐書白居易傳暮節忘浮屠道尤篤至經月不食輩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服常春藤唐書姜撫傳召至東都含集賢院因言｜｜｜｜使白髮還髮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乞官便養宋史太祖紀前盧縣尉鄠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以｜｜因召瓊厚賜之授永鄠陵令多幸老民宋史宋琪傳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俸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東筆授辭作｜｜｜｜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洛陽耆英會宋史文彥博傳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好事者莫不慕之兄弟眉壽宋史朱昂傳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俸詔本府歲時存問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

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皆｜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目奕奕有紫光宋史劉庭式傳字得之齊州人老於廬山絶粒不食｜｜｜｜｜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命以策杖為洗兒禮金史盧璣傳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强｜｜所｜｜｜｜物

與日月俱焦氏易林｜壽如松喬｜｜｜

金齒鐵牙焦氏易林｜｜壽考宜家

出入百歲王充論衡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矣

太平之世多長壽王充論衡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人百歲之壽蓋人之正數也

邵公百八十王充論衡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

壽必用道所以盡命荀悅申鑒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

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有｜｜｜｜｜有｜｜｜｜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壽木林王嘉拾遺記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之｜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

懷葉不老見上

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

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

霜毫生頷雪刺滿頭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求退歸耕養慵岩穴

登壽車陶穀清異録太清草木方云餌鍾乳者｜福衡｜

乞年壽黄休復茅亭客話偽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為名

鷄窠小兒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霞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中有一｜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同甲會彭乘墨客揮犀文路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太中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各賦詩一首路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食柟十年何遂春渚紀聞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柟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柟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而終

五老會王闢之澠水燕談録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禄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寶尚書郎致仕馮平為｜｜｜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

忠留守睢陽而嘆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倡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玉精神 陳善捫蝨新話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已八十餘以詩迓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

讀千字文有悟 陸游老學庵筆記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所｜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開第八秩 龔芥隱筆記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早慧

孔子不能決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使嬰兒矜 淮南子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以類相慕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

九齡與元 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而｜我｜文

茂良不必父祖 揚子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

幼達 文中子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也

慶辭知三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之以杖折委笄

三掩人於朝 見上

臣生十二歲於茲君其試臣 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矣｜｜｜｜

七歲而為孔子師 見上

外黃令舍人兒 史記項羽紀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

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漢書張禹傳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

辭言嫺雅 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七歲通論語 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能｜｜｜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傳觀羣籍善九章筭術按續嚴子

繭栗犢能負重致遠 後漢書趙意傳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意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意意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豈｜｜｜｜｜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聖童 後漢書張堪傳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

張曾子 後漢書張霸傳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

我饒為之 後漢書張霸傳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故子曰饒焉

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讀書五行並下

奇童 後漢書杜根傳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京師嘗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責威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見上

奏拜童子郎 後漢書左雄傳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後漢書黃琬傳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

可為人師 後漢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矣

吳氏不乏季子 後漢書吳祐傳撫其首曰｜｜世｜｜｜｜｜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累世通家 後漢書孔融傳融幼有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後漢書荀香傳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

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

船稱象 魏志鄧哀王傳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黃中通理 魏志劉廙傳廙年十歲戲於講堂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寧自知不

一臠之儁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父為瑯邪稷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賓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刼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威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先飲三升 見上

鼓旗相當 見上

文采葩流 見上

少引聖籍多發天然 見上

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 見上

神童 見上

隨目所見賦成後坐 吳志朱桓傳注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

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騾裹以迅騾為功屬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丨其丨丨丨而丨之皆丨而丨丨據大懽悅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晉書明帝紀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執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丨丨則丨丨丨丨由是益奇之

當日白頭公何在 晉書成帝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知又蘇峻平問庾亮曰丨丨丨丨丨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猛獸虓吼獨立不動 晉書王戎傳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丨丨在檻中丨丨震地衆皆奔走戎丨丨丨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道邊多子必苦李 見上

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晉書王澄傳生而警悟雖未能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惜金環 晉書傅暢傳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六歲能屬文 晉書陸雲傳雲字士龍丨丨丨丨丨丨

終賈之儔 晉書潘岳傳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丨丨丨丨也

羣兒率戲便為其丨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 晉書李矩傳童亂時與丨丨聚

講未半便已解 晉書王珉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畢曇經珉時尚幼丨丨丨丨云丨丨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火在斗而柄熱著襦下亦當煖 晉書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宴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丨丨中丨丨尚丨今既丨丨丨丨丨丨母甚異之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晉書謝尚傳八歲神悟夙成熙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席賓莫不歎異

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 晉書謝安傳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當丨丨丨丨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亹亹逼人 見上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晉書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拂衣而去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 見上

神明清審志氣貞立 晉書孫晷傳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禁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常童也

非常童 見上

聞叱牛聲投書而泣 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嵇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儓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丨父耕丨丨丨丨丨丨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師甚異之**作鄭玄碑**晉書戴逵傳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晉書苻堅載記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也**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先令取弟**宋書徐湛之傳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衆咸歎其幼而有識**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

藍田出玉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豈虛也哉**草翁風必舅**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荅曰|||||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舅今作偃刻本之誤**名冠同門號曰顏子**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王子師之流**宋書自序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也與衆人共見遺賁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刺史出獵獨避不視**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至壽陽豫州||趙伯符||百姓聚觀懷珍||||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當為名器**齊書江斅傳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名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齊書謝瀹傳瀹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帝甚悅**取素琴石研**齊書王慈傳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至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義恭善之**析計遂知六甲**齊書顧歡傳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作黃雀賦而歸**見上**吾宗不衰寄之此子**梁書王瞻傳瞻年數歲常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

|**應對爽徹**梁書王訓傳十六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不取自當得賜**梁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由是中表異之**洗改解書見而輒詰**梁書南康王績傳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貲||||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之便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警**正欲枕石漱流**梁書顧協傳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聚土畫城指麾分別**梁書陳慶之傳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异甚奇之**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歸阿士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過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阿士孝綽小字也

孝童 梁書王規傳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夜不倦鄉里號為｜｜｜｜

六時禮佛 梁書建平王大球傳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亦云凡有衆生應受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不應度及諸孫 梁書陶季直傳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書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文舉之對 陳書虞寄傳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荅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不是過也

自講一經 陳書周宏正傳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劉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

已堪見代為博士 陳書袁憲傳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宏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俟宏正會宏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宏正謂曰二賢雖窮與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延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宏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宏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刻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判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來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玉映鶵辰蘭芬綺歲 陳書姑蘇王伯山傳茂傳｜｜｜｜｜｜清暉美譽日茂月升

發德齠年表姿丱日 陳書新陽王伯山傳｜｜｜｜｜｜｜｜岐｜於｜｜

客前覆局 陳書陸瓊傳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由是京師號曰神童按雲公瓊父

八歲擬回文研銘 陳書陸瑗傳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十三作柳賦 陳書陸瑗傳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瑗時為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傑瑗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

何妨復有顏閔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我｜｜｜｜邪因名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敷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雖小重也 南史謝朏傳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擕朏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按雖小重也用左氏語南齊書作雖小奇童也則雖小二字無著蓋刻誤也今錄南史

殊有局幹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遥欣傳遥欣髫齔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遥欣雖幼觀其神彩｜｜｜｜必成令器

日誦九紙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

七歲能讀十萬言 南史王僧孺傳｜｜｜｜｜｜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追步惠

連南史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丨丨丨矣江
夏黃童不得無雙魏書宗室順傳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
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速定大計魏書李承傳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賓欲謀歸款民
豫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賓丨丨丨丨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覲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苟非關力何患童稚魏書陸琇傳馥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
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丨丨丨丨丨丨馥奇之
遂立琇為世子馥襲爵求衣就學魏書房景先傳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

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丨丨然後丨丨毋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
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則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神駒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
丨丨因以為字鹿雖禽獸得食相呼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
鳴篇語諸兄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意之所悟成人尠屈
魏書胡叟傳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丨丨丨丨與丨丨交論丨有丨焉卿年尚稚
言若老成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
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
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美哉由是聲譽益播聖小兒魏書祖瑩傳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
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
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為丨丨丨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
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
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
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
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置禮於前誦尚書
三篇不遺一字見上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齊書王紘傳侯景與人論掩

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
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蓋聞聖人虛
其心而實其腹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
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捨嗟賞之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
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一覽便誦
北齊書元文遙傳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
得文遙丨丨丨丨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忠孝之道

實銘於心 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侍問領徒授業耶唯當麤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丨丨丨丨之丨丨問者慙服

為戰鬬之戲有軍陣之法 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丨丨丨丨指麾部分便丨丨丨丨郡守見而異之名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

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 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丨月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是碩乃歎服

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 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字仁顯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丨丨能丨丨丨丨及孝經論語

封侯泣下 隋書李崇傳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丨迴樂縣丨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丨丨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自杖三十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皆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丨丨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不令韓白衛霍獨擅高名 隋書宇文忻傳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年十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丨丨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丨丨丨頗有詞致見者奇之

輒畫地為城郭 隋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丨丨丨丨丨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

唯絺與紿服之無斁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是大見嗟賞答曰丨絺兮紿兮淒其以風充應聲

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 北史李渾傳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知刈瑯琊稻事 舊唐書李百藥傳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服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郝人藉稻杜預注云郝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燈盞柄曲 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耻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丨丨丨丨衆咸異之

童蒙集 舊唐書權德輿傳生

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丨丨十卷

觀者壓藩 舊唐書楊收傳十三畧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丨丨丨敗其丨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

甘露頂 舊唐書裴敬彛傳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丨丨丨

此生岐嶷出自天然 舊唐書益文達傳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指之無 舊唐書白居易傳嘗與元稹書曰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丨丨字丨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器大適小 舊唐書孫思邈傳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丨丨丨丨難為用也

年十四作蓮華賦 唐書岑文本傳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丨丨丨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丨丨丨丨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風格方整 唐書韋陟傳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丨丨丨丨丨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一覽千言 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弱敏悟丨丨至丨丨輒覆誦

童丱不凡器不可量 唐書盧懷慎傳懷慎在御史韓思彥嘆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已丨丨父友監察

後來王粲 唐書蘇珦傳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秘書少監王紹宗嘆曰丨丨之丨丨也

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唐書蔣乂傳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指顧如將帥 五代史雜傳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見上

大吾門者此兒 宋史趙贊傳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持賜丨丨丨丨

手不執錢 宋史宋綬傳為兒童時丨丨丨丨

畫地為大第 宋史查道傳兒時嘗戲丨丨丨丨曰此當分瞻孤遺

進揖應對如成人 宋史司馬池傳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客皆驚嘆按朴池曾孫

蘭筋未就 宋史王珪傳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嗜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丨丨丨丨耳

持石擊甕 宋史司馬光傳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丨丨丨丨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銀杏對金桃 宋書陳塤傳大父叔平與同郡接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丨丨使屬丨塤應聲曰丨丨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餘金桃鑰悚然曰亾友不死矣

以指畫八卦 宋史道學傳朱熹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丨丨沙視之丨丨也

得汗青一幅紙不負此生 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始丨丨丨丨

讀書自能成句 遼史楊佶

傳幼穎悟異常｜｜｜｜識者奇之

臥看青天行白雲 金史移剌履傳父幸魯早亡幸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臥鷹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塗細字改書作相 金史程輝傳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幸用涼藥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輝頗慙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初學語輒畫地作字 金史楊雲翼傳雲翼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

生未期識十七字 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視書｜｜｜｜

七歲能作大字及數尺者 金史麻九疇傳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草書｜｜｜｜有｜｜｜｜一時目為神童

資超兒輩 元史選舉志童子舉皆以天｜穎悟｜｜出｜｜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秦山尤精蓋蒲陳元麟能通性理

張精篆籀陳通性理 月上

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 元史岳柱傳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也何大驚即易之

解衣沃水滅火 元史馬祖常傳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歌燒屋｜｜｜｜以｜｜咸嗟異之

畫地為戰陳 元史齊榮顯傳榮顯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為千戶佩金符

更三師 元史許衡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

識風丁 元史王恂傳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二字

童子著聲 元史袁桷傳韶之曾孫為｜｜時已｜｜

賦梅花百首 元史駁陽元傳十歲部使者行縣元以諸生見命｜｜｜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見者駭異之

以指畫地或三或六 元史伯顏傳三歲常｜｜｜｜｜｜｜若為卦者

五稱而五窮 逸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遂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元史伯顏傳三歲常｜｜｜｜｜｜｜若為卦者

惠種生聖 越絕書王曰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不同｜｜｜｜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

年十五相荊 劉向說苑介子推行｜｜｜而｜｜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暗誦六經 王嘉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至十歲乃｜｜｜｜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振古無倫 見上

舌耕 見上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荅曰｜｜｜｜｜｜｜｜｜｜項託揚

烏之儔 劉峻世說注陸雲別傳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

褚先生復出 劉峻世說注褚氏家傳曰陶宇李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絶倫年十三作鵾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矣

小兒當取小者 劉峻世說注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法｜｜｜

誦枯樹賦避字易韵 張鷟朝野僉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庾信｜｜｜將及篇終｜談｜因｜其｜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六事齊舉 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絶｜｜｜｜代號神仙童子

以公配木以鬼配木 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見召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耳

鄉人號洪兒紙 馮贄雲仙禖記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爆竹為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

團沙成睡嵇康 馮贄雲仙禖記房琯少時曾至洲渚上｜｜捏｜｜｜｜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

高軒過 王定保摭言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

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彭乘墨客揮犀王雱字光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曰｜｜者｜｜｜者｜｜客大奇之

見陛下一如父母 彭乘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臣｜｜上歎賞久之

公警絶 葉夢得避暑錄話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既｜｜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納珠帽於懷 岳珂桯史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襟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鄰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

咸巨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 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擊幰呼馬中大人悅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號政和間有文登敢為不詘充其幼者也

絃誦如流 王明清揮麈後錄李撰字子約毘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采者妻亦預席宋妻戚餙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省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惷甚然

悉皆｜｜｜｜避雨屬對陶宗儀輟耕錄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平章問曰學生能｜｜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褚幣綵繒贈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蘖酒相名管子以｜為｜以｜為｜｜所以屬親戚也馬往犬報管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小侯以｜｜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

｜｜｜｜｜｜｜｜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如比目鬼谷子其相知也｜｜｜之魚無町畦莊子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無崖見上豢之俞瘠荀子｜｜而｜｜者交也貌執荀子｜｜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槐榆橘柚合為兄弟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閒一和也是故｜｜與｜而｜｜｜有苗與三危迫為一家｜｜巷結朱輪堂列赤綬抱朴子聲譽翕習秦胡景附｜｜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遺食經答酒誥文中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

誥及洪範三德**測交**戰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釣二子者乘數釣將｜｜也注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為丈人麤糲之費**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辭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以交足下之讎豈敢以有求邪**賀錢萬**史記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實不持一錢**約歡**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見上**送奉錢五**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三何獨以｜**門外多長者車轍**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有｜｜｜｜**市道**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雅游**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持羊酒賀兩家**史記盧綰傳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同日生俱學**

書見上**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邯鄲｜｜｜｜賓客下**跪起如子姪**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紛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按漢書作子姓**其游如父子然**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恨相知晚**見上**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以交驩**大署其門**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閒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門可設雀羅**見上**相賀名**漢書宣帝紀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無所失意按增信曾孫**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按博張博**賜咳唾**見上**共壹飯之簑**漢書杜鄴傳昔文侯寤犬厲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而將相加驩**官屬兩立閭巷**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

入閭巷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丨丨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丨丨丨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轄 漢書游俠傳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收贍交結 漢書王莽傳丨丨名士丨丨將相卿大夫甚衆

解瑑以進 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丨其丨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丨丨休休乃受接休孔休

得意者咸從捧手 後漢書鄭康成傳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丨丨丨丨丨丨有所授焉

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丨丨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 後漢書鄭太傳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 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吾無憂矣

倒屣迎 魏志王粲傳粲從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丨丨丨之

出同輿坐同席 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丨則丨丨丨則丨丨

獨拜牀下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丨丨丨丨德公初不令止

不知何者是客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丨丨丨丨也

門無停賓 蜀志呂乂傳呂乂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丨丨丨丨

傾財醫療 蜀志張嶷傳嶷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疎潤乃自舉諸祇託以治疾祇丨丨丨丨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丨丨丨丨丨丨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孫策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丨丨丨丨丨丨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門無雜賓 晉書王祥傳祥之壽斧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丨丨丨丨弔之丨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惟公榮可不與飲 晉書王戎傳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丨丨丨丨丨丨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晉書庾數傳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小雀遇我 晉書王育傳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脩耳何故不見迎欲以丨丨丨丨使我畏死鵠乎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傳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慰彼黎庶時人歎其辛而能要焉

半道要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重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 宋書劉敬宣傳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拂席改服 宋書羊欣傳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 宋書顏延之傳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曾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斂袂定交款著分好 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未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萬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

危拱傍遑略不衿裾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

五交三疊 梁書任昉傳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冀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煙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隱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驚之稻粱沾王斝之餘瀝衒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昵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頤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胎谷風之感興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匈匈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輸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是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疊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疊也古人知三疊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積楚朱穆昌言

而示絶有旨哉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上見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上見揣輕重屬鼻息上見候者滿水陸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稷一一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脫襦割氊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常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而躭學不倦嗟嘆久之乃一所著一并手一半一與革充臥具而去以麈尾況重席梁書謝舉傳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嘆服一所執一一薦之以一一一焉寄金獨在陳書毗陽頠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綾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蕩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一一一一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儒者稱為口實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厲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組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一一一一一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周書苞儁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謙語彌日恒謂人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謝章周書冀儁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一一契分愈密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一一一一至蒲酒通晝夜海物十瓶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一一一一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真率會宋史范純仁傳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一一一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荷插剡雪解錦裘質錢宋史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一一一一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東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一所衣一一一一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以此馬贐行金史移剌子敬傳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主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一一一一一識者韙之一枝遺列國君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一梅以一一之一者乎華言風語焦氏易林一一自相詿誤送客至此折柳贈別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一一一一橋一一一我成輕薄京尹劉義慶世說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一一一一一牽拂相招酈道元水經注自王公庶友一一一一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千里面目顏氏家訓江南諺云尺牘書疏一一一一金龜換酒蘇特衣冠威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一一一一與之具飲買春錢馮贄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一一一贈鳩十二藍馮贄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翺贈十二藍贈鳴牙餅千枚馮贄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一遜一一一一曰雖微物也助兩日之費暖寒會王仁裕開元遺事巨豪王元寶

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丨丨丨之

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景望蒙齋筆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緘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丨丨或丨丨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之丨丨丨丨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

煖屋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丨丨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施予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 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者聖王之禁也

壺士 管子丨丨以為亡資注每以壺飧濟士以為亡去之資

沉浮 管子丨丨示輕財也注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

分倉粟府金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丨丨丨丨丨而遺之

壽三族 晏子賴君之賜得以丨丨及國游士皆得生焉

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丨丨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丨丨丨丨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天布 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丨丨也

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 戰國策杜赫欲重景

燒券 戰國策驅而之薛使吏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丨其丨民擲萬歲

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 後漢書冠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之丨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揮金 後漢書荀或傳背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說時逼丨丨僚朋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蜀志許靖傳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愚急常先人後己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何心獨飽 吳志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丨丨丨丨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丨丨丨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

請二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丨丨丨丨丨丨百萬丨丨

丨丨人或譏之揩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焚車晉書阮裕傳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
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輒稱兄意散
穀帛以賙貧乏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鄉黨宗族以是重之積
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郄超傳愔又好聚斂丨丨丨丨嘗
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平生無長物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名友善
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
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丨丨丨丨其簡率如此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宋書顏延之傳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並散千金誠不可能

瞻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
江秉之傳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妻子常饑寒人有勸
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作繻袴賜凍者梁書安成王秀傳每冬月
常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餒乃白
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丨丨丨共之於是計口平分丨其丨丨我有車牛衣
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
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周
給如此脫白綸巾以贈陳書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

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丨丨丨丨丨之仍謂德基曰君方
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
思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
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莫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
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
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債了矣隋書李士謙傳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
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名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
曰丨丨丨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
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李參軍遺惠上見鬻舊業拯孀幼舊唐書蕭復傳廣德
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
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復以家貧而丨丨丨將以丨濟丨丨耳倘以易美職於身
今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自視衡量唐書宗室皋傳以物遺人必丨丨丨丨丨庫
帛皆印署周給無親疏之間唐書李勣傳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貧
所丨丨丨丨丨丨丨輟馬傾褚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態執易者同舍
逆旅哀之丨所乘丨丨丨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一日千緡宋史王沿傳子鼎奉使契丹得

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丨丨里中以贍族人

儲橘皮 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丨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丨丨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

人以鄭莊稱 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高輕貨急施丨丨丨丨之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劉向說苑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菟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菟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菟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丨丨丨丨吾不能以丨丨丨丨吾窮必矣

一葉濃陰 范摭雲溪友議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唯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丨丨之影即是丨丨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

解金帶置庭下 李元綱厚德錄趙閎道少保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丨腰間丨丨丨丨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以麥舟付之 周輝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亮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亮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亮夫丨所載丨丨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亮夫曰已付之矣

費佛子 陶宗儀輟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丨丨丨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丨丨丨丨

數椽自庇一簞糊口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劉丨丨足以丨丨而丨丨之食足以丨丨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壟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子留子使賓胥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齧吟而齧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充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類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豬霞皤草之芬從風以揚丨丨丨丨為力也佚而丨丨丨丨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丨丨丨丨丨丨丨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南郭隱几 莊子丨丨子綦丨丨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壹关相樂 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丨丨丨丨斯亦可矣注師古曰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

樂志 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丨其丨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

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見上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 見上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 吳志諸葛瑾傳子融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丨丨丨丨丨丨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晉書嵇康傳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晉書嵇康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晉書嵇康傳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志意畢矣

散髮巖岫 晉書嵇康傳採薇山阿丨丨丨丨丨永嘯長吟頤神養壽

據胡床談詠 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丨

丨丨與浩等丨丨竟坐

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丨丨丨丨丨丨丨

據鞍索酒頹然自得 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丨丨丨丨得酒必丨丨丨丨丨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按絃拭徽讐方校石 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殺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堦月又搖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禁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蓖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丨丨丨丨丨丨丨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 見上

居負南郭杖策獨遊 宋書

袁粲傳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時｜｜｜｜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

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臥遊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撫琴動操衆山皆響見上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宋書王宏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宏之曰｜｜｜｜｜｜｜｜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素琴無絃葛巾漉酒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畢還復著之

我醉欲眠卿可去見上

開卷有得欣然忘食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便｜｜｜｜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自謂是羲皇上人見上

垂簾鼓琴風韻清遠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甚獲世譽

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梁書張充傳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梁書褚翔傳向風俟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萬慙量｜｜｜｜｜｜｜｜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按向翔父

寢處風雲憑棲水月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圖書｜｜｜｜｜｜｜｜

譚笑娛情琴樽閑作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有伊洛間意南史謝惆傳惆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颻｜｜｜｜｜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謝譓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

坐處獨淨南史王徵傳徵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

直是愛閑多

病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耳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主人出語笑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恒居鹿林環植竹木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一｜｜｜｜｜｜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

林嬉水晏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於月下或｜｜於景斜

山園游燕執射賦詩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

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丨丨丨丨必見招搦丨丨丨丨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北山之北棄絕
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周書蕭大圜傳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
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
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
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
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
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
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
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
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
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潚生之志畜雞種

黍應莊叟之言蒦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
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
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果園在
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上見歌纂纂
唱烏烏上見晨荷簑笠夕談穀稼隋書盧思道傳丨丨丨丨丨白屋黃冠之伍丨丨丨
丨丨營體塗足之倫常顧追禪理安能挹化源舊唐書杜鴻漸傳晚年樂於退靜私
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丨
僧剃頂髮人外之交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丨丨丨丨吟詠自適而渾先達
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舊唐書王龜傳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凡弟同居斯
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
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
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
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于龍門西谷構松齋
丨丨丨丨丨丨丨起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隱
舍每浮舟而往其間適如此池上篇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
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
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丨丨丨丨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穎川陳孝先
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
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
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
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

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
鶴唳之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頹然自適不
知其他香火社舊唐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丨丨
丨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奏清商樂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觀沼丨丨丨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自放山野唐書蕭俛傳既老家於洛歲時
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丨丨丨丨優游窮年醉吟先生唐書白居易傳居官輒病去遂無立
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丨丨丨丨為之
傳灌畦掇薪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勅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
年過四十親姬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丨丨丨以為有生

之役遇此吾不思也

七松處士 唐書鄭董傳董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號丨丨丨丨云

不問賢鄙為酣飫 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丨丨丨丨丨丨

同年會比唐九老 宋史司馬池傳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詩繪象世以為盛事丨丨丨丨丨丨按旦池子

養猿鶴翫琴書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丨丨丨丨丨丨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烏帽皂履絺袍革帶 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築室東坡 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號東坡居士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 見上

燕游十友 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丨丨丨丨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擷杞菊取溪魚 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圃龜潭之上客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

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 見上

作滄浪亭 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丨丨丨丨

焚香煮茗終日不聽客去 金史世宗諸子永功子璹傳居汴中家人日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丨丨丨丨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樂而不厭也

居家類寒素 金史永暉傳永暉生而富貴丨丨丨丨丨丨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師司馬友蘇公 見上

讀書黃華山寺 金史王廷筠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廷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自號

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 黃憲天祿閣外史春秋之期有牡鷗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丨丨丨丨足以為娛夜則丨丨丨丨足以為安

自有濠梁間想 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丨丨丨丨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酈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圃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暑月臨水以荷為杯 趙璘因話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看盤鈴傀儡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常名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市丨丨丨丨丨丨足矣

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馮贄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昔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載浮萍為鴨作裀褥 馮贄雲仙雜記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丨數車丨丨入池使丨丨丨丨

鶴飛為驗 彭汝霖通陝居杭州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

中道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適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適必棹小舡而歸蓋常以丨丨丨也

江山風月主人 東坡志林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丨丨丨本無常主間者便是丨丨

四不出四不赴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丨丨丨會有丨丨丨注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

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丨丨丨丨丨丨丨百家衆氏投間而作

竹簟暑風茅檐冬日 葉夢得避暑錄話涼丨丨之丨丨曝丨丨之丨丨

雙犢版轅掛酒車上 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傳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丨丨丨丨丨丨壺丨丨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

終日醉吟溪上 羅誘宜春傳信錄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遠至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所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曰文藪丨丨丨丨丨於丨丨於世味淡如也

酒肆神仙 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諧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萬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萬傾倒如初遠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萬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南懸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其家丨丨有丨丨至云

分漁樵半席 周密齊東野語余負日芽擔丨丨丨丨

睡仙 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丨丨

夢亦成趣 釋惠洪冷齋夜話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丨丨丨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馳以|||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

所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物物皆游 見上

濠上 莊子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也

遊雕陵 莊子莊周|乎|||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 見上

山林皐壤 莊子｜｜與｜｜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忘百憂遺朝饑 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臨深則俯覽以｜｜｜

探禹穴 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尤樂杜鄠之間 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率常在下杜

每風景必造峴山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置酒言懷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池日夕｜｜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登臨山水竟日忘歸 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

樂其風土 晉書阮籍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常自得於林皐之間 晉書阮修傳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

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山澤｜｜｜｜｜｜｜｜

勝川靡不窮究 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

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

蘭亭修禊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事也

我卒當以樂死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

竹下諷嘯 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徹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無車公不樂 晉書車胤傳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或不在皆云｜｜｜｜｜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窈窕尋壑崎嶇經丘 晉書陶潛傳既｜｜以｜亦｜｜而｜｜

隨御者所之 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

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卧游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顯王宏之及王裕之等共爲｜｜｜｜

步屧白楊郊野 齊書高帝紀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畧疎放好酒｜｜｜｜｜｜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按粲表粲

携手春林負杖秋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或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 見上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 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處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窺烟液臨滄洲 見上

欣玩水石 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竟不一入州城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齊書劉虬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睇赭岑瞻鵲岸 梁書張纘傳近｜｜遥｜｜｜島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遂爲之記

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 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遥更謂修夜爲促

不覺春日爲遥更謂修夜爲促 見上

不簪不帶恣心所適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邀遊人世｜｜｜｜或駕柴車躡草履｜｜｜｜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歆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邃人莫能及皆歎其｜｜｜｜

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 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大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袪服華妝｜｜｜｜｜｜｜｜｜｜｜｜無往非適

素玩麗矚 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止｜｜｜碧閣清潭翻成｜｜

高不升無小不入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徹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而｜｜｜｜｜｜而｜｜

挾彈携壺遨遊里閈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踏青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舊唐書楊師道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游原 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觀池｜｜｜以爲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 宋史符彥卿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從家僮一二｜｜｜｜｜優游自適

老稚爭爲挽舟 金史許古傳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

晚造仙府 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年乃｜｜｜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山水佳處鳴琴賦詩 元史阿榮傳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日夕忘返

龍山三老 元史

張德輝傳與元裕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爲｜｜｜云

萬里一息 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而｜｜

書史十人記行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其所｜之地又副以瑶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瑶華載書 見上

凌雲意 劉義慶世說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

應接不暇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人情開滌 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亦覺日月清朗

昇眺清遠勢盡川陸 鄺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羇逐遊至有傷深情

援蘿騰崟

尋葛降深 鄺道元水經注涑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栢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鴦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衰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嶺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尋梁

契集 鄺道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過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羇遊宦子莫不｜｜｜｜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鄺道元水經注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達 鄺道元水經注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清泠洞觀謂之清水矣

思不周賞情之圖狀 鄺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峿峿流相承泉響不斷逕水捍注倦後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穴爲變觀者若｜｜｜｜｜｜｜｜矣

憑依舊居取

暢林木 鄺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館荊軻館並有一城木一作水

嬉處 鄺道元水經注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也

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鄺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所寡唯良木耳

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鄺道元水經注其水之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晃

沒鸞舉 鄺道元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錙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瑶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

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蓬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崎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矣其中引水飛瀑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栢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飈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

泛舟昇陟取暢幽情 酈道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密高縣東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唯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綠竹蔭渚菁菁實望 酈道元水經注雎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園水次｜｜｜｜｜｜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 酈道元水經注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林蔭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繁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踟躕爲之屢省矣

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櫂尋波輕林委浪 酈道元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琴歌既洽懷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

目不周翫情不給賞 酈道元水經注沮水南逕臨沮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爲名尋源浮谿奇僞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

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 酈道元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當｜｜｜｜｜｜｜矣

觸岫延賞 酈道元水經注北則崤山與嶢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哇風馨｜｜｜｜｜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神明境 見上

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 酈道元水經注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

帆隨湘轉望衡九

面鄰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聚芳圖百花帶 馮贄雲仙雜記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人多效之

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緊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

小留龍門賞雪 邵伯溫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霧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如此

自序遊山錄 邵伯溫聞見前錄司馬溫公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作｜曰｜｜士大夫爭傳之

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石林燕語凡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爲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凡劉几

浣花遨頭 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

記意宛然 張仲才文始眞經昔游再到｜｜｜

坐釣鷗邊行歌犢外 陶宗儀輟耕錄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緣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眞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於｜｜或｜｜於｜｜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裙幄 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注通義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

重繭 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畏糧 子華子吾丘鴆恐焉｜｜而之於他國

轍環 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名也孔子｜｜於｜｜而弗肯以濟

載書甚多 墨子子墨子南游使衛聞中｜｜｜｜弦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農耕之難吾安敢廢此

嫁衛 列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於｜注自家而出謂之嫁

逆旅 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

舍者爭席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矣**三月聚糧**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宿舂糧**見上**車馬有行色**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得微往見跖耶**稅車放馬設舍以宿**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見大樹必寢其下**呂氏春秋今行者｜｜｜解衣懸冠倚劍而｜｜｜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其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還軫**國語臣從君｜｜巡於天下**羸縢履蹻負書擔囊**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遇奪釜鬲**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於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衣焦不申頭塵不去**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往見王注焦卷也**伏軾結靷**戰國策中國白頭遊遨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結軼**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注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跨毳即橋**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山行｜｜**一車兩馬**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莊舄越聲**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涂**約車治裝**戰國策於是｜｜｜｜載券契而行**日百而舍**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雄雌**衣焦不申頭塵不去**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往見王注焦卷也**伏軾結靷**戰國策中國白頭遊遨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結軼**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注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跨毳即橋**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山行｜｜**一車兩馬**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莊舄越聲**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

之｜乘｜｜｜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莊舄越聲**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也**孔席不煙墨突不黔**漢書叙傳聖喆之治棲棲皇皇｜｜｜｜｜｜｜注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持衰**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若在途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鶴望**蜀志諸葛亮傳注郭冲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而計日**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顛**晉書趙至傳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覔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涉澤求蹊披榛覔路**見上**總轡遐路懸鞍陋宇**晉書趙至傳飄飄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則有前言之難｜｜｜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遙征太陽戢暉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晨看旅鴈昏望牽牛**陳書徐陵傳｜｜｜｜｜｜情心赴江淮｜｜｜｜｜｜｜｜馳揚越**僑士**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琴鶴自隨**

宋史趙抃傳趙抃字閱道神宗立名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一｜一｜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夜視星斗而行 金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謁告省親於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妻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爲六宅使

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逸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通｜｜｜｜｜｜｜｜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馬跌不前管子佐之乃能上山

舉瓦觴飧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鵲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耶以娛子懷也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酈道元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牛 酈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遲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諺曰｜｜｜｜｜｜｜｜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縑償鼉 李肇國史補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船錄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船艇蕭然有｜｜｜｜不知其身之自天來歸也

辦嚴 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因也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 **禽犢** 荀子君子之學｜｜而干湯呂望｜｜而入周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齊相舍人｜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以｜｜｜於是漢王與語悅之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謟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見上 **牛鼎之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乎 **躡蹻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 **人皆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 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自｜｜｜｜｜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乎

刺字漫滅 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臥

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衒鬻 蜀志彭羕傳僕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處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 吳志步隲傳世亂避

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以獻征羌

暴蓋露冠戢屨杖策 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其｜候約出干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依刀敕事御刀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

雲興四嶽 北齊書魏蘭根傳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愷蘭根族弟

善附會 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於｜｜

小車盈巷早蓋填里 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董石之｜夕陽且落｜｜｜閭賓之｜

刺從望塵 隋書盧思道傳｜｜｜｜之舊遊伊僾上堂之夜答

夜

客 見上

婆娑府縣 應劭風俗通杜客｜｜｜｜干與王政

殷殷沄沄俾夜作

晝 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閑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

閑看華山 王定保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閑詩卷却拋書袋裹譬如｜｜｜｜來

望火馬日遊神 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鶩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又一人號｜｜｜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風雪一家寒 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韓公憐之以百千賜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却｜社｜｜｜｜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杜官可也彼汨喪廉恥｜｜｜｜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也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風雨無鄉 管子｜｜｜｜

而怨怒不及也

怨利生孽 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爲長存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免於三怨 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可乎

辱我以腐鼠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檎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雖有忮心者｜｜｜｜

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來｜｜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鶡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刖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刑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穉 淮南子｜｜者｜｜｜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 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也

委土可以爲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隳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怨若怨焉 見上

德講 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言｜｜｜｜之不敢以爲言

五百牒削去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

將其頭爲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而｜｜｜｜以｜｜｜｜

士爲知己者死 戰國策｜｜｜｜｜女爲悅己者容

貿首仇 戰國策夫周君寶屢奉陽君之與穰侯｜｜之｜也

感忿睚眦 戰國策夫賢者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

怒於室者色於市 戰國策語曰｜｜｜｜｜｜｜｜｜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杯羹壺飧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士國以一｜｜得士二人

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 見上

坐卧仰膽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即｜｜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

禍梯 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仁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

獨贏奉錢二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檄楚 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之張儀既相秦爲文｜告｜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賓客更溺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箕置廁中｜｜飲者醉｜｜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箕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箕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荊蠻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見上**馬食**見上**一飯必償睚眦必報**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一一之德一一之怨一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一一一一常一一一一一然後敢歸家**引繩批根**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一一一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故李將軍**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頻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一一一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剗手**

衝胸漢書賈誼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伐主也發憤快志一一以一仇人之一固爲俱靡而已**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一一一一我一一一一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按邑朱邑**夜半客**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一一一一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先升講舍**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一一一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蒙數賞賚**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謂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鷙而事之將何用哉謂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也怨之如初

吞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叫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令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笥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氏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還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樊爲市吏餽餌十笥帝德之不忘仍賜其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何如瞻頓首辭謝

私求必白 吳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從有｜｜範｜｜｜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 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表築弔岐岐辭以疾梁獨哭而出曰今年｜｜｜｜｜

墮淚碑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爲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輟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 晉書東皙傳瑤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故皙等久不得調按瑤皙兄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晉書潘岳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楚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是自知不免按芘岳父

割炙啗之 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晉書周顗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留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餘鵞 見上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璃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璃又與親故書曰吾家累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璃疾已篤聞偃亡惟躍吽呼於是亦卒按璃穆之子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

咳唾爲恩眄睞成飾 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僧珍語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 梁書沈璃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璃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璃怒曰汝等｜｜｜｜｜｜｜邪悉使著苦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璃微時常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 南史李安人傳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父母之年自此｜｜

｜｜也

杯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吳氏｜｜

慶汝得陪 見上

訟於地下 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謗誹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令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暴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顯｜｜｜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埡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載於太祖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衛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題奉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同名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謟短因以爲嫌常衆辱奇或指爲小人奇曰公

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還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見上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爲昨暮兒之所屈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爲老鼠舊唐書良娣蕭氏傳良娣初因大罵曰｜｜｜｜｜｜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官爵迴授舊唐書

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麗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請｜｜太宗遂遷弼爲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閒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顧衛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怨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疊來忌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之權

有如此觴 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素貴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貴式尚在喜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後既執政廣元元夫｜是街機稀殘有所時俯其空奏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乃栅成而奏

行人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

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平梁後宮而蜀法驕奢以奇巧出劍門者名曰｜｜｜｜由是嚴禁所得而還悉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其能免者草物自中而謂之入草王衍乎於是沖議伐蜀

此輩清忠可投濁流 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面不中尤情唐小卿及非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之可使爲｜｜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 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爲六軍副使門明宗選將以授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爲｜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者必｜其｜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傻雞尊酒山中未乏 宋史胡紘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爲｜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絲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曰｜｜｜｜｜｜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庭前老柏樹 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搔瓜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常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勤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公因瓜之惡楚亭人心怨梁亭之賢已而往夜竊以梁亭之瓜皆有死傷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以請宋就就曰怨是何可搆怨於人乎此亦惡人作竊爲人怨亦惡何論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瓜人作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之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如火與金 焦氏易林背北相憎心意不同｜｜｜｜

蘆中人 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桅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桅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桅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投金水中 吳越春秋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而去有頃一老姬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姬曰吾向女子寄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姬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 劉劭人物志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豐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而｜｜也並辭競說者爲｜｜以｜｜爲惑繆豈不甚哉

每食輒祭之 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不能不恨於破甑 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按仁軌劉仁軌

飯後鐘 王定保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旌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於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

來見者｜之有｜｜｜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錄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飲器贐行 沈括夢溪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擕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二字 邵伯溫聞見前

錄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悞也

得爲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寨棠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鬬者

作桃花詩以諷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由是薄其爲人按濮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 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遣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撥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 袁褧楓窗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懽游於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條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

沒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遄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依樣畫葫蘆 文瑩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一

雅樂

天調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後天地之美生注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大音希聲老子｜｜｜｜大象無形質而不悲鄧析子上古之樂｜｜｜｜當今之樂邪而為淫

象周騶虞墨子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列子奏｜｜｜｜｜｜｜之樂

張樂洞庭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咸池之｜於｜｜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

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

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

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文武倫經見上其卒無

尾其始無首見上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見上揮綽見上立於四

虛之道見上天樂見上有焱之頌見上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見上

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於惑見上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

及萬靈鶡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性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

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華天上揚本出黃鐘鶡冠子｜｜｜｜｜｜｜

｜注疑此樂章之名合歡定和荀子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而已不求

其餘養耳荀子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也先王立樂之方荀子夫樂者樂也人

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

｜｜｜｜也按禮記樂記本荀子也故子史語之本六經者皆不録而特録此審一定和荀子故樂

者｜｜以｜｜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天

下之大齊荀子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

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

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飾

喜荀子且樂者先王之所以｜｜也中平莊肅荀子樂｜｜則民和而不流樂｜｜則民齊而

不亂使人心莊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之｜｜順氣成象荀子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而治生焉清明象天廣大

象地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其｜｜｜其

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行而

民鄉方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矣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和適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漺以形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伊尹作大護呂氏春秋殷湯即位乃命

｜｜｜為｜｜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皋陶作夏籥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

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為｜｜九成以貽

其功三象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以嘉其德無聲

者正可聽淮南子朱絃瀰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其｜｜者也民神

禽鳥之般揚子大樂無間｜｜｜｜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惟正之聽揚子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荒淫佛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九變而淳氣洽文中子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思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王化始終可見上見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是以寧民是以聽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按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四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其說未當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為是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為肆夏之三也安得以肆夏即為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伶蕭詠歌國語｜｜｜｜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按伶蕭詠歌所謂工歌也樂以開上川之風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其｜而｜其｜飾性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厥｜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喫嗷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上動盪血脉通流精神史記樂書贊音樂者所以｜｜｜｜｜｜｜｜而和正心也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史記樂書｜｜｜｜而和正聖｜｜｜而和正義｜｜｜而和正仁｜｜｜而和正禮和正智而貫珠叩玉史記樂書索隱述贊端如｜｜清同｜｜洋洋盈耳咸英餘曲樂府樂人漢書宣帝紀｜｜減｜｜使歸就農業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為異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迭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治內見上充目動耳感心漢書禮樂志其威儀足呂｜｜音聲足呂｜｜詩語足呂｜｜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呂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呂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呂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聞音德和省詩志正論數法立見上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漢書禮樂志夫樂｜｜｜｜｜而｜｜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壽人漢書禮樂

志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七始華始漢書禮樂志｜｜｜｜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呂為樂名如六英也變民易化人著物英華之始也始華始萬變民風化民俗也其｜｜也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呂變民風化民俗也其｜｜｜｜也｜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絃之聲未衰也獨行十月迎氣樂後漢書章帝紀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注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呂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呂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呂迎和氣時呂作樂器費多遂｜｜｜｜｜｜也黃門鼓吹後漢書禮儀志注｜｜｜｜天子所呂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短簫鐃歌見上雅吹擊磬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盡日乃罷總統研精魏志杜夔傳夔善鐘律聰明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鍾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廣陵散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墓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離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象容表慶宋書樂志晉正德舞歌詩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謙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升歌翊節下管調風宋書樂志太祝祼地奏登歌樂

詞精華孚鬯誠監昭通｜｜｜｜｜｜｜｜｜｜｜｜皇心履夔敬明尊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憶感人祇化動翔泳宋書樂志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頃自金籥弛韻羽俗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四縣庭響八列陛倡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絲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琴角揮韻白雲舒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勳英｜｜｜｜貴人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袂隨風金翠列煇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德凝羽綴道鬯容辭齊書樂志神宮懋鄰明寢昌基｜｜｜｜｜｜俏文靜縣齊書樂志諦容輟序｜｜｜｜繞風停雲齊書樂志朱紱翠羽｜｜翻翥繁會笙磬諧音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陛羅琴瑟｜｜｜｜｜｜｜｜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梁書蕭子雲傳敕曰｜｜｜｜｜｜｜｜｜｜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六樂該深五聲妙遠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以降莫有詳之正聲五十曲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歌｜｜｜工伎相傳間有施用樂情膏潤隋書音樂志禮意風猷｜｜｜風敵勵兵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改七懸八以黃鐘為宮隋書盧賁傳賁以古樂宮

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冀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一千八百聲 隋書萬寶常傳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上元二儀 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三才四時五德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

華夏正聲 舊唐書音樂志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得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清商署 見上

魚麗鵞貫箕張翼舒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樂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元會第一奏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鳥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者是也

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 舊唐書音樂志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桐鼓曲有｜｜｜｜｜｜｜｜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得意則凱樂 舊唐書音樂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

君臣同慶 舊唐書音樂志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樂令撰補之

龍池 舊唐書音樂志｜｜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時宅在龍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為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為此樂以歌其祥也

鳳曲登歌 舊唐書音樂志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樂章｜｜｜｜｜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

四懸二舞 舊唐書職官志凡國有五聲八音六律六呂陳｜｜之度分｜｜之節以和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

十二和 唐書禮樂志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功成慶善 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

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樂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宜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 見上

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五代史查柅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縐襠襠白右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縐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

可密 劉向說苑樂之｜｜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

一足 孔叢公曰吾聞夔｜｜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兕禁昧離 班固白虎通故南夷之樂曰｜東夷之樂陳於右

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班固白虎通｜｜｜｜｜｜｜｜｜｜｜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

地祇升天神降 王嘉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皆｜吹玉律則｜｜俱｜

十部伎 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之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 管子荀｜｜之｜有｜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風律 管子君失音則｜｜

必流吹風動音 管子｜塤篪之｜鼙｜金石之｜注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

負猪豕覺而駭 管子凡聽徵如｜｜｜｜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鳴馬在野 見上

牛鳴窌中 見上

離羣羊 見上

雉登木以鳴 見上

宮徵還激 子華子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

臨河之操 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台也孔子輟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

聆缶 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之樂

四聲主 鬼谷子商角不

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丨丨丨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見上草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丨丨丨丨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丨丨丨丨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丨丨丨丨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丨丨丨丨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見上師曠清角鄒衍吹律見上高山流水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丨丨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丨丨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每奏輒窮其趣見上人籟莊子女聞丨丨而未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二十五弦皆動莊子於是乎為之調瑟於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改調一丨丨丨丨丨意達金石尸子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丨丨丨丨丨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丨誠感之丨於丨丨而況人乎

清商清徵清角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丨丨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丨古之聽清徵者皆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丨丨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轂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田連鼓上成竅檝下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不能成曲

流魚出聽六馬仰秣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伯牙鼓琴而｜｜｜｜大麗統實荀子聲樂之象鼓｜｜鐘｜｜磬廉制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翁博婦好見上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以尾鼓腹其音英見上黃鐘律呂之本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之宮｜｜｜｜之雄鳴六雌鳴六見上分審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日至則月鍾其風呂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呂氏春秋夏后氏孔

甲田於東陽蕢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速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後世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有｜｜｜｜｜｜｜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音倍為日律倍為辰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自｜而｜｜

丨自丨而丨丨故日十而辰十二律九寸因而九之淮南子故黃鐘之丨丨丨而宮音調
丨丨丨丨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以五立以八生淮南子物以三成音丨丨丨三與五
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風之音故音丨丨丨和繆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丨應
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丨浸濁浸清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丨以丨日夏至音比黃鐘丨以
丨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丨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放意相物
淮南子瞽師之丨丨丨丨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廉隅修營淮南子山桐之琴澗
梓之腹雖鳴丨丨丨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中正

則雅多哇則鄭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美哉
琴意文中子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丨丨丨丨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丨
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
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揺竿鼓棹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聲存而
操變見上汾亭操見上成樂物生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以丨丨丨丨者也重者
從細輕者從大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
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

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見上立均出度國語王將鑄無射問
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丨丨丨丨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
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
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
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

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
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
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
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
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
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神瞽考中聲見上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成於十二見上六閒見上大昭小鳴見上七律七同見上左高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丨丨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變徵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丨丨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羽聲忼慨見上六律為萬事根本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下生上生史記律書生黃鐘術曰以丨丨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丨丨丨丨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倍實三法四實三法見上置一而九三之始於宮窮於角見上琴音調而天下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丨丨丨丨丨丨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大弦君小弦相見上復而不亂連而徑見上習曲習數習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吾已丨其丨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還息陬鄉作陬操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丨丨乎丨丨丨為丨丨以哀之注陬操琴曲名也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去者按宋子縣名為變新聲弦次初詩史記佞幸傳延年善歌丨丨丨丨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丨丨丨丨注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丨丨丨丨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丨丨丨丨丨丨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律娶妻呂生子漢書律歷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丨丨

而｜｜｜天地之情也六呂六律而十二辰立矣遠姚漢書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樂昭雜變並會雅聲｜幼眇之聲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今臣心結日久每聞｜｜｜｜不知涕泗之橫集也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漢書史丹傳元帝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以｜｜｜｜｜｜｜高張急徽追趨逐者漢書揚雄傳今夫弦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隨月律後漢書順帝紀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準以定數後漢書律歷志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八能之士後漢書禮儀志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即坐於端門左塾太史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非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閣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閣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曲度

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比歸耕後漢書張衡傳嘉曾氏之｜｜諸郊廟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今慕歷陵之欽崟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螳螂向蟬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桓譚繁聲後漢書宋宏傳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宏乃薦沛國｜｜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漁陽參撾後漢書禰衡傳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參差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參差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

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廣陵散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絶矣

託絃流聲 蜀志邵正傳正釋譏文曰瓠梁｜｜吾每｜｜以｜｜注淮南子曰瓠梁鼓瑟而鱏魚聽之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謚曰曲有誤｜｜

刻玉鑄金 晉書律歷志聖人觀四時之變｜｜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有｜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得趙牛鐸則諧 晉書荀勗傳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之｜｜｜｜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三弄 晉書桓伊傳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于牀為作｜調｜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三絶 晉書袁山松傳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振袖揚袍音節諧韻 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高近哀思 宋書樂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識新律聲高｜｜｜｜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為始平相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常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之曰｜｜｜｜｜｜乎乃奉旨上歌既畢即亦止弦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氏傳身

新弄長弄 宋書戴顒傳父善琴書顒

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按何嘗白鵠謂艷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見上

遊弦止息 見上

合何嘗白鵠為一調 見上

金石弄 宋書宗炳傳古有｜｜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鐘聲嘶 齊書張瓌傳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

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當時新絶**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按仲雄敬則子

土氣偏陂音律乖爽齊書劉瓛傳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鐘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大在中土今既來南｜｜｜｜｜｜｜｜瓛以為然

燥濕變響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張羅沮澤不睹鴻雁而飛

巧

嵇心妙臻羊體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尚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宴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踪古烈

清

著梁書柳惲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具有條流

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南史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帝稱善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弦外之意虛響之音南史范氏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廣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擊琴南史柳惲傳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自於此

柳令流亞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

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聞黎琴亦是｜｜之｜｜按闍黎江夏王小字

龍吟十弄北齊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

伏羲減瑟文王足琴隋書何妥傳｜｜｜｜｜｜｜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箸扣食器諧於絲竹隋書萬寶常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浮圖鳴鐸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紀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佑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遠鑒所致也

天命有歸靈樂自降見上

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而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從此而議何往不可

悲歡之情在於人心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非由樂也

搖筆誤中琴絃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為文詠思有所屬｜｜｜｜｜｜因為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

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為節曲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舊唐書祖孝孫傳孝孫得爽之法｜｜而｜｜｜｜｜｜而｜｜｜｜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正聲調舊唐書竇璡傳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一卷行於代

啞鍾皆響舊唐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微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唐書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一均唐書禮樂志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

搊琵琶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比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

識卧吹唐書讓皇帝憲子瑀傳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之曰何故｜｜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琵聲多琶聲少見上

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振鐸得鐘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以宮為均以土為德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示五聲有君也｜｜｜｜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由羅萬附灌木唐書楊收傳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剔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然

衆樂皆為臣妾宋史樂志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衆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琴之｜｜

五行之符佐勝之徵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成敗之機

張急調下劉向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

丨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書柱 劉向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丨其丨即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 見上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丨丨丨丨丨丨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亂之風安樂之為也

貓方取鼠 孔叢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丨丨丨丨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和而相飲 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丨丨丨丨也

泛箏 黃憲天祿閣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丨丨於右

吹律致氣寒谷為溫 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單鵠寡鳧 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丨丨丨丨丨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歸風送遠 葛洪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丨丨丨丨之操

心驅神遇天隨 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丨丨之中則丨丨之終則丨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

段師皮絃 段成式酉陽雜俎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丨丨能彈琵琶用丨丨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有物激水如魚躍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猶蕤賓也直甚感不悅自意為不祥禍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丨丨丨丨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沉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雀啅蛇胡瓜苑 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丨丨丨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盡忘後不成曲一名塞上曲一名丨丨丨

逍遙樓楣上梵字霓裳譜 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天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聞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丨丨丨丨丨有唐人橫書類丨丨相傳是丨丨丨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美人操 沈括夢溪筆談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丨丨丨丨丨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

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令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汎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

剪紙應絃沈括補筆談琴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一一人加絃上鼓其一則餘人躍他絃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轢弦護索葉夢得避暑錄話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一一之稱

悲壯入雲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李冠春吹洞簫一一一一

范履霜陸游老學菴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一一一

得心符手得手符物張仲才文始真經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一之一一之一一之一一之一

桴往聲存張仲才文始真經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一已一矣餘一尚一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二

歌舞

異傳皆樂文子秦楚燕魏之歌｜｜而｜｜也張躬晏子｜｜而舞餘音繞梁欒列子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未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忻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曼聲見上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相和而歌莊子或編曲或鼓琴｜｜｜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按樂府相和歌辭本此編曲見上折揚皇荂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則嗑然而笑木聲與人聲犁然當於人心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有｜｜｜之｜長袖善舞韓非子鄙諺曰｜｜｜多錢善賈疾呼中宮徐呼中徵韓非子教歌者先揆以法｜｜｜｜｜｜｜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舞意荀子曷以知｜之｜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

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諧諧乎陶唐氏作舞呂氏春秋昔｜｜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為｜以宣導之操牛尾投足以歌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用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鳳鳥天翟舞呂氏春秋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效山林谿谷之音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陽阿采菱淮南子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舉節淮南子舞者｜｜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繞身若環淮南子今鼓舞者｜｜｜｜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蔕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見上秋蔕被風見上發謀動慮和神定氣文中子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經天下乎謂昭德之武開而泰其｜｜｜｜綏天下乎飫歌國語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楚歌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虞兮見上發德明功史記文帝紀孝景皇

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也舞者所以｜｜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春陽朱明西皓玄冥　史記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初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夏歌｜｜秋歌｜｜冬歌｜｜

三侯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之章令小兒歌之

康樂　史記孔子世家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和歌市中　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而｜於｜｜｜｜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度曲　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見上

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　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煩黃｜｜｜｜｜｜｜｜注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習歌中和樂職宣布　漢書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象教田後漢書祭祀志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改雲翻曰鳳翔　魏志文帝紀注魏書魏｜漢｜｜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二年春正月庚寅罷｜｜｜

白符　晉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白鳧鳩舞　見上

鵠舞　晉書謝尚傳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見上

以足叩船引聲喉囀　晉書夏統傳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清激忼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鬒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按充賈充

作土地間曲　見上

慕歌　見上

河女之章　見上

小海唱　見上

白團扇　宋書樂志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故製此歌

丁督護　宋書樂志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

護丁旰收斂殯霾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旰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鞞舞鐸舞幡舞鼓舞 宋書樂志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焉晉｜｜歌亦五篇又｜｜歌一篇｜｜歌一篇｜｜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歌詞猶存舞並闕

七槃起長袖 宋書樂志晉初有桮槃舞按桮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皆以七槃為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桮柈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桮反覆之也

皎白緒節節為雙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 宋書樂志江左有白紵舞按舞詞有也晉俳歌又云｜｜｜｜｜｜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

孫氏弘舊曲朱生發新聲 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善｜｜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善琵琶尤｜｜｜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兜鈴曹子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和中京中歌｜｜｜｜其唱曰其奈汝曹何

襄陽樂 南史劉道產傳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歌自道產始也

懊儂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各令為其方舞 魏書文成文明后馮氏傳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山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備以備六代之樂

大壯大觀 隋書音樂志以武舞為｜｜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樹梨普梨之曲 北史介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

敕勒舞 見上

六合還淳 舊唐書高宗紀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舞

連袂蹈歌 舊唐書中宗紀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縱百寮之觀之一夜方罷

白雪歌辭 舊唐書音樂志太常上言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又按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韵

送聲 見上

方正象城郭 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卣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獸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行列成字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必｜｜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

倒舞伎 舊唐書音樂志苻堅常得西域｜｜｜

風管雲歌 舊唐書音樂志迎俎樂章｜｜晨凝｜｜曉囀 **供奉歌詞** 舊唐書李益傳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 **團雪散雪** 舊唐書王士平傳士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繼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曰｜｜｜｜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 **迴波辭** 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衆皆為詔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 **弘農得寶** 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紇那也紇臺得體那濃衰船車閣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濃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渠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編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邪濃衰船車閣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鈇膀絲彩錦半臂偏袒時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駭視 **霓裳散序** 舊唐書白居易傳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族鹽** 唐書五行志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 **談容娘** 唐書山惲傳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

錫為｜｜｜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 **渾脫** 見上 **黃麞** 見上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蕩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蹈舞號曰｜｜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鷙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故臣願屏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不納 **于蔿于** 唐書元德秀傳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肇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檀來** 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之歌聲聞數十里 **衣錦軍還** 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游｜｜｜作｜｜｜｜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佳人剪牡丹**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花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

隊衣四色綉羅寬衫繫銀帶奉編毬四曰｜｜｜｜｜隊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宛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編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罩裙戴雲鬟髻乘綵舡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四色窄編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

菩薩獻香花見上**十六天魔**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緞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簫琵琶瑤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來雲依日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笒唱｜｜｜｜之曲

王母歌春歸樂郭憲洞冥記毒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秉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駕青鸞｜｜｜｜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庭花翻落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中｜皆｜｜矣

青吳春波郭憲洞冥記握鳳管之篇撫落霞之琴歌｜｜｜｜之曲

曲高和寡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彌｜者其｜彌｜

矛羽戟干班固白虎通東夷之樂持｜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舞助時熟也北夷之樂持｜舞助時藏也

積雪倒飛黃憲天祿閣外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炁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

翹袖折腰葛洪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縈塵集羽旋懷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名二人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飄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輕風流水皓露秋霜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王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之詩讌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之曲

抗喉矯舌攢脣激齒劉勰文心雕龍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之差｜｜｜｜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

迴環劉勰文心雕龍舞容｜｜而有級兆之位歌聲靡蔓而有抗墜之節

綠水么鳳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

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歌艷姿尤善作｜｜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按王謂高陽王雍

李八郎

唐李肇國史補李袞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袞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頓命酒昭曰欲請表弟坐中又笑及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也遂羅拜階下

直千金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名｜｜｜

不曼其聲則少和不長其袂則寡態

宋祁筆記歌者｜｜｜｜｜舞者｜｜｜｜｜｜

柘枝顛

沈括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冠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聲中無字字中有聲

見上

穆護炙手

張邦基墨莊漫錄蘇陰和尚作｜｜歌又地理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韵黄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水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邨人多作｜｜歌以大長竹數尺剖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亞身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於地布｜｜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

俗樂

諂心

管子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心之所好傷民

材女樂三千人

管子｜｜｜｜｜｜石絲竹之音不絕鍾

國人儺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注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野音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不謬越王不善為｜｜而反善之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

千鍾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見上

木熙

淮南子｜｜者舉梧檟據句枉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蘧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邯鄲新曲

淮南子｜｜者託之李奇人皆爭學之後知

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龍舟五更之曲 文中子子遊大樂聞｜｜｜｜｜｜

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

北里靡靡 史記李斯傳夫｜｜｜｜｜｜｜新淫聲｜｜之舞｜｜之樂

擊甕叩缶彈箏搏髀 史記李斯傳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嗚嗚 見上

巴俞于遮 史記司馬相如傳｜｜宋蔡淮南｜｜注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顛歌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成｜｜注索隱曰顛歌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

激楚結風 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角抵戲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注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復改名平樂觀

沐猴舞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由是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失禮不敬

海中碭極 漢書西域傳贊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斧依冀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

戲以觀視之注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按漫衍後漢書作曼延

都盧 見上

漫衍魚龍 見上

淫蠅 漢書叙傳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注師古曰淫蠅非正之聲也

化魚化龍 後漢禮儀志注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會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為比目｜跳躍吹水作霧鄣日畢｜成黃｜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畢官在前尊官在後

兩倡女對舞繩上 見上

藏形斗中 見上

金石類聚絲竹羣分 後漢書邊讓傳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于陽阿｜｜｜｜｜｜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

蹋地為節 後漢書東夷傳韓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揮國幻人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絲繒各有差也

吐火 見上

自支

解見上易牛馬頭見上跳丸見上罷技蜀志劉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摩訶兜勒晉書樂志角觝者本以應邊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塞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一曲口相師祖宋書志序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所務者聲不克訓以義巨象行乳神龜抃舞宋書樂志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以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準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幸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御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戲日稟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流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高絙紫鹿見上齊王捲衣見上笮兒見上三日弄具齊書禮志元帝又詔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臥騎倒騎齊書禮志論素晉中朝元會設｜｜

｜｜｜｜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天台山伎齊書樂志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按視以為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作苺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鳳皇銜書齊書樂志右｜｜｜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好魏三祖曲齊書蕭惠基傳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每奏輒賞悅不能已解音律尤｜｜｜｜｜及相和歌妙盡奇曲一時無對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掌中儛見上反腰貼地見上女學士狎客新詩為曲詞陳書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共賦｜｜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謌之分部送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璧月瓊樹見上為愚癡魏書前廢帝紀大樂奏伎有倡優｜｜｜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中山王樂魏書王叡傳京都士女詔樂府合樂奏之絃歌之名曰｜｜｜｜無愁曲北齊書幼主紀盛為｜｜之｜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時和之者以百數人問謂之無愁天子之寒周書宣帝紀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伶人｜｜用水澆沃為戲樂地

厚天高 隋書音樂志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觚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當然也 **彈曲多即能造曲** 見上 **四方散樂**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龜鼈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 **大鯨噴霧** 見上 **神鼇負山** 見上 **西涼女樂** 隋書實榮定傳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繡四十匹｜｜｜｜一部 **吳樂** 隋書實榮定傳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一部 **人戴獸面男為女服** 隋書柳彧傳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 **弄珠** 隋書百濟傳有鼓角箜篌箏笙筦笛之樂投壺圍碁摴蒱握槊｜｜之戲 **此聲似啼** 北史隋文帝紀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卿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鑒焉 **鬬象** 舊唐書中宗紀丁丑御洛城南門觀｜｜ **潑寒胡戲** 舊唐書中宗紀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門樓觀｜｜｜｜ **分朋拔河**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黎園毬場｜｜｜｜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 **舞馬** 舊唐書德宗紀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擊鞠** 舊唐書穆宗紀庚辰上與內官｜｜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 **驢打毬人** 舊唐書敬宗紀庚申鄆州進｜｜｜｜石定寬等四人 **法曲弟子** 舊唐書文宗紀壬寅輸林院宴李仲言賜｜｜｜｜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仙韶曲** 舊唐書文宗紀己酉改法曲為｜｜｜｜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迴身換衣作字如畫**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則｜｜｜｜｜｜｜｜ **梨園弟子**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 **絲竹之戲** 見上 **立部伎坐部伎** 舊唐書音樂志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之樂府謂之｜｜｜｜其餘總謂之｜｜｜｜ **鳥稱萬歲** 舊唐書音樂志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像 **清樂** 舊唐書音樂志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涯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遭梁陳亡亂所存益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存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離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樓烏夜飛估客楊伴

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王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

六十三曲 見上 **上林鳳雛** 見上 **樂王** 舊唐書音樂志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

撞木伎 舊唐書音樂志漢世有｜｜｜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

舞盤伎 見上 **戲車輪透飛梯** 舊唐書音樂志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

長蹻伎 見上 **尋橦跳劍** 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技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

東朋西朋 舊唐書郝處俊傳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周王諱為｜｜務以角勝為樂

擲倒 舊唐書王及善傳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

裸體跳足揮水投泥 舊唐書張說傳則天末年季冬為乞寒之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戲未聞典故｜｜｜｜盛德何觀｜｜｜｜失容斯甚法珠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

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

雲韶樂 舊唐書王涯傳太和三年正月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擊銅鼓吹大角 舊唐書東錦綵謝蠻傳謙聚則｜｜｜歌舞以為樂｜｜人為櫂歌衆樂間發德宗雖甚頗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

水嬉綵艦 唐書順宗紀侍宴魚藻宮張｜｜｜｜宮志｜｜｜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胡旋舞 唐書禮樂

師子郎 唐書禮樂志龜茲伎有彈箏竪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

黃驄疊曲 唐書禮樂志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

道調 唐書禮樂志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

聖壽 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

難色易色 唐書百官志凡習樂立師以教習｜｜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小部伎一年而成

羯鼓八音之領袖 唐書禮樂志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嘗稱｜｜｜｜諸樂不可方也

足舞 唐書禮樂志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仰植鉆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觱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蹈之周旋百轉

伴侶曲 唐書禮樂志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有｜｜｜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

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

□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馬上聲**唐書禮樂志北狄樂皆｜｜｜之自漢後以為鼓吹｜
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眞人歌**唐書禮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都代時命
宮人朝夕歌之**蘇莫遮**唐書呂元泰傳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異服名曰｜｜｜旗鼓相當軍
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異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
也**孫吳順聖樂**唐書于頔傳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侈號｜
｜｜云**競度**唐書杜亞傳日夜名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為｜｜戲亞欲輕駛乃鬃舡底使篙人衣
油絲衣没水不濡觀沼華遂費皆千萬隴西李衛在坐日使綵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驪詫曰
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拍彈**唐書曹確傳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

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婾薄少年爭慕之號為｜｜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
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
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
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歎百年**見上**安十十五絃**五代史死事傳淵王從珂反鳳翔遣
伶奴｜｜｜以｜謌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大食小食**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
之琵琶｜｜｜｜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
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
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太簇之商羽焉**般涉**見上**綠腰**

見上**誕黃龍**見上**玉牕寒**宋史樂志燕樂小曲一百七十[illegible]宮十一陽生｜｜｜合邊戍王
意瓊樹枝鸛鵲表塞鴻飛漏丁丁息鼙鼓勸流霞**瓊樹枝**見上**鸛鵲表**見上**塞鴻飛**
見上**漏丁丁**見上**仙盤露**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一｜｜冰盤果芙蓉園林下風風雨調｜
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驄馬**芙蓉園**見上**林下風**見上**開月幌**見上
落梁塵見上**青驄馬**見上**春波綠**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十三上林春｜｜｜百樹花
壽無疆萬年春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春歸千樹柳**醉紅樓**見上**一園**
花見上**紫蘭香**宋史樂志燕樂仙呂宮九折紅蕖鵲度河｜｜｜春見時猗蘭殿步瑆階千秋樂百
和香佩珊珊**佩珊珊**見上**菊花杯**宋史樂志燕樂黃鍾宮十二｜｜｜翠幕新四塞清滿簾

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雲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翡翠帷**宋史樂志燕樂越調八｜
｜｜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鏑流**香旖旎**見上**汀洲綠**宋史樂志
燕樂雙調十六宴瓊林泛龍舟｜｜｜登高樓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簪玉階曉春清和人歡樂
征戍回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紫絲囊**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十採秋蘭｜｜｜留征騎塞鴻度回鶻
朝汀洲雁風入松蓼花紅曳珠佩遵渚鴻**紫玉簫**宋史樂志燕樂歇指調九榆塞清聽秋風｜｜｜碧
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月中歸千家月**一林紅**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
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喜春雨汎春池**玉鉤欄**宋史樂志燕樂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芰荷
新清世歡｜｜｜金步搖金鑾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盤華裾海山青撫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同聲**海**

山青、上青絲騎見上如蛟蚋聲宋史蠻夷傳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至道元年其王
龍漢境遣其使龍光進表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上
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良久數十輩
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
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水曲見上鼓盤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
以為樂取太素圓盤廣尺六者抱以着腹以
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四時樂王嘉
拾遺記師涓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
之｜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
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
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弄假官參軍椿趙璘因話
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
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踏搖娘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隋末
有河間人皻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
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為假面

以寫其狀呼為｜
｜今謂之談娘｜談娘見上踏渾脫蘇鶚杜陽雜編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
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
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
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
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
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床子大
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歌呼抑揚若
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神仙紫雲曲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
位恐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
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揖而言曰
陛下知此樂乎此｜｜｜｜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
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明皇喜甚即傳受
馬儼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明皇
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河市樂王曾筆錄駙馬都尉高懷

以節制領雎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
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
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
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
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謂
之｜｜｜近今俳優常有此戲打標馬令南唐書後主書保大中許郡縣
郵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俾兩兩較其遲早教夢華
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舟子皆籍其名
得石林燕語金明水戰不復習
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 列子粥熊曰｜｜｜｜｜｜｜｜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謂又按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沒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孅兒幼夫摹擬莊老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為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為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顧嘗詳讀内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為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歟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未始出吾宗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鄧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誠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我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桓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盪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爲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忻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詵微瞶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子一例段成式亦云恐諸書皆點竄列子事也

濕灰見上 **地文**見上 **杜德幾**見上 **灰然有生**見上 **天壤**見上 **杜權**見上 **善者幾**見上 **太沖莫朕**見上 **衡氣幾**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按此即所爲圓通三摩地也

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

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

按此即吾手何如佛手吾脚何如驢脚之說也

廢而任之 列子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得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按此即貴捨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的意未夢見在謂其不能廢而任之也

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 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按莽子須彌閻浮棗葉此其義也

心齋 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俾道集於虛也

惟道集虛 見上

以無知知 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者也按此即邪落第八識方得眞實諦之旨也

喪足猶遺土 莊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也按釋氏所以截體稱髓也

縣解火傳 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指窮於爲薪｜｜也不知其盡也按此即列子廢而任之謂也安時處順猶云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解火傳過去與未來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莊子｜｜｜｜｜｜｜｜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之則形情多忘而有無胥泯也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莊子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按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乖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 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吾是以務全之也按截指豎指尊指者存也斷臂求道務全尊臂也

萬化而未始有極 莊子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爲下地獄即下者也

外物外生朝徹見獨 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已外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丨丨已外生矣而後能丨丨朝徹而後能丨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

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 莊子子杞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丨丨丨以丨丨丨以丨丨丨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杞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杞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按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於雞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第作感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雞彈輪馬鼠肝蟲臂 見上

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丨丨丨曰何其下耶曰丨丨丨曰何其愈下耶曰丨丨丨曰在屎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皆合

無言 莊子言丨丨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按此即擊地公案

西方之教 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丨丨丨也中國則泥

金人 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丨丨注正義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身毒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丨丨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毋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毋右脇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麁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四熟留役駞馬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思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天地之中見上 **乳有青色爪赤如銅**見上 **墮地能行七步**見上 **二龍吐水**見上 **阿輸迦樹**見上 **阿耨達山**見上 **恒河**見上 **上忉利天爲母說法**見上 **牛頭旃檀像**見上 **上天青梯**見上 **梯入地盡佛法滅**見上 **耆闍崛**見上 **福田衣**見上 **設華蓋以祠**後漢書桓帝紀｜｜｜｜浮圖老子注浮圖今佛也 **此但革囊盛血**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不三宿桑下**見上 **仁祠**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助伊蒲塞桑門盛饌**見上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理絕人區事出天外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感驗明顯則｜｜｜｜而騫起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精文善法**見上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見上 **白淨王摩邪夫**

人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丨丨丨丨丨丨丨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司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舒五指爲五師子兒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丨其丨丨丨遂丨丨丨丨丨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刼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

如本 **雪山吹藥** 見上 **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中不抗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按國界本作世界唐人避太宗諱改 **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 見上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丨丨長者子俱持七丨丨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丨丨丨丨丨丨三千丨丨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維摩丈室** 見上 **須彌山入芥子** 見上 **浴佛** 吳志劉繇傳笮融督廣陵彭城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丨丨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立精舍殿內 晉書孝武帝紀帝初奉佛法丨丨丨於丨丨引諸沙門以居之 **五誡爲教** 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丨丨丨 **腹孔出光照於一室** 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丨旁有一丨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洗臟腑** 見上 **鉢生青蓮花** 晉書佛圖澄傳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

之須臾丨中丨丨丨丨丨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按勒石勒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丨丨丨丨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注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相輪鈴音**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丨丨丨丨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

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見上麻油研掌粲然有輝見上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晉書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而｜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有頃平復五明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晉書鳩摩羅什傳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諸僧愧服乃止按興姚興舌不爛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灌佛宋書劉敬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鹿野靈鷲堅固菴羅宋書謝靈運傳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籠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之華苑羨｜｜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眞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藝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招提見上鐙王贈席香積惠餐見上麗塔宋書謝靈運傳謝｜｜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甘露道場見上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宋書

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注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按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散華霏蕤流香飛越宋書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慝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得道應須慧業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誦經千遍免刑宋書王元謨傳上大舉北征以元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元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魔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因造前定果報指期宋書顧覬之傳天竺遺文星華方策｜｜｜｜｜｜｜｜貧豪莫差修夭無爽草腐人天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

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
｜｜｜｜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習慧東誡 見上

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宋世名僧有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人推服之

白學黑學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遠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遠云爾又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數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廉

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絕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

兼外內學 見上

泥洹長歸法身遐覽 見上

鬬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

多出新經見重內學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勝鬘經尤｜｜｜｜｜王子良傳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或｜｜｜｜世顏以爲失宰相體

賦食行水躬親其事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造經唄新聲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

誦經感夢見優曇鉢華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世祖爲｜｜｜｜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

三宗 齊書周顒傳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

眞實行道第一功德 見上

周妻何肉 齊書周顒傳時何氏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氏顒曰三塗八

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 齊書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業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憫｜｜｜｜｜｜｜｜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淨妙 齊書顧歡傳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掖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在鳥鳥鳴在獸獸吼 齊書顧歡傳歡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爲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而｜｜｜｜而｜｜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

註經講義 齊書劉虬傳虬精信釋氏衣麤

布衣禮佛長齋丨法華丨自丨佛丨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探機扣寂以大苞小

齊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眞大士之立言也丨丨丨丨有感必應丨丨丨丨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產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道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稗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

慈悲常樂

見上

前因後果

見上

他通

見上

刃樹劍山焦湯猛火

見上

授子捐妻在鷹庇鴿

見上

一音萬斛四辯三會

見上

鬱單稗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

見上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

見上

四部無遮大會

梁書武帝紀輿駕幸同泰寺設丨丨丨丨丨丨

乞受菩薩戒

梁書江革傳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丨丨丨丨丨丨按江革爲魏元延明所執不屈故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

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梁書王規傳褒著幼訓以誡諸子云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按褒規子

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

梁書滕曇恭傳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

先燔鬢髮

梁書劉勰傳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涉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丨丨丨丨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

鹿趨鳥集

梁書何氏傳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時常禁殺有虞人逐鹿丨徑來丨乃伏而不動又有異丨如鶴紅色丨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之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蓋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以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及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明珠柱放光心力勇猛能精死生

梁書劉歊傳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隱

居學道清淨登佛見上環繞禮懺六時不輟梁書庾詵傳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見上阿育王像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艷交洲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造｜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兎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鄔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轉坐放光回身西向見上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見上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髮成蠡文見上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役鬼神｜｜｜｜｜｜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屬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鐺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磧磧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导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

拜舍利乃于鉢内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
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
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
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㝵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
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
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
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㝵大會竪二剎
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内七寶塔中又以
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
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
高祖于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
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
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
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
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法身常住湛然不動 見上

師子國玉像 梁書師子

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
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
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
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絶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
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習成實論義 陳書王固傳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
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丨丨
丨丨丨而于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
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
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羊跪拜 見上

一鱗不獲 見上

黄金勝地 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圖成丨丨之丨丨

喜園樂樹 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丨丨迨遣丨丨扶疎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蹔知

持戒振錫度影甘蔬 見上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陳書江總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道旨折丨丨之微言悟丨丨之妙理遣丨丨丨之縶縛祛丨丨之塵滓

龍樹創源提婆揚旨 陳書傅綷傳丨丨丨其丨除内學之偏見丨丨丨其丨蕩外道之邪執

松枝代麈 陳書張譏傳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名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名譏監義時索麈
尾未至後主敕取丨丨丨手以屬譏曰可丨丨尾顧謂羣
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

得果 南史到溉傳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丨丨也

既有叙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 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
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
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
人因命驅之斌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爲動

分身易所 南史陶隱君傳時有沙門

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
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
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
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
兆識他心智一日中丨丨丨丨遠近驚赴所居噂喈齊
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既而
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

辟支佛牙 魏書宣武帝紀景明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丨丨丨丨

練行尼 魏書孝文廢后馮氏傳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
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還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
書慰以敘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
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
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
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内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
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丨丨丨後終于瑤光佛寺

散

生齊 魏書京兆王太興傳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齊及齊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齊餘食太興戲之曰齊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 **食後酒肉俱在** 見上 **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高王觀世音** 見上 **祇洹精舍圖偈** 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 **畫坐讀經鴿飛入懷** 魏書崔光傳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門下省｜｜｜｜有｜｜集膝前遂｜于｜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覆盆浮圖** 魏書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佛衣** 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于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百丈佛圖** 魏書小月氏傳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西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也 **雀離佛圖** 魏書乾陁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也 **伊存口授浮屠經** 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闕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白馬負經** 見上 **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于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待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爲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妄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慌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五戒爲本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慾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跡已盡但修心盡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

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

十善道 見上

三業清淨 見上

三乘 見上

能仁 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而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釋迦前有六佛 見上

賢劫 見上

彌勒繼釋迦 見上

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見上

恒星不見 魏書釋老志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夜明是也

真實身權應身 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

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魏書釋老志釋迦雖般涅槃猶留影迹爪齒于天竺于今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蓋能綜覈深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

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 見上

曇柯迦羅宣譯誡律 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入洛｜｜｜｜中國誡律之始也

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 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矣

皆衣赤布 魏書釋老志漢世沙門｜｜｜｜後乃易以雜色

東方聖人 魏書釋老志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于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老壽將軍 魏書釋老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趙郡公

羅什更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標僧肇曇影等與｜｜｜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法顯僧祇律 魏書釋老志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

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所經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陁羅辯定之謂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見上

白脚師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既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

神出五寸志入四行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者也

阿秃師北齊書文宣帝紀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

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北齊書杜弼傳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

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眞元同齊物閒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贊唄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送至館焉

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周書羅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一文｜｜｜｜｜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

四果隋書經籍志由其道者有｜等之｜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舍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

正象末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

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見上

黃初中中國人始爲僧隋書經籍志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依佛戒剃髮｜｜

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

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懺復齎經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宏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懺又譯金光明等經時僧人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邪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

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有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衞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

佛日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調懺身心捨諸染著 舊唐書高祖紀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勤修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衣服飲食咸資四輩

淨居 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曰｜｜棲心之所理尚幽寂

法樂 舊唐書裴休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咏以爲｜｜與尚書紇干臯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盂蘭盆 舊唐書德宗紀秋七月丁丑罷內出｜｜｜不命僧爲內道場

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 舊唐書李嶠傳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誡子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

不可以諸相見 舊唐書張廷珪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眞如之果不外求也

就西域廣求異本 舊唐書僧元奘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繙譯者多有訛謬故｜｜｜｜｜｜｜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繙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名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頊太子洗馬郭瑜鴻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繙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

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靜緒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

樵汲求道 舊唐書僧神秀傳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宏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眞我師也便往事宏忍專以｜｜自役以｜其｜

衣鉢爲記 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

宋雲見於葱嶺 見上

斷臂求法 舊唐書僧神秀傳達摩傳慧可慧可嘗｜其左｜以｜其｜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東山法門 見上

南緣 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

行業相埒宏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中有｜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北宗南宗 見上

後生顏子 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也一行由是大知名

門前水西流 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却｜｜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

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 唐書蕭倣傳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常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三塗六道 唐書傅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竊將來之福子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唐書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烏用姦人以汩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膜唄 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

有毒龍五百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

然頂煉臂刺血斷指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午朔禁｜｜｜｜｜｜｜

大覺金仙 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德士 見上

女德 見上

食鱠化爲小鮮 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薦鱠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

操縆引舶 宋史方技傳海客遇風且沒見僧｜｜｜｜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眞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糠禪瓢禪 金史世宗紀禁｜｜｜｜其停止之家抵罪

佛頂金輪會 元史世祖紀勅聖安寺作｜｜｜｜

三禪會 元史世祖紀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

呪師 元史世祖紀命國師諸僧｜｜修佛事七十二會

佩國公印 元史仁宗紀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移文有司勅禁止之

劫燒餘灰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之｜｜也

瞿摩帝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三千僧共犍槌食 見上

行像 釋法顯佛國記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遥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般遮越師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

顯佛國記到竭又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佛唾壺 釋法顯佛國記西行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鼓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柱頭師子乃鳴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大｜｜｜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

身作天香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

人持一印印封守護 釋法顯佛國記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

受天食三月故｜｜｜｜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

白耳龍作檀越

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與此衆僧｜｜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

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

釋法顯佛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諸外道婆羅門姊妹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

得眼

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檬名曰｜｜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者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檬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檬中坐禪

使鬼神累作大石山

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名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

釋法顯佛國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峻嶮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流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

見遺跡處所而已即｜｜｜｜｜｜停止一宿

仙人鹿野苑

釋法顯佛國記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

道整不歸法顯獨還

釋法顯佛國記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得一部抄律可入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延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語寫律｜｜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遣歎秦上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

登龍門

蓮社高賢傳郫縣居龍淵寺大廣佛事升其堂者號｜｜｜

羣石點頭

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法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皆爲｜｜

足跡長短在人心念

酈道元水經注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於此其跡｜｜｜｜｜｜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舍利八斛四斗

酈道元水經注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涅後天人以新白氎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用金作斗量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

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 酈道元水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其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將乳｜｜｜｜｜｜｜｜｜｜賊知是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

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 酈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

天魔化雕鷲恐阿難 酈道元水經注入谷博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波旬｜作｜｜｜｜｜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

三女變爲老姥 酈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

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酈道元水經注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鉢投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也

鉢緣未至 酈道元水經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

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 見上 **並以靜外致稱** 酈道元水經注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即此谷也

西制甚妙工在寡雙 酈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水寧七級浮圖｜｜｜｜｜｜｜

東都西域俱爲莊妙 酈道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矣

取法代都七級 見上 **榆檯盛**

經酈道元水經注穀水入南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檟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繩坐疏班錫鉢閑設酈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迥閣承阿林之際則｜｜｜｜｜｜｜｜修修釋子耿耿禪棲者也

修修釋子耿耿禪棲見上

百里遥見寶鐸聲聞十餘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已｜｜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鍱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鍱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和鳴鏗鏘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見上

像與菩薩合聲喝賊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吽聲遂來捉得賊

鳩鴿不入鳥雀不棲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

面恒東立不肯西顧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佛影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者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塵見｜｜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遥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

佛晒衣石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水東有｜｜｜｜處初如來在鳥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迎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晒架裝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縷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

以清靜慈悲爲宗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

攪鉢水李德裕柳

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者善名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名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項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飛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之｜爰來五香之水乃浴

五香水 見上

象河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如閻年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隋末已沒過胷臆矣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因號焉

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又嘗名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名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殿上花石甃滑遂激窒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上

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酉陽雜俎祖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吳中以爲雨候

蟣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蟄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髮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桐無汗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輭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

無汗寶歷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猾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

左顧蛤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束草師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卧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異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

掘地至泉不遇蟲蟻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

他去及｜｜｜｜｜｜｜｜

正塔僧 趙璘因話錄文宗時有｜｜｜履險若平樸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錄江南多名僧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謂之｜｜｜｜｜｜｜｜｜｜

碎金面綦盤 馮贄雲仙雜記蘇尚書年八十猶參禪大潙訪之以手拍｜｜｜｜尚書尋有悟解

眉睫間化佛 馮贄雲仙雜記清涼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常遊行已不覺也

上屬鬼宿 李綽尚書故實佛教｜｜百大如黍米往來｜｜｜｜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意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萬佛山 蘇鶚杜陽雜編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鷰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辯眞假又

獻｜｜｜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籍其地爲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庵摩蔔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蛤中二菩薩 蘇鶚杜陽雜編上好食｜蛤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人形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相似而異

羣卵呼觀音菩薩 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于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世｜｜｜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勅尚食吏無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音菩薩像

開山石 袁郊甘澤謠懶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

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嘑至聖刺史奉之如神

迎眞身 康駢劇談錄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華下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自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眞身以寶轝舁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密使送于鳳翔

無礙檀施 見上

試經 孟啟本事詩太和末敕僧尼｜｜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

達人 宋祁筆記余謂佛｜｜之｜｜也其言汪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爲一眞

西方

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捨妄以無修無證爲極

劉言之瘢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唯釋迦文殊｜｜｜｜｜｜矣

佛牙生舍利 沈括 夢溪筆談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蛤筒 沈括 夢溪筆談鄆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網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鄆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小龍求夾注維摩經 孫升詩囲荆公爲江西漕夢｜｜呼相公｜｜｜｜｜｜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無縫塔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比七賢 葉夢得避暑錄話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衝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溈仰洞山法眼爲｜｜｜｜雜志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命灑掃新浴寶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其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

十六僧來掛塔 周煇清波

夢求齋 見上

一葦浮渡 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襆被宿寺中此爲達摩｜｜｜｜處

探釵投江 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之｜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戴花和尚 王明清揮麈後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蘄邑之陳留常揷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言人休咎頗驗

伏蠟 曾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即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

結夏解夏 見上

六根六入 王逵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 文瑩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爲鎮

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表畧曰鐫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恩不可因茲而貫禍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宮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貫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受其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而｜｜｜｜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

供羊心 陶宗儀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爲｜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反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如黃金 陶宗儀輟耕錄李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梵嫂 陶宗儀輟耕錄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

刻像騰空 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弓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旃檀爲｜目揵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步｜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繆　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 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法｜｜｜｜｜｜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

二親最神 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者謂眼耳鼻｜｜｜｜也

六根六塵六識 般若經｜｜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

惡不善者謂貪瞋癡 般若經｜｜｜｜｜｜｜｜貪復有三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心踴躍深心歡喜不覩欲過非理追求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惛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

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師子逐人犬唯逐塊 般若經最勝天王白佛云何菩薩於無生法而見有生佛告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愁歎苦惱是故脩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有支展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擲師子｜｜｜｜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而死自滅｜｜｜｜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資糧 般若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為菩薩菩提資糧要具如是資糧乃能證得菩提佛答｜｜｜｜｜｜修令圓滿乃能證得一切智智

菩薩魔 般若經佛告善現棄捨般若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為｜｜｜事何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答若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四諦智等於中脩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能引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

八解脫 般若經謂有色觀諸色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勝解身作證是第三解脫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處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脫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定具足住是第八解脫

六通 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墻壁直過如空凌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燄如燎高原體注衆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扶摩光明隱蔽轉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殑迦沙界情非情類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年劫如是時處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廣若略自若它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類種種色像死時生時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剛喻定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切漏不現前故亦名為盡菩薩得漏盡通不墮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

十八不共法 般若經一無有忘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無不定心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捨七志欲無退八精進無退九憶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見無退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著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現在世無著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著無礙十六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八一切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十力 般若經如來應正等覺於是處非處皆如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世界種種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知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

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是第八力於諸有情無量劫中諸宿往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真解脫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第十力

四無所畏 般若經一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苦盡道無畏如是四種天人外道無能難其過失

三十二相 般若經如來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然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轂衆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覩羅綿是為第三如來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鞔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四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為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是為第六如來足趺修高光滿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腨漸次纖圓如鹿王腨是為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為第九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為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摩右旋宛轉是為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為第十三如來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為第十四如來兩足跌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是為第十五如來腋悉皆充實是第十六如來腨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脩廣端嚴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來翼[illegible]弁[illegible]上丰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常光[illegible]名等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illegible]白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如來舌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illegible]耳髮際是二十六如來兒音詞韻和雅隨衆多少無等閒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綿白逾珂雪是三

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金剛經佛告須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 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化城 法華經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至珍寶處所將人衆中道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憫彼含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作一｜告衆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而滅化城語衆人言寶所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衆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生於二地如來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籌量所得涅槃未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三

既已成金不重為鑛 圓覺經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有｜｜｜｜｜｜｜｜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此身畢竟無體非幻不滅 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

沸騰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如標月指

圓覺經修多羅教｜｜｜｜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

風輪金輪水輪

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執持世界因空成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江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

楞嚴經｜｜｜｜｜｜｜｜別修妄念存想固形｜｜｜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

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

華嚴經｜｜｜｜｜｜｜｜｜｜｜｜｜｜｜｜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香摩尼王莊嚴大蓮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最勝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界師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妙寶焰世界福德相光明佛

普賢願海

華嚴行願品普賢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一願常修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修稱讚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量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上妙諸供養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願懺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剎一切

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恒住淨戒五願隨喜功德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聚圓滿菩提至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皆隨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刹中佛成正覺我悉般勤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大善知識二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勤請莫般涅槃八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種修行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衆會以圓滿音成熟衆生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虛空界一切如來我亦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恒順衆生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四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冥闇者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衆生歡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為體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丨丨丨丨復次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疑念應當歸受

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

解脫了義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曰彼上上招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已精進進已能禪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丨丨丨丨佛言此等丨丨丨丨丨丨於彼方便波羅蜜又是三波羅蜜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不能堪任常修習忍受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勤精進是願波羅蜜為精進波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善法希望勝力是力波羅蜜為禪波羅蜜伴於菩薩藏聞緣修禪堪能開引出世間慧是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伴

慧母方便父法妻慈悲女

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幾何天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舍利子曰為諸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脫若為遠離增上慢者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即說偈曰丨度菩薩丨善丨丨為丨妙丨樂為丨大丨丨為丨眞實諦法男煩惱為賤隸僕使隨意轉覺分成親友六度為眷屬四攝為妓女結集正法言以為妙音樂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莊嚴解脫智慧果八解之妙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為象馬大乘持作車遊八道支路調御菩提心

一子名羅睺羅

起世因本經是平等王子孫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證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至師子頰王凡一百丹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頰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一名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阿尼婁馱一名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難陀一名提婆達多且悉達多丨丨丨丨丨丨

吹彼水聚建立天地

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萬億由旬有大風起名阿那毗羅丨丨丨丨波濤沸涌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丨丨造化丨丨自此始也

浮提樹影現月輪 因本經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中｜｜｜高大｜｜｜｜以此有影

旦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毗羅三昧經佛說食有四種｜｜｜時｜｜｜｜｜｜時｜｜｜｜｜｜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

寄水 泥洹經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霑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風日飄曝乾竭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即受彼寄置恒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復無遮礙諸鳥獸等不能飲盡如是水滴共大水聚漸入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而來我所言所｜｜今有無耶如來知我水滴住處不雜餘水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如是如來應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經於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寄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虧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此則上行 阿含經有尊者名二十耳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甚難令欲捨服還作白衣持物廣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曰能佛告若弦太急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曰不也又問若弦稍緩可採聽不又對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採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如是不久成無漏人爾時二十耳億思惟佛教在閑靜處修行其法如實知之證阿羅漢

身衣隨意禪定法喜為食 阿含經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重半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一由旬衣重六銖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兜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暫視成陰陽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身衣不載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北鬱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三天壽一劫以上諸天｜｜｜｜無復男女婬欲以｜｜｜｜｜｜光音三天壽二劫火災至此為際遍淨三天壽三劫水災至此為際果實三天壽四劫風災至此為際無想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齊此為衆生生老病死往來所趣界陰入聚也

地肥 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極為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長四寸許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形女相行不淨行彼便作家於中懶惰衆生便作是念多取粳米為一日食乃至積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暮不復生因此造作田種立以標榜於是有一衆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稻便相拳鬬衆生舉一智者三摩多為守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我曹所得稻穀當以輸送是田主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種習諸伎藝以為生活謂之首陀羅種是四種中有人思惟世間恩愛汙濁不淨何足貪著所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

地動因緣 阿含經佛言｜｜｜｜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

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菩薩始出母胎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四也菩薩初成無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為五也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為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為八也

半摩勒菓最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含經 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諸耶舍尊者云欲於一日一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即辦珍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器敕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一箇訶梨勒在手悲淚呼傍臣言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不得自在惟此半菓我得自由令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漿供養衆僧庶得周遍此是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令此隨意用之而說偈曰今此閻浮提多有珍寶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德不求天帝釋梵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等果報我悉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為世所遵仰成得一切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

盜香 雜阿含經 佛與比丘悉眼師教應鞞鉢曇摩華比丘遂至彼華池側迎風而坐鞞之池神語比丘為一一賊比丘說偈不壞亦不奪遠住隨鞞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天神復答偈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比丘為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截芬陁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盜香天神答偈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言且堪與汝語絮裝汚不現黑衣墨不汚奸狡兇惡人世間不與語蠅腳汙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小悉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如泰山比丘復說偈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常為我鞞鞞說斯偈天神答偈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比丘聞已專精靜坐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唯恐能止諍 中阿含經 時諸比丘數共鬬諍於是世尊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一一一一是法當尊貴

烏於髻中生卵 智度經 釋迦昔謂**珠生囊甕** 雜譬喻經 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佛告阿難昔有長者大富衆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刺身出血油囊裹之懸著海應珠珞閻香唼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採三年方得一佩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一佩殊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兒著珠共戲而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蜜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動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識本末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

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實

雜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衛飯著鉢中作禮佛為咒願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生億得見道諦其夫不信問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爾多福復見道諦佛言御見丨丨丨丨高幾許答高四十里歲丨丨丨丨丨佛言汝語何過甚乎種如纖芥高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何況歡喜持一飯上佛其福不可稱量夫婦心意既解得須陁洹道

德瓶

戒雜譬喻經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四方求乞經十二年奉天不捨祝願富貴人心既至天即慈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曰丨丨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驟富答言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人驕逸執之不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

妙好無顧不得若毀戒者驕逸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

稱體

度無極經昔薩婆達王普施衆生恣其所索天恐奪位徃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慈潤滂沛福德巍懼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鴿趣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云鴿此來鴿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鴿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鴿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鴿歡喜而去鷹曰若王慈惠憫衆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鴿吾當欣受王乃大喜自割[illegible]肉對鴿稱之令與鴿等鴿之愈重割身肉盡故未能敵瘡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丨丨令與鴿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illegible]風鳥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若惱乎薩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於盲冥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吾位是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瘳復如舊志常布施天樂傳之

瘡瘢頓愈稽首遶王三匝歡喜而去

求福無有厭足

增一阿含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鍼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鍼來吾為汝貫阿那律曰向所稱說者謂世間欲求福者與吾貫鍼世尊告曰世間丨丨之人丨丨丨無復過我

以土為麨奉上世尊

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為戲擁以為城舍宅倉庫丨丨丨丨著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掬倉中米名為麨者丨丨丨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施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

舌覆面

普曜經諸婆羅門因共立制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罰金錢五百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破瓦器盛臭潲澱出門棄之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與供養無由如願云此弊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異食果報爾重佛即出丨丨丨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禮佛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聲告衆曰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淨信

投身虎

金光明經曩世有王摩訶羅陁生三太子長子名曰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埵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饑餓欲絕第一王子怪其饑瘦必還噉子第三王子問言此虎所食何物第一王子答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子言此虎饑困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上沫多諸蟲戶不淨可惡我今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應兄遠難同還中路潛

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衆生求於菩提捨難捨故卧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刀不及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於高山上｜｜｜｜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即舐王子身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二兄見地大動疑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大王羅陁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爾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羅睺是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揵連是

坐花上已樂着彼花取彼香味

實積經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往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然此神識以多善根受天身已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生餓鬼畜生經一義無礙習於名色義無礙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義名

理不可說是名為義

實積經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四依趣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言音文字｜｜｜｜｜｜｜｜｜云何依趣於智不依趣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如是等類不應依趣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無有變異無有增益無作無不作不住無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

五百銀錢雇五莖花

過現因果經至普光佛出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緣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為弟子各以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瞿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言獻佛何為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答

言令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曰敬從來命令我女弱不能得前併寄二花以獻於佛使吾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庶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衆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衆生故即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

如吾也是時善慧投佛出家白言世尊我昨得此五種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諸衆生入我身内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解說普光答言夢臥海者汝在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彌者出於生死夢諸衆生入身内者為彼作歸依處夢執日者智光普照夢執月者清凉度生令離熱惱此夢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不勝踴躍後至普光如來入滅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度生莫計命終上生為四天王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轉輪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悉皆勇健能伏怨敵十善化民於此壽終上生忉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復為輪王又昇梵天上作天帝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其間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五夢見上**五衰相**因果經天人身淨不

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猶為欲火所然福盡之時丨丨丨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液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

三因三緣能感後有本事經佛告苾芻當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斷彼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潤溉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其中無色為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欲為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潤溉識便安住下欲有處若色界無色界感異熟果亦復如是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羯磨經丨丨丨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丨丨丨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丨丨丨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

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供一切佛三昧海經佛告阿難若禮一佛當作是念諸佛心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己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運想擬意丨丨丨丨一一佛上化成華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并菩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繒蓋幢幡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中化光明雲於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好法音

文殊乃佛道中父母普超三昧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恩本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弟子當來者亦是恩力所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爾時衆念文殊既在佛前何不成佛耶佛言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

淨五眼五眼度世品經佛言隨時開化入於五道而丨丨丨一肉眼處於世間現四大身因此開化度脫衆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亦以三乘三慧眼其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入大慧四法眼其在褊局不能恢春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者不識正真陰蓋所覆譬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恩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令發正真道意

化身應身法身三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丨丨丨丨丨丨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脩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云何應身謂諸如來為諸菩薩說於真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為除身見衆生怖畏歡喜故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

身云法身為除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唯有如如
如如智是名法身有二種身是假名有後第三身是真
實有為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
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益者
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
一切相不着於相不可分別非斷非常是名中道雖有
分別體無分別雖有三數而無三體不增不減猶如夢
幻無所執亦無能執法體如如譬如有人願欲得金
既礦已銷鍊成金隨意回轉
作諸鐶釧雖有諸用金性不改 五分香瓔珞其身 瓔珞經五
分法身以識性別戒香攝自定香攝意慧香攝亂
解脫攝倒見知見攝無明是｜｜｜ 八勝
處 法集經｜｜｜者有色見色知彼色得自在知見是
名初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好醜知彼色中得自
在見是名第二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無量若好若
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三勝處內身有色相見

外色少若好若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四勝處
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青譬如優摩歌華青色青光知彼
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五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黃
譬如伽尼歌羅華黃色黃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
第六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赤譬如勝頭視婆華赤
色赤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七勝處內身有色
相見外色白譬如優沙私多羅華白色白
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八勝處 三明 法集經一天眼
智明者謂聲聞辟支菩薩諸佛於天勝妙得彼天眼是
名天眼智明二宿命智明者佛於三世境界無有不知
不同二乘是名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者證見道時遠
離四漏及煩惱習氣所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不同
二乘所證是名漏盡智明 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菩薩善戒經｜｜｜｜｜｜｜｜所謂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無虛妄故為如來良福田故名為應供

知法界故名正徧知具三明故名明行足不來還故名
為善逝知二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眾生身心惡故
名調御丈夫能為眾生作眼目故為天人師知善法聚
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是名為佛一土之中無二
佛故名為世尊 放下中間底 梵志黑氏經佛說梵志得四神定具五神通善能說法閻王來聽不
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
捨命來詣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
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
云放下著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
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
佛云｜｜｜｜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 五濁
經云何｜｜｜謂劫濁眾生濁命濁
濁云何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
疾疫何眾生濁惡眾生善眾生勝劣眾生云何命濁
十歲如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多貪多瞋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
斷見有無見我見眾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 如是五
濁如來悉無 上見 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 未曾有經祇陀
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脫得罪今欲捨戒
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曰國中豪族雖
時時相率齎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得酒念
戒不行惡也佛言｜｜｜｜｜｜｜｜｜｜ 毬打
雜寶藏經昔有比丘年老昏塞見少比丘說四果法心
生羨尚語少比丘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丘嗤而
語之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歡喜即
辦餚饍待之既已諸少比丘弄老比丘語曰大德汝在
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歡喜如語諸少比
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陁洹果老比
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
雖得須陁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

丘復以丨丨而語之言與汝斯陁含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陁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麁打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邱倍加至心復證第三果諸少丨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色界受有屬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更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麁打而語之言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證四果已心大歡喜設諸餚饌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已證得阿羅漢果諸少比丘咸皆慚悔戲弄之罪是行人若至心者求無不獲

汝既無心云何言犯 淨諸業障經無垢光比丘持鉢遇婬女兄術因共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汝有心耶曰我無心也佛云丨丨丨丨丨丨

欲漏有屬無明漏 槃經丨丨者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之為欲是名欲漏丨丨者色無色界內諸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丨丨丨丨者不能丨知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槃經過去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脩苦薩行徧求經典不聞名字雪山坐禪精脩苦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生歡喜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啟悟吾心說即是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日饑乏所迫八事繆語非吾本心之所知也我復語之汝所說者義猶未備若為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義羅刹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問言食何物答所食者惟人暖肉及所飲者惟人熱血我語但為全舉是偈當以身施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為子故棄所愛身我即答言捨不堅身得金剛身諸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刹即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語汝已具足偈義當施我身時我踊躍若石若樹處處焚已即上高木自投而下羅刹復還帝釋之身接我至地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眾盲言象 涅槃經一切眾生不退佛性名之為有決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丨丨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丨丨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此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墻壁草木合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楊葉止啼 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以丨丨樹黃丨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丨不丨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眾生欲造眾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眾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脩不脩有得不得

慧燈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室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是室冥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

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丨丨迦葉如是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

光暗皆空無得無捨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黑暗從何而去非東方去乃至北方去去亦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丨黑丨本無自性此二丨丨丨丨丨迦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有智若生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智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

過一木患

木患經波瑠琉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要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一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佗達磨僧伽名乃丨丨丨丨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廹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喜奉行

光音天人

釋迦譜劫初天地大水彌滿風吹漸減次第結沫化為天宮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堰成海從上至下依舊建立丨丨丨丨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地味香甘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粳米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

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為平等王賞善罰惡衆共給之

火光三昧龍投佛鉢

釋迦譜佛告諸比丘衆宜各遊方度諸衆生我今獨往摩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趺坐惡龍吐火發焰衝天石室洞鎔世尊即入丨丨丨丨反遭火藏身無地輒丨丨丨迦葉師徒以謂佛遭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衆第三夜帝釋衆第四夜大梵衆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光現汝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次早劈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既去佛趣閻浮提洲取菓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取此菓來汝可嗽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惟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

等大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盛者先顯 宗鏡錄賢護童真問佛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占蔔林其風便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五陰 宗鏡錄｜｜者謂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汙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八種識 宗鏡錄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

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問此識周徧凡聖境通為當離此別有真性為復即是為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如因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塵為六塵

體一是真名二是假 宗鏡錄萬境無明與一心法性為是一為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名因情立真以智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真諦故

自性不歸無所歸處 宗鏡錄教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夫歸者是還源義眾生六根從一心起既皆自原馳散六塵令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又云一體三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體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又云聚大師問可大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為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

福從心生不在田 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為第一不如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

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

立教皆為對機 宗鏡錄故知｜｜｜｜｜｜｜｜機宜不同教分多種且如觀色一法五教證入不同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即空而常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

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

水波雙絕 見上 **九結** 毗婆沙論丨丨者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見結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十纏 毗婆沙論丨丨者忿纏覆纏睡纏掉纏眠纏悔纏嫉纏慳纏無慙纏無愧纏

十使 華嚴論丨丨者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疑六身見七邊見八見取九戒禁取十邪見

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 辯正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五色光燄照瓶之上 三寶錄沙門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答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身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期七日會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伴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待王憲當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權自執瓶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權甚嗟服即為建塔大法復興

蛤生忉利 經律異相迦羅池中有一丨丨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衆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刺蛤頭蛤即命終丨丨丨天尋即悉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乘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果

皮紙骨筆 智度論釋迦文佛為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了能得爾時有魔變作婆羅門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丨為丨以丨為丨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至心即從下方涌出為說深法得無生忍

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 智度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謂布施時如法捨財是檀波羅蜜安住大善道中布施不向二乘是尸波羅蜜慳等煩惱及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羼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羅蜜攝心不散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財物俱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

檀為大將妙果 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不雜諸垢智慧和合是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諸結使顛倒心著是聖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布施心相應善思是名為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檀有種種利益檀為寶藏常隨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終不怖檀為集樂能破苦賊丨丨丨丨能伏慳敵檀為丨丨人天所愛檀為淨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數得道涅槃之津梁

若清水珠入水即淨 智度論若唯有心而無心法者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混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淨以是故不得言煩惱慈悲等法即是心

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 統要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麼人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張俛首而已

那箇是不精底 統要

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丨丨丨丨丨丨師於言下有省

祇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統要唐州紫玉山道通祖師因于頔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這漢問汝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于聞己受信

貴要天下太平 統要世尊纔下生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丨丨丨丨丨丨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統要又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世尊便下座

真珠 統要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丨丨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

海有八味曾有 五分律佛告阿難丨丨丨丨丨丨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尸百川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真珠等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漸制漸漸教漸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不宿容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一解脫味

人中有卵生濕生化生 鞞婆沙論問曰未知卵生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於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如鴈鴛鴦孔雀鵝鶩鶴鴿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云何答謂衆生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騾驢駱駝水牛野鹿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圊廁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逼相因而生如蛣蜣蚊蝱蛾蜀蟲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化生云何答謂衆生或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得色無色界唯一切化生問曰此四生趣有幾生答曰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人一切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丨丨丨丨答曰閻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一在在者共臥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大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披羅尊者二名優鉢尸披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丨丨答曰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丨丨答曰劫初人也

黑半白半 立世論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丨丨若日在月前行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丨丨

久捨寃親心 莊嚴經論尸利毱多因設火坑并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即說偈言起我我無瞋丨丨丨丨丨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金山被瞋恚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 大乘法界論衆生法身既與功德相應何故無有如來德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惡見葉共色裏故亦如丨丨丨丨丨丨所丨著故亦如丨丨丨丨丨丨之所丨故總為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然是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為大利

磨磚作鏡 傳燈錄南嶽讓禪師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祖曰作什麼師曰丨丨丨丨祖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汝

若生佛即是殺佛若執生相非違其理

裴休在甚麼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休入寺燒香因觀壁畫乃問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裴曰此間有禪人不曰有一運師後住黃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請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前話師震聲曰｜｜｜｜｜裴當下知音

既無舍利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何有師曰｜｜｜｜｜｜後院主眉鬚墮落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初祖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獨｜｜破顏｜｜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倒却門前刹竿著 傳燈錄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耶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翹多曰我身十七｜｜｜｜也

非性十七 傳燈錄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毱多為給侍因問毱多汝年幾

度人籌 傳燈錄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尊者每｜一｜以一｜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

心不生滅即是常道 傳燈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毱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毱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

諸佛亦非 傳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佛師曰｜｜｜｜｜脇印可度之

鋸義木義 傳燈錄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馬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馬知不是馬曰此是｜｜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

鉢水針授 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滿｜｜置於座前提婆覩之乃以｜｜契於龍樹即為法嗣

答無者誰 傳燈錄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關延入以續祖燈

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遇鳩摩入國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梅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而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闍夜多夙慧頓發

不起無相 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丨丨丨丨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往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吾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議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誡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為王懺悔厥疾有間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叨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

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緇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令啟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廓然無聖見上**與汝安心竟**見上**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見上**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

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可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

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倡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祖見此偈乃潛名師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禮謝還闕

旛動風動見上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見上佛來亦不著無汝止泊處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

拈起布毛吹之傳燈錄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通乃領悟

以目開合示之傳燈錄嵩嶽慧安國師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師｜｜｜｜｜｜然言下知歸

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傳燈錄嵩嶽元珪禪師一日有異人峩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謂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覩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闇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為授五戒也

任他非佛非心我祇即佛即心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

梅子熟見上饑來喫飯困來即眠傳燈錄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師

不昧因果傳燈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丨丨丨老人言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罔測直詣後巖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檗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按師百丈懷海禪師

打地 傳燈錄忻州丨丨和尚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但張其口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傳燈錄襄州居士龐蘊字道元世儒為業少悟塵勞家珍穀萬沉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居士言下頓領元要曾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子斂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有慎勿實諸所間皆如影響枕公滕而化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見上

誰在井中 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荅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癡漢丨丨丨丨仰山再問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曰出也仰山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丨丨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尿不學溈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按丈百丈

露地白牛 見上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傳燈錄又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疎山聞遂徑往彼請問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賫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疎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溈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溈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遥禮悔過

趣向即乖 傳燈錄趙州從諗禪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丨丨丨師云不擬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强是非耶師頓悟元旨按泉南泉

庭前柏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按從諗禪師

忍辱仙人 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少憩諸女因尋花果遥見丨丨丨丨丨丨丨在彼林中端然靜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妙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國繞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於忍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

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荅言我是脩忍辱人復令再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荅如是斬兩足及兩耳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心長德 管子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來｜｜｜｜此爲身也 掃除不潔 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神乃留處 養生 管子以此知衆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節欲 管子｜｜之道萬物不害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 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因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不和不生 管子

｜｜｜｜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萬物之母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虛心實腹弱志強骨 老子是以聖人之治｜其｜常使民無知無欲 象帝之先 老子吾不知誰之子｜｜｜ 橐籥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守中 老子多言數窮不如｜｜ 谷神 老子｜｜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地根 見上 不自生故能長生 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 載營魄抱一 老子｜｜｜｜｜能無離乎氣致柔能嬰兒 能嬰兒 見上 天門開闔 老子｜｜｜｜能爲雌注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閤謂呼吸也 夷希微 老子視之不見曰｜聽之不聞曰｜搏之不得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致虛極守靜篤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歸根復命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見素抱朴老子｜｜｜少私寡欲未孩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食母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恍忽窈冥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兮｜兮其中有物｜兮｜中有精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道法自然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善閉老子｜｜無關鍵而不可開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安平太老子往而不害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喜也｜注治身無名之樸老子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下士大笑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道｜｜之不笑不足以爲道知子守母老子既知其子既｜其母復知其子既｜其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老子｜｜｜｜｜｜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長生久視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之道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三氣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三三六六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坎離獨斡乎中氣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風輪水樞子華子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樓三陽之正氣於｜｜其專精之名曰太一神之舍子華子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也太初中氣子華子元者｜｜之｜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精氣以三成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爲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三者成數矣密機斡轄所柄以計者也靜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渾淪鴻濛子華子｜｜｜｜道之所以爲宗也空洞子華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三元見上太一天一帝一子華子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天得之謂之｜｜帝得之謂之｜｜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列子有｜｜有｜｜有｜｜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無爲之職列子有生者有

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也

列姑射神人 列子｜｜之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大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仙聖為臣 見上

乘風而歸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見上

潛行不空蹈火不熱 列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純氣之守 見上

其天守全其神無郤 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物奚自入焉

揮斥八極 列子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神氣不變

處石入火 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奚道而｜｜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得傷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游金石蹈水火 見上

瑤池西王母 列子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冬起雷夏造冰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惰校四時｜｜｜｜｜｜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學幻 見上

仙聖之種飛相往來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一日一夕｜｜｜｜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

六萬歲一交五山始峙 見上

乘雲氣御飛龍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而游乎四海之外

肌膚冰雪 見上

冷然善

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也旬有五日而後反陶鑄堯舜莊子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者也孰肯以物為事道樞莊子彼是莫得其偶謂之｜｜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中見上蓀光莊子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眞宰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眞君莊子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存焉騎日月莊子王倪四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參萬歲而一成純莊子衆人役役聖人愚芒｜｜｜｜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天倪莊子何謂和之以｜｜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乎不然也亦無辯寥天一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寞而與天為一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莊子瞻彼闕者｜｜｜｜｜｜｜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鬼神來舍見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莊子若然者登高不慄｜｜｜｜｜｜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其息深深見上息踵見上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坐乎少廣莊子｜｜｜得之｜｜｜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登天遊霧莊子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鑿萬物莊子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刻雕衆形見上廣成子千二百歲莊子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佐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抱神以靜見上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見上守一處和見上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見上解心釋神莊子｜｜莫然無魂上僊莊子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莊子夫｜｜｜｜｜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莊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采眞之遊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莊子吹呴呼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道引見上守神莊子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而勿失與｜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莊子古之治道者｜｜｜｜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棄事遺生莊子｜｜則形不勞｜｜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及以相天鞭後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遊於物之初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慈然似非人孔子使而待之少焉見曰吾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蓄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內揵外揵莊子夫外鞱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鞱者不可繆而捉將｜｜衛生之經莊子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偏不在外也兒子見上嗌不嗄手不揬目不瞑見上發天光莊子宇泰定者｜乎｜｜｜｜｜｜｜｜天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鬼入天成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七年而｜｜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毋易天生毋散天樸鶡冠子｜｜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不淫於外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外景內景荀子故濁明｜｜清明｜｜禁重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精氣之集必有入呂氏春秋｜｜｜｜也｜｜也集於羽鳥與為飛物集於走獸與為流

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
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覺朗
嗇其大寶呂氏春秋凡事之本
必先治身｜｜｜｜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
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電爲鞭
策雷爲車輪上游霄霓下出無垠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以｜｜
｜｜以｜｜｜｜｜｜於｜
｜之野｜｜於｜｜｜之門
抱德煬和淮南子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
至優游｜｜｜｜而萬物雜累焉孰
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臣雷公役夸父妾
宓妃妻織女淮南子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
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
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太帝之居淮南
子爲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
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
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
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
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
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
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
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
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
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
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
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
之乃維上天登之乃
神是謂｜｜｜｜
疏圃懸圃見上
奔月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姮娥竊
以｜｜
鳧浴蝯躍鴟視虎顧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鳥申｜｜｜｜｜｜｜｜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
而生時
於心也
與物爲春見上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
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
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漬金爲漿入
淵不沒蹴刃不傷｜｜｜｜｜｜｜｜｜按而
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風駟雲軒
抱朴子仙人踏炎飆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
｜｜｜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龜息抱朴子仙家象｜之｜
與天相畢延壽無極抱朴子仙經曰服丹守一｜｜
｜｜還精胎息｜｜｜｜｜
｜此皆至道要言也
名神劾鬼抱朴子又神仙集中有｜｜｜之法又
有使人見鬼之術俗
人聞之皆謂虛文
天仙地仙尸解仙抱朴子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

虛謂之｜｜中士遊於名山謂之
｜｜下士先死後蛻謂之｜｜｜
咽九華咀六氣抱朴子｜
｜｜於雲端｜
｜｜於丹霞
還丹金液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
以千計矣莫不皆以｜
｜｜｜爲大要者焉
九丹抱朴子｜｜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第一之丹名
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
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
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
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
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
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
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
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
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
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

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九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華見上 **神丹柔丹寒丹**見上 **宕人水居梁母火化**抱朴子伯砌至熱仲都堪酷寒 **正機平衡飛龜授袂**抱朴子靈寶經有｜｜｜｜｜｜｜｜｜｜｜｜｜｜｜｜｜｜｜｜凡三篇皆仙術也 **紫文金簡**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禹將仙化封之石函**見上 **顧影含歡漱流忘味**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者又難勝記也 **石熟如芋子**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子中以水煮亦立｜｜｜｜可食以當穀也 **黃棠子**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名但合口食內氣 **乘龍駕虎簫鼓嘈嘈**抱朴子侍從暐曄力士甲卒｜｜｜｜｜｜ **鹿盧蹻**抱朴子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 **龍虎蹻**見上 **謫守天厨**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其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三年 **流霞一杯**抱朴子河東蒲坂有項曇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曇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峻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抱朴子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 **咀吸寶華**抱朴子爾乃｜｜｜｜浴神太清外除五臟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則堂飛元始以錄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珪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 **履躡乾兌召呼六丁**見上 **二山**抱朴子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烟縕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匯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金玉崔嵬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抱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

在丹其限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厨至 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也

毛女 抱朴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

三神山 見上

羨門高誓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

形解銷化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依於鬼神之事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爲||未至||||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卻老方 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見

上

丹沙化爲黃金 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可||||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

食巨棗大如瓜 史記封禪書安期生||||||

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夜||||||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老父欲見巨公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牽狗言吾||||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

好樓居 史記封禪書仙人|||

殊庭 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焉

石閭 史記封禪書||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

仙人之閭也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傳李耳||||||||

本師

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號曰||||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陽子纖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驂乘||爲御注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

偓佺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

靈囿 史記司馬相如傳||燕於閒觀注郭璞曰靈囿淳囿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囿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囿是也

淳囿 見上

青琴 史記司馬相如傳||宓妃之徒注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玉女而與之歸注正義曰

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噍咀芝英**史記司馬相如傳｜｜｜｜分噍瓊華**芝成宮闕**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獻命名男子振女上見枕中洪寶苑秘方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之｜命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不終**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之藥遣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益益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倒景**見上**耕耘五德**見上**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見上**穀仙**漢書郊祀志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嚮鶴鷄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東斛成一金言此黃帝｜｜之術也按此王莽事**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呂｜｜｜｜｜｜｜｜而無怵惕於胸中**練臧適神**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專意積精以｜

｜**赤精子**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下教我此道**祠老子用郊天樂**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也**託身於月**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是爲蟾蜍**合金沙臼**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之｜**太平清領書**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能作五里霧**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方回支父**後漢書周磐傳｜｜｜｜番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後漢書樂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毀壞房祀剪理姦巫**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隻履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來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雙鳧見上**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見上**天下玉棺**見上**五禽之戲**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戶樞終不朽也是呂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呂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呂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壺中老翁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摩挲銅人後漢書薊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青牛師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郡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書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山圖後漢書西南夷傳作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畧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所居焉

投數萬斤金於海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

養性服食晉書嵇康傳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神仙稟之自然見上**石室素書**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中見一卷｜｜遠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石髓見上**栖心絕穀**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修黃老之術

葛仙公晉書葛洪傳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內學見上**煉丹祈壽**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以｜遐｜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天師道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一氣千息晉書許邁傳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餘｜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耽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登巖茹芝見上**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見上**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書殷仲堪傳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煮白石晉書絕觀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白羽扇畫水而渡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者異之服細石子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如蟬蛻晉書單道開傳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頻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耳五斗米道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見上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宋書樂志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猷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見上絕人事游渾元見上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宋書樂志淮南八公要道不煩｜｜｜｜｜｜｜｜乘白馬西行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遊岳令合仙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井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將數十人出關｜｜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按亮劉亮手自書章宋書羊欣傳素好黃老常｜｜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飲符水見上柱下經二濠上篇七宋書謝靈運傳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衷見｜｜之｜｜覩｜｜之｜｜承未散之全樸救己稽於道術雲飛天居風行水息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顧明修習齋強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夷列之徒｜｜｜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乘黃鵠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子安｜｜｜過此上也若士神中琴高道外齊書張融傳｜｜｜｜｜｜｜｜｜袖輕羽以衣風逸元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四峯以蹴月事黃老道解陰陽書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為數術多效驗質而精實而抑簡而幽齊書顧歡傳佛教文而博道教｜｜｜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山中養鼠齊書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蘇生騎龍處靜駕鹿梁書張纘傳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弄鬼化吐吸雲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導衆｜｜｜｜而出入｜｜｜｜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僊佺時髣髴其遂見亦往往而有焉北燭神女見上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梁書陶隱君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矣三茅君梁書陶隱君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太山錄事 南史沈僧昭傳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呪蛙 見上

聞虎嘯知有邊事 見上

勝憙作此州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石榴樹陵冬生華憙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來｜｜｜｜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憙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散髮黃衣 南史梁宗室昂傳徵為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惟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鵞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印樹枯 南史顧歡傳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乾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即｜死

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南史鄭郁傳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搜訪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襠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魏夫人 見上

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見上

飛丹 南史陶隱君傳隱君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 見上

一眼時方 南史陶隱君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隱君末年｜｜有｜而｜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衰生所謂｜｜｜｜｜不可揚於王庭也

神中錄圖新經 魏書崔浩傳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浩因師之

餐玉法 魏書李子預傳歷祕書令壽鄜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之｜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

神王之宗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下在紫微為｜｜｜｜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見上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化金銷玉行符勅水 見上

仙人博士 魏書釋老志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妄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觀其姨見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與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閑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耳與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壩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仙人成公興館見上

雲中音誦新科之誡魏書釋老志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容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牧土宮王魏書釋老志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圭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數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建入內宮太

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勒名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守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夫自興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寶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見上

恒岳仙人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陰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有少罪過為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浴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開心符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游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金科玉篆秘蹟元文周書武帝紀詔曰至道弘深混

成無際體色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形散形氣始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既培壤者識嵩岱之崇庶守磧礫者悟渤澥之弘澄不亦可乎

天書 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以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

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燿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 隋書經籍志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實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

剖環 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元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位史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鐺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金｜各持其半云以為約束弟子傳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

縣蓋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縣蓋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縣蓋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麩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釁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碎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上章 見上

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事 隋書經籍志推尋事迹｜｜諸子｜書之｜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命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陽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

道月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也儒五星也

跨石梁而去 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名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色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木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責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生虛確居宗冲元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术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度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壟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

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 見上

全眞 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

神仙不煩妄求 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跳躑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也

女冠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夏四月命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尹喜故宅 舊唐書明皇紀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之｜｜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 舊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人其四子著書改為真經崇元學｜｜｜｜各一員學生一百人

賜名摘盈 舊唐書明皇紀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讓號及實封｜｜｜｜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舊唐書憲宗紀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金籙道場 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名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晳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兩卷老子一軀天尊 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視｜｜｜｜無欲無營不損不害

莫知甲子 舊唐書張果傳有那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壽善惡元宗命算果則憒然｜｜｜其｜｜

飲堇汁 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無昔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醉然如醉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於帶乃悚中出神仙藥徵紅傳墮齒之斷復寧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

金骨珠光 舊唐書葉法善傳詔

曰故道士鴻臚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絶俗貞風無塵｜｜外聳｜｜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

神仙宗伯 舊唐書王遠知傳文曌選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曌選曰生子當為｜｜之｜｜也

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宗紀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先天太后 唐書武后紀追尊老子母為｜｜｜

道舉 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養和 唐書李泌傳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杖端有氣如煙 宋史方技傳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名之者以杖引行｜｜｜｜｜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絶頂見數人食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

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

霞裾雲袂鞚鯉轡龍 宋史夏侯嘉正傳覩一異人於巖之際｜為｜｜為｜氷膚雪肌金玦玉珮浮邱羨門斯實其對彼｜｜之賢｜｜之仙乃吾之肩也

三茅上清 元史世祖紀以｜｜山｜｜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禱有驗命別主道教

黃金神仙符命 元史文宗紀鑄｜｜｜｜｜｜印賜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三山符録 元史張與材傳大德五年名見於上都悝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

豹尾虎齒蓬髮戴勝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而善嘯｜｜｜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崑崙九井 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十洲 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乃人跡所稀絶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養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杠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

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也

反魂樹却死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北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

閬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悅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而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上安｜｜五所｜｜十二所其北户以玄玉爲墉城金臺玉樓相解如流精之闕光碧堂瓊室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所治也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殊濟不可具記

紫水汚 郭憲洞冥記少平妻田氏夢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二年也鄰母以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聲闇誦於口佑常指摘天寶中獨語鄰母忽失累月方歸母問之後復去乃歸母忽見大驚曰行經一歸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仍｜｜｜｜｜朝發中還行云經年乎母問之汝然是何處行朔曰兒瀹衣竟暫息鄰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雲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於虎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拯過痛虎嗤兒｜傷母悲哭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脫布掛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甲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公伯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 見上

捶虎 見上

脫布於樹布化爲龍 見上

三洗髓五伐毛 見上

負五嶽眞圖 郭憲洞冥記李克馮翌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蓋｜｜｜｜｜而至帝禮侍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迹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岐書寶執帝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開｜｜｜帝聞其異徵焉

坐神龜 郭憲洞冥記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慷荊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也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雲母皆赤冬不著裘｜｜｜｜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已見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乎矣此蟲只見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越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 郭憲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邪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極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圓圓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宮封常服此草於｜｜｜｜｜｜｜｜｜亦名洞冥草帝令刻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往草中隔紅泉不得渡 郭憲洞冥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

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捔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烏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此｜｜｜｜｜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迍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纖珠玉為業遊臣入雲煙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與手戟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 郭憲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截紫柱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書｜｜｜｜｜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玉女投壺 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每投千二百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嚮噓壺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

生不知老與天相保 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為門為戶 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効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上經｜｜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

通乎數紀 見上

一如麋鹿一如鴻雁 嚴遵道德指歸論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聞見

王子登 班固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也乃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舜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敬者也從今日清齋不聞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吉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吉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

紫蘭宮玉女 見上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上

仙靈方目可得瞻盼 班固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中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邪不審其｜｜｜｜｜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 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偃月爐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法鼎｜白虎為熱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黃輿 魏伯陽參同契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晧爐定鉢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壯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于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就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文武 見上

刀圭 見上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 魏伯陽參同契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鄭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含盧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圓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鷄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肥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飴 見上 **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犍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沸彼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汚穢細微得調暢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流珠金華 魏伯陽參同契太陽｜｜常欲去人卒得｜｜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閑干陽乃住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

首尾 魏伯陽參同契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銀兩七竅輔翼人瞻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黃芽 見上 **居月之旁其寒悽愴** 王充論衡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

色如桃華 三輔黃圖漢武帝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少壯｜｜｜｜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虎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五彩囊盛柏葉露 三輔黃圖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焉

常致氣於關 荀悅申鑒隣膂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受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昇其膂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是謂要術

存吾春 荀悅申鑒夫物不能為春故使天春而生人則不然｜｜而已矣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張華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萬民皆付西王母 張華博物志老子云｜｜｜｜｜｜｜｜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乘青牛車過關 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去入大秦｜西｜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

隨老子二百餘年 葛洪神仙傳老子有客徐甲少債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債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妻甲甲見女美

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國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咸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隱遁仙人 葛洪神仙傳白石先生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人呼白石先生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叱石變羊 葛洪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名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來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曰羊起於是白｜皆｜為｜數百頭

見東海三為桑田 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舉家見之入拜王遠遠為之起立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去三尸 葛洪神仙傳必欲長生先｜｜｜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

八公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

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八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也

黃櫨簡青玉函 葛洪神仙傳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之｜漆書之封以｜｜之｜一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緣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青泥如髓 葛洪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大夫諫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

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流出｜｜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熟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病愈者使裁杏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米成眞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擲之擲地視其｜皆｜｜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唾盤成魚 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中即｜鯉｜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林脚下

繫虎林脚 見上

青牛道士 葛洪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過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遊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槊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

簡松 干寶搜神記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干寶搜神記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生羽毛騰青雲 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兮升｜｜｜陷梁甫兮觀見三光過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青烏銜符白羽畫江 干寶搜神記吳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遁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

餌飛魚 王嘉拾遺記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渠灼爍千載舒百齡皆死｜｜｜

貫月挂星 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查亦謂｜｜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舍憩以敝日月之光則如暝矣

玉帳高會 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麝電丹王之履數碧蒲之席黃瑩之薦共｜｜｜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

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王嘉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衣｜｜｜｜｜｜｜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玉牒金繩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編以｜｜貯以玉函老子曰更除其繁

奈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存五千言 見上

血清骨勁膚實腸輕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名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

芝田蕙圃 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皆數百頃羣仙種繇焉

金堂玉女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數百間｜｜居之四時閑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斧柯已爛朽 虞喜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代薪｜｜｜｜遽歸鄉里已非矣

金鷄玉犬 任昉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鳴｜｜吠

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 酈道元水經注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也按今本十洲記無此語

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 酈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去矣後為大餘王驛使來寄北方人謂之謫仙也

子晉控鶴 酈道元水經注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履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蕭管之聲焉

能忍寒暑 酈道元水經注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嘿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 酈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乘赤鯉魚 酈道元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賣藥齊市 酈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也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酈道元水經注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以月晦日｜｜｜｜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鱉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壻鄉故水亦即名焉

問鈞車所在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西為放谿水昔縣人遲陵陽縣丞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不談不對 酈道元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

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顏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曰濟於郁洲者也

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酈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一｜｜以來｜｜｜｜｜｜｜｜猛使送寶還手聲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化鵠履 酈道元水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為白｜至閤前廻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黃籙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

屏風上立薰籠上行 李蘩鄴侯外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式西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褥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

脩月戶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與之玉屑飯兩果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仙位有九 段成式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白誌見腹名在璠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閣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廻菌名在錄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丘之相矣

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 見上

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 見上

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間 段成式酉陽雜俎句曲山五芝之｜｜｜｜｜｜｜｜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蟬化上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之｜｜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十二試木鑽穿盤石石穿得神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與之｜｜使｜一｜｜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

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為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

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二桃兆二年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

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廻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矣

元暉升樓 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逢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逢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廻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炭化玉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逐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為｜｜｜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湟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遠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劍登具首斬之

龍宮仙方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有｜｜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蓋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走入殿柱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公遠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遂｜｜｜｜｜｜極疏上失上愈怒命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帖月壁上朗若張燭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於｜｜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

天鐘天磬天鼓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為｜｜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叩為｜｜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史上下相叩名｜｜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婉衿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脉望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嘗吉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過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流綠渠 蘇鶚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槌一顆二蔕有碧棗丹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紬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醑洲人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閱一百步亦謂之｜｜｜｜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沈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鏈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未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遨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上令

謁者賫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 見上

凌風舸 見上

目光長數丈飛篆空中可屈千里 蘇鶚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林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可｜｜｜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遊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閒別或｜朱｜於｜｜則｜｜｜｜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言漢武時事 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顧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脞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沽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彙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

索之即頰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簽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甚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追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頗謂力士曰異哉張果｜｜｜｜常｜｜眞所謂至人矣吾因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張讀

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玷未完留貯苑內後人共掌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待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

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慙愧深珍重珍重鄭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任上清道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元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玉蘂院眞人降 康駢劇談錄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烟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銷眼冷未逢眞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蕣顔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康駢劇談錄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悞於巖嶂之間不覺逆行數日所齋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迨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絶足於枵腹請以食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且之狀俾於藥室

取錯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取錯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應將淺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應失道曰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筆載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躭味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名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叱白龍 杜光庭錄異記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棄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此丨者江中丨丨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

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皐修三田岑一峯 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上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名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名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

白日判陽夜判陰 杜光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身居赤城名在絳闕 邵博聞見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往從之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賣墨 張邦基墨莊漫錄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丨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悅恨不已必呂公也

吸初日光 蘇軾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丨丨丨丨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賚 趙德麟侯鯖錄少遊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丨丨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 陸游南唐書陳曙傳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丨丨丨丨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閒之者曙必自外來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從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醉岳陽 鄭景望蒙齋筆談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

過洞庭 見上

負笈賣藥如韓康伯 王楙野客叢書傳徐鉉序中謂有彭汭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近於台州上昇偏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

綠毛覆體 王楙野客叢書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

水仙 王楙野客叢書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為｜｜為河伯婦

河伯婦 見上

吉人之津 譚子化書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

正一 譚子化書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蕩穢名五帝之氣伏虺役五星之精 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名氣以母名子孰敢不至也夫｜｜者必｜｜者必｜｜｜｜｜｜｜｜苟名不至穢何以蕩｜｜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為珠玉之房 譚子化書大人節悲辛誠情怒得瀨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含所以收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

魄藏魂藏 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主水者｜｜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之

如白璧 陶宗儀輟耕錄釋如黃金道｜｜｜｜儒如五穀

騎鶴化 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彖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名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頓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逢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藤而逝方外者流謂之｜｜

借鶴 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仙｜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黎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篠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洛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 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在水上｜｜｜｜｜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碧落侍郎 林坤誠齋雜記沈義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柱玉盤賜之後授官為｜｜｜｜

種頃刻花 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上擲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天地之間 管子｜｜｜｜謂之鬼神 祥使 管子鬼神以｜｜ 役使鬼神 管子龍闘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而愚者信之 堯五吏 管子昔｜之｜｜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屬之祭祭堯之五吏

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鮑以爲殼 清商 管子其下｜｜不可得泉注清商神怪之名 慶忌 於蟡 管子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長尺而人物具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闞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馬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冠右袪衣走馬前疾見上俞兒見上以道涖

天下其鬼不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丨丨丨丨丨丨丨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輔道德文子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山水鬼神墨子子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者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

天鬼見上生者理之必終列子道終於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丨丨丨丨丨丨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歸其眞宅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丨丨丨丨

入門返根列子黃帝書曰精神丨其丨丨骨骸丨其丨我尚何存

夸蛾氏二子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丨丨丨丨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形當作

行

操蛇之神見上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丨丨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變物形易人慮見上委蛇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誅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之處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峳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丨丨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見上戶內煩壤雷霆處之見上倍阿鮭蟹見上泆陽見上方皇見上無命有命無鬼有鬼莊子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丨丨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丨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丨丨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丨丨耶

風采光景鶡冠子神徵者丨丨所以序怪也丨丨

伏鬼立魅荀子夏首

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丨丨也印視其髮以為丨丨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

勾芒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勾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祝融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蓐收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少皞氏裔子曰該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

元冥 呂氏春秋其神丨丨注少皞氏之子曰循為元冥師死祀為水神

黎丘奇鬼 呂氏春秋梁北有丨丨部有丨丨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

傷死鬼嬈時既神漠 淮南子是故丨丨者其丨丨丨丨者其丨丨丨丨注嬈煩嬈善行病祟人

九嬰大風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丨丨丨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注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

循虛出入 淮南子枕戶檻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丨丨而丨丨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捅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誡之

上駢桑林 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丨丨生耳目丨丨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注聖人曼云揚子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丨丨

靈場宜夜 揚子丨丨之靈壇鬼神之威丨丨矣乎注吳秘曰丨丨也施於暮夜則見悚

司過之神 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丨丨丨丨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

神降於莘 國語十五年有丨丨丨丨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鬼道 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丨丨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

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丨丨丨丨于丨丨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大事官成

刑神 見上

神叢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丨丨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藉神三日 見上

陽侯 戰國策寒漏舟而輕丨丨之波則舟覆矣

湘君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登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滈池君 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丨丨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過知一歲事見上白帝子史記漢高祖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丨丨丨也化為蛇當道令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老嫗夜哭見上如蒼犬史記呂后紀二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丨丨丨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丨丨丨丨丨丨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上八神史記封禪書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丨丨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瑯邪瑯邪在齊東方益歲之所始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小鬼之神者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丨丨丨丨

氣成五采若人冠纓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丨丨丨丨丨丨

若見五人於道北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聞其言不見其人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丨丨丨丨丨丨云

嶧山君地長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彘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丨丨丨丨丨丨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今祠官領之如其方

武夷君見上陰陽使者見上八通鬼道史記封禪書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丨丨之丨丨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亦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丨丨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竈鬼史記封禪書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亦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丨丨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馬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神君書法史記封禪書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丨丨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丨丨按漢書作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

聞若有言萬歲史記封禪書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丨丨丨丨丨云

當道野人史記趙世家簡子出有人丨丨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商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爾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丨丨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宣室前席 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丨丨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丨丨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所以然之狀

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少時為人舍長舍客丨丨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靈之下若風馬 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旃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丨丨丨丨丨丨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惠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志后土丨丨昭明三光注張宴曰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迪嘗 漢書禮樂志登成甫田百鬼丨丨

金馬碧鷄之神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火祖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丨丨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五帝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丨丨所司各有時也

瞰室 漢書揚雄傳高明之家鬼丨其丨

還帷坐而步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丨丨丨丨丨丨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白衣老父 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丨丨丨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後漢書光武紀注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皇帝配食馬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微幟尚赤服色於是迺正

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 見上

伏閉 後漢書和帝紀六月己酉初令丨丨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

桃印五色難止惡氣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

楙其禮呂朱索連葷菜彌年朴蠱鍾呂丨丨長六寸方三寸丨丨書文如法呂施門戶代呂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葷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呂丨丨丨

葷茭螺首桃更 見上

十二神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丨丨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唯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後者為糧 見上

東陵聖母 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有丨丨丨丨丨丨也

松子亭神 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耆舊傳曰有丨丨丨下有丨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

以杖撞地輒成井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丨丨丨丨丨丨丨

援之餘靈 後漢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丨丨丨丨也

龜神形見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臘日晨炊而丨丨丨子方者至孝有仁恩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臘日薦黃羊 見上

竈神黃衣披髮 後漢書陰識傳注雜五行書曰丨丨名禪字子郭衣丨丨夜丨丨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子郭 見上

神數下言 後漢書琅琊孝王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丨丨丨丨官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邱轄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丨丨丨丨之丨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神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女魃 後漢書張衡傳丨丨北而應龍翔

游光 後漢書馬融傳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猗罔兩拂丨丨枷天狗緤墳羊

救葛陂君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丨丨丨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主地上鬼神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丨丨丨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

鹽水神女 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丨丨

有丨丨謂廪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廪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廪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思同山有碧鷄金馬丨丨丨丨丨丨注今廣州揚波縣王褒碧鷄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栗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帝紀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丨單丨黃巾丨丨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為求相代

魏志杜畿傳注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丨君丨丨丨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

遣婢相聞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丨丨丨與其神丨丨丨

石邱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丨丨丨神有丨丨丨

聞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丨丨丨之丨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後聞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即僕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廪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談老子言無丨丨丨丨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丨丨丨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丨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隕絕

朱衣介幘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丨丨丨丨丨丨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丨丨皆丨丨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丨丨惟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丨丨丨丨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予舍西土瓦中人

晉書鄧潛傳初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天使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丨丨其丨丨丨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

道為貴人所識

天上京兆 晉書王矩傳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被使名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苻堅載紀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深山父老 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見一｜｜鬚髮浩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畚值 見上

苑窳婦人寓氏 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

鬼哥子夜 宋書樂志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三十二壁鎮金一餅 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與將軍為信三十二壁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

殿窓戶應聲開 宋書文帝袁皇后傳后亡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

｜諸｜｜｜｜豁然｜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錢二十八文雜宅四角 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劉湛為祟 宋書殷景仁傳劉湛與景仁素善湛居外任景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

蔣王出盪 齊書東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齊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稷是｜之｜｜非陰氣之生

還神十牛并斬諸刼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刼逃入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百姓悅之

不與神牛 齊書李安民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著屐上聽事

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

足狗肉便了事

何用階級為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

事神謹得美遷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故｜｜

賜弓二張齊書扶南國傳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塡夢神｜｜｜教乘舶入海混塡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塡舉弓遥射貫舶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塡娶以為妻

摩醯降靈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迦仙上表那迦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嘗降於摩耽山詔報曰具｜｜｜｜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遥深欣讚

憤王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

見識貴臣被知英主梁書周興嗣傳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卒｜｜｜｜言終不測所之

此中殊吉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

手各有所持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自稱少從武帝征伐

南史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顧悉其事因使指揮事畢忽失所在

患腰痛請療南史張融傳東海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死雖為鬼痛猶難忍｜｜之秋夫曰云何曆法鬼請為為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顧吳郡部伍尋至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方山白馬廟見上

授玉手板南史齊蹶章王嶷傳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揮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一｜｜｜｜｜由是諸雜神並除按監本作唐堯重去四凶

神影有酒色南史梁宗室猷傳猷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亦｜｜｜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鞭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祈請

堯廟重去四凶南史崔祖

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

巨蛇繞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丨丨長二丈出丨祠丨俄而注雨歲大豐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曹景宗傳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時並目覩焉

此中有王有相 南史范雲傳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丨丨丨丨丨丨

時時有彈指聲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醊去而復來者百餘日丨丨丨丨丨

三寸絹丹書日月字 南史蕭叡明傳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丨丨丨丨丨為丨丨丨母服之即平復

枯桑君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丨丨丨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天女相偶 魏書聖武帝紀初聖武帝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歘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丨丨也受命丨丨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希恩感夢 魏書宗室澄傳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叙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凶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從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丨丨而丨丨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請雨不驗鞭像一百 魏書南安王楨傳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祠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丨丨丨丨遂丨丨丨丨是月疽發背薨

狩山雲霧 魏書和跋傳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

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丨丨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我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去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丨丨校獵忽遇暴風丨丨丨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太山府君子 魏書段承根傳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丨丨丨丨丨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被

處分為高崇妻 魏書宋顥傳顥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顥夢見之向顥拜曰新婦今｜｜｜｜｜｜故來辭君泫然流涕顥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

執杯酒似若獻酬 魏書夏侯夬傳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彊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縮水脈 魏書尒朱兆傳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壘波津令為之｜｜｜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自稱湘女去 魏書慕容暐傳有神降於鄴｜｜｜｜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

車騎聲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殷殷轔轔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茆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青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榮從據并州抵揚州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壘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

陣外士馬四合 北齊書神武帝紀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教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廻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馬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益神助也

兩齒絶白長出於脣 北齊書武成帝紀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壝蒐之內忽有車軌之轍 北齊書後主紀癸丑祈皇祠壇｜｜｜｜｜｜｜｜｜｜｜｜｜｜｜按驗傍無

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城隍神 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葦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葦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皆從行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故也

回動輕漂有異生人 北齊書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白衣人 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祠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隋書韓擒傳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輿馬自止飄風旋繞 隋書周羅睺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策之不動有｜｜｜｜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 見上

三童子 隋書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柏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圍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謂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賜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眞先生贈太中大夫

水中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忽然｜｜｜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畢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天帝人帝 唐書禮樂志以高祖配五｜｜太宗配五｜｜

為公呵禦 唐書蕭遘傳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得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摭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遘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遘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妬女祠 唐書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鬬戰神 唐書安祿山傳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者既而娠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室中光曜見星冠絳衣 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神人｜｜｜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 宋史禮志帝於大中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今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

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燄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名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

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使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見者駭愕

文成聲息 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絶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始｜

舌三疊如餅 宋史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

｜｜｜之｜｜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覩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敘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剌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

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搤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喝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耶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拒闕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宮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宮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宮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飛獸 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於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為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糈毛采

十輩 見上

各在一搏 山海經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注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

帝江 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也

紅光 山海經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之所司也

天吳 山海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

帝之二女 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櫞其草多葌蘪芍藥芎藭｜｜｜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

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山海經有神人｜｜｜鍾山之

二八連臂 山海經有神人面蛇身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脅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

後世為聲響 越絶書公孫聖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鏗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鋒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鍜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傽傽明者去昭昭就瞑瞑見兩鑑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鐘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墻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我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太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

三呼聖三應見上

彷彿之間音兆常在越絕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神不勝道妖不勝德劉向新序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而｜亦｜｜｜｜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夫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嬰鬼焦氏易林衆鬼名曰｜｜不可得祀

風吹雲却焦氏易林朝生夕死菑虐｜｜｜｜

聚焦氏易林｜｜中有大怪

守門破盆毀罌傷瓶焦氏易林｜｜曰｜我｜｜｜｜｜空虛無子

貧鬼相責焦氏易林鬷鬷鬷鬷｜｜無有懽怡一日九結

偶嚴遵道德指歸論鬼神｜｜聖人治陽治陰者｜｜治陽者殺奇

治陰殺養物於陰嚴遵道德指歸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神｜｜｜｜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

風雨還軍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吳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以｜｜汝｜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前潮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樓船之卒三千餘人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年伍子胥從海上穿造吳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

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潘侯者｜｜｜也｜｜｜者｜｜｜也

食虎 王充論衡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

思念存想所致 王充論衡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之｜｜

象氣為鬼 王充論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度朔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 蔡邕獨斷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毆疫鬼也

桃弧棘矢土鼓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之｜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也

太乙之精 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

請問姓名 云我是｜｜｜｜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司命 荀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立服帶綬

滿置官屬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鮑君神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麕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徑澤中行望見此麕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麕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耳

李君令我目愈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漑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斬也

石賢士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輜輦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天孫 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曰｜｜言為天帝孫也主名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破魚腹得書刀 干寶搜神記宮亭湖孤石廟嘗

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馬

巨靈手迹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干寶搜神記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

如願 干寶搜神記盧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

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夜叉駒跋 王嘉拾遺記丹邱之地有｜｜｜｜之鬼能以赤馬膩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元衣又見一神｜｜｜｜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

雷杼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

青溪小姑 劉敬叔異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紫姑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註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朝產暮食 任昉述異記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之｜｜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神女擣衣 任昉述異記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於此｜｜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磉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於｜｜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金魚神 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唐述 酈道元水經注南山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羌目鬼曰｜｜｜｜注

祀祠有感則雲與之 酈道元水經注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屈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趨寺神平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萬仞窺不見底｜｜｜｜｜｜｜｜｜也然後敢度

石養父母 酈道元水經注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屈一祠謂之｜｜｜｜石龕木主存焉

造山

川出河酈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嚴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所謂巨靈鼎屬首冠靈山者也

壁流渚上波蕩上岸酈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梓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壁於河明日｜｜｜｜｜｜遂斬匠而還

悲鳴則河決鼓動泉流聲絕水竭酈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則｜｜｜｜則｜｜湘東陰山縣有侯壘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見上首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酈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於是水之上也注名曰一作逢君

鬼見白日酈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敵壘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娟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秉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馬兼為差代以旌幽

中之訟幽中之訟見上改葬孤竹君子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馬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海神豎柱酈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為之｜｜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百蟲將軍酈道元水經注又有｜｜｜｜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忖留神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柱橋也舊有｜｜｜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鄉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脩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聖女酈道元水經注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酈道元水經注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獸難得見見者似狗所未詳也

酒杯恒澹澹　酈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冰勵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衣苔帶藻揚聲悲歌　酈道元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舟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灘夏水迴復沁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

布裹篙足　酈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

聲乃以｜｜｜｜

以三月還鄉水暴長　酈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温冢二子之靈常｜｜｜｜｜｜｜｜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今所謂馮李也

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酈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

枚江白虎王君　酈道元水經注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

何不豎豹尾　酈道元水經注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忽然不見

分風擘流　酈道元水經注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

摘花釣魚皆當先請　酈道元水經注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

風吹別分隨偃而輸　酈道元水經注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徼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君奴不謹盜銀三餅　酈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經注王歆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日顯戮以銀相備視則奴死銀在矣

河伯下林　酈道元水經注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為｜｜｜｜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霑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桃人茅馬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

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所騎之馬亦變為｜｜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

女青亭 顏之推還冤記｜｜｜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

五通 柳宗元龍城錄柳州舊有鬼名｜｜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覆鼎 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明皇懼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明皇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明皇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攜火於殿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肪蠅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紫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

無支奇 李肇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久乃以告官刺史曰｜｜｜｜按今本山海經無

李陽大隻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

攜雙鯉咤於營門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酉陽雜俎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窓櫺中觀之見｜｜｜｜｜｜｜｜｜如圖畫者久之一噫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願得大臣為夫 段成式酉陽雜俎檀鼓於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為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冠至鼓當自鳴後冠至鼓輒自鳴

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婿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弓隆執明 段成式酉陽雜俎甲子神名｜｜欲入水丙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呼之入火不燒

驅除大將軍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道施

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感爾相容因留贈銀鐶一雙

鬼言三年人間三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擲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

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迓其酒嘗之味如水矣洽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鬼絜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益｜｜也

色如藕絲日中無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覺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攜於｜｜｜｜

墻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正已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因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累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鬼市

肇下歲時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柴云是枯螢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六街數絕行人歌九衢莊莊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主三品以上食料

鍾輅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名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起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過太官進食有餻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名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名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相敵

蘇鶚杜陽雜編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鹵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忘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與朕｜｜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甚長自寺門外至佛殿先是閣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閣人驚悟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輧名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天鼓動

張讀宣室志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緑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丨丨且丨丨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

擁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丨者乃丨丨也生丨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丨丨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沿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丨一大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丨丨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人謂喬曰我友人丨僕射丨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項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懽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交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青蛟螭詞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馬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鱷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

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塡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鮫鯉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葢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卜｜｜｜｜之｜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寢興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錄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盻蠁間｜｜｜｜｜｜衣以青衣碧衣｜｜｜｜｜｜｜｜｜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鄩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

之俱為讐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别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馬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鄩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欣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倖倚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妶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名同列者命酒開筵為懽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與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懽洽酒酣畧無所恡錄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何似當時惜酒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中年尉李鄩寓居圃田有别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愁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尫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鄩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盃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鄩曰｜｜｜｜｜｜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寢瘵惙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親名李生而說之

鍾離大王

杜光庭錄異記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

泝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和見時似道流形

盤古三郎

杜光庭錄異記廣都縣有｜｜｜｜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由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岳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過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伏復迴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也

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闕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祗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服襤褸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遇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數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求誠願為述姓字若得南山背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背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數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背神沾泪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贈須臾背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欻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背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洄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鄙說

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以宏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

十神

沈括夢溪筆談｜｜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一曰太一一次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亦領太史時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綦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踰月巫醫彈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鞾雙足乃捉其小者剜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

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榻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丨丨之象觀此題相記似丨丨丨丨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福慶 何蓬春渚紀聞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襄表二百幅當為作一丨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丨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危髻古裳笑語花圃 邵博聞見後錄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丨丨丨丨衣婦人數輩丨丨前丨丨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然不見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過丨丨有丨丨漸逼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地遠天涯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

黑牛衝突 馬令南唐書紫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丨丨二頭丨丨丨丨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帝

衣黃半臂舉手障面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大夫丨丨丨丨丨丨一丨丨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馬按喬陳喬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

蒼王 葉夢得石林燕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丨丨蓋以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宦局正門裏皆於中閤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空中黑旗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於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丨丨有丨丨丨現冥霧四台卒大恐引去閭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西山十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以占吉凶極驗

筧頭神 陸游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

連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今參政照隣乃其後也

四金甲人 王明清揮麈後錄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

麻胡 王楙野客叢書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烏野七神 王楙野客叢書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眞子以為豬蔡寬夫以為｜｜｜｜泠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泠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泠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

烏蠻鬼 見上

寬經幡 郭象睽車志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藝尊勝呪幡數紙常宿鉛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人｜｜｜耳許之忽不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碧衣赤幘引臂登雲 馬總唐年補錄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一人｜｜｜｜｜｜｜曰天名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匱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皆在前風車為殿

牀婆子 曾三異同話錄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可據甚以為窘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

索索如蟹行聲 異聞總錄邢太尉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璞太尉宅纔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宇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渾褻無所間斷至盡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餘之夕置篊架上羃以布悉名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舁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篊內｜｜｜｜｜｜｜｜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長恩 秘閣閑話司書鬼曰｜｜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髮山神祠方注香神自悼中冉冉而出古服裳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為公至

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曰雨候甚適只在來朝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盤塘江水仙 陶宗儀輟耕録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浦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斂袵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丨丨丨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生白犢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無故丨丨丨丨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視門見血便上北山 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閤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國沒為湖

援戈撝日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丨丨而丨之丨為之退三舍

殺降不得侯 史記李將軍傳廣常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丨已丨此乃將軍所以丨丨丨丨者也

身盡痛若有擊者漢書田蚡傳蚡疾｜｜｜｜｜｜謔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擊笞欲殺之竟死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祭孝婦天立雨漢書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反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冢

因表其墓｜｜大｜歲熟

揚水示虜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盥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以｜｜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冠雀銜三鱣飛集講堂前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魚｜｜｜｜｜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大鳥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澧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兔擾室木連理漢書｜傳邑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邑自非寒暑節變未嘗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其｜傍又｜生｜｜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竇氏之祥後漢書竇武傳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焉

舍側湧泉味如江水後漢書姜詩傳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富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忽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玉衣覆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其上者常共怪之

天子羨思慈親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宗廟得玉璽一方一寸九分文曰｜｜｜｜｜｜｜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吉廟

入林哀嘆笋為之出吳志三嗣主傳註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笋冬節將至時笋尚未生宗｜竹｜｜而｜｜｜｜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

氷解鯉躍晉書王祥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氷東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

黃雀入幙見上

放龜晉書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鷹雉棲梁猛獸擾庭晉書許孜傳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其｜麋鹿與｜｜｜其｜圓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錫金蒔玉晉書孝友傳序亦有王誠上感明祇下贊郭臣致｜｜之慶陽雍棣｜｜之祉烏馴母羽巢叔

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烏馴丹羽鹿呈白毳**見上**雙鶴警叫**晉書吳隱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收淚視地便有堇生**晉書劉殷傳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顧垂哀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馬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藉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七年粟**見上**誦經械脫**晉書苻丕載記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觀世音｜至夜中土開｜｜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磚竈前忽生泉水**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鄉隣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焉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越王石清徹無隱**齊書虞愿傳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蔽**兩楯流來接之得過**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鹿應聲去魚次第來**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取食乃去**朝採茶子暮已復生**齊書韓靈敏傳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茶半畝｜｜｜｜｜｜｜以此遂辦葬事**雀三足飛集廬户**梁書夏侯詳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來｜其｜｜衆咸異焉**空中忽見聖僧**梁書鄱陽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當避善人**梁書傳昭傳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出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詣門貨漿量如方劑**梁書陸襄傳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兩瓜分一相遺**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慧眼水**梁書江紑傳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勑谷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梁書庾黔婁傳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至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按易黔婁父

性冥通 梁書阮孝緒傳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名之母曰孝緒｜｜｜｜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嘆其孝感所致

鹿滅所獲蓡 見上

枯苗更生 陳書吳明徹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已｜｜明徹疑之謂為紿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表奏通天臺 陳書沈炯傳荆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閒淩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

甚不惜放卿還 見上

白鷰巢庭 陳書馬樞傳少屬離亂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一雙｜其｜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豺狼絶迹 陳書司馬暠傳丁父艱哀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嘗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

華竟齋不萎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竹為燈纘枝葉大茂 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照夜此纘宿昔｜｜｜｜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雙鶴來下 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域在外營求孜孜不怠一旦｜｜｜｜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南史庾子輿傳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

三丸藥 南史丘傑傳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

有神服之下科斗子數行江氏世保此甌東作不茂憂勤克已祈請

旱疫平 魏書太武帝紀上春小旱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

捐灰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於廁中乃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

繡衣丈夫再拜謝德 魏書裴安祖傳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龍道無風雨之異 魏書崔挺傳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丈草高祖甚怡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奚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奚受使者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遠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此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不復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

地陷得銘 梁書吳悉達傳判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父｜認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蛇頭斷袴襠 北齊書陸法和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

斷頭牛徵命 見上

孝魚泉 周書陸通傳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

猫為犬所乳 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內生芝草數莖又有｜｜｜｜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雒其門閭

漂材木充堰 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青虵乘高而下 舊唐書楊朝晟傳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視其跡水隨而沈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茅土之慶 舊唐書李全忠傳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母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

盧老 舊唐書崔咸傳咸父鋭初佐李抱真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游客鋭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尚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

願以為志感之主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

檜解必雨出游必霽 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帥荊南州或旱｜｜｜或久雨遇｜｜｜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堂產芝草 唐書李迥秀傳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武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犬乳隣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神許 唐書鄭潛曜傳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劍躍 唐書王潮傳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吾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吾以為主至審知｜｜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嘆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羣鹿馴擾 唐書褚無量傳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不復根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馬不嘶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營常山西以十餘騎微渡滹沱覘敵過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偶不嘶以免

六子皆赤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與劉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為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擲｜｜｜｜

渾花 見上

鬢上花 宋史五行志紹興間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鑿氷得鱖 宋史查道傳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取之｜｜尺許以饋

竹杖生柯葉 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以為｜後｜｜｜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

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燦燦｜｜｜｜越翌日父瘳

牘上書皆驗 遼史孩里傳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墜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悞執汝｜｜｜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

蛇自鞾中墜 元史察罕傳常行困脫鞾藉草而寢鴞鳴其傍心惡之擲鞾擊之有｜｜｜｜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

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湖生雕胡 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太湖｜中後自｜｜｜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馬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青衣童子授蚺蛇膽 干寶搜神記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虎送野肉 干寶搜神記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北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北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母至孝曾有仙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雌雄雙至各｜｜｜｜參焉

飛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洒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醎俗謂之醎鄉昭

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

醎鄉 見上

甘泉自湧 王嘉拾遺記曹會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清美於常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銜環報德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屋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白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

榆鞭豎地成林 酈道元水經注梁睢字始城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睢將移居枹罕出頃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睢以所執｜｜｜｜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

紫雲沓起甘雨登降 酈道元水經注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人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郭 酈道元水經注門南隅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

陳君立昔｜｜｜｜｜｜｜

虎乳 酈道元水經注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常｜之百餘日卒令林木坐茂號曰孝子墓也

天為出平石至江膂中 酈道元水經注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膂水｜｜｜｜｜｜｜｜｜｜｜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酈道元水經注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後下巳女於水中將渡徑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

羣烏

銜鼓 酈道元水經注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集顏烏所居之邨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鄭風 酈道元水經注谿水下注大湖邪谿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宏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宏少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邨人貧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邪其感致如此

誦書愈病 柳宗元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頌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

兵曹鳥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遣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蘩草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驚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為｜｜｜

芝生一宿葩蓋盈尺 見上

雲氣五色遍於州郭 見上

放龜報恩 李肇國史補韋丹少在東洛嘗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水中徒步而歸後｜｜

一酹而堅氷陷一釣而沉詔獲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銜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譴爾吏酹氷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下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得非精誠之至乎

犢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酹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上有｜｜｜｜｜｜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犬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閹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因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尚｜｜其｜｜其｜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羣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追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數百俱｜｜｜｜｜｜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

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歸魚直 張讀

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丨汝丨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

鼠報 玉泉子進士李昭暇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暇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暇不春及第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主司

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 彭乘墨客揮犀冠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城破乃批奏狀之日 司馬光涑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彬曰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遽批詔到而城已破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菜花成荷佛坐花中 沈括夢溪筆談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圃中丨丨悉丨丨花仍各有一丨丨於丨丨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敬佛甚篤因有此異

出入羊犬聯隨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諸生醵金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每丨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

天賜酒量 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宴近臣常盡懽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杯畢顧審琦曰丨必丨汝丨丨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飲水不饑 郭彖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丨丨丨丨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杯果不飢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冥築殷若臺 祥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丨見丨臺云名丨丨待文達也

金蝦蟇 李玫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當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悉令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丨丨丨丨躍出也

讖

大螾大螻 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

草木秋冬不殺 見上

金刃生於水 見上

赤烏銜書 見上

瞽史記 國語｜｜之｜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史記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秦讖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是出矣

三神之令 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髭頤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

朱書 見上

頻水清灌氏寧頻水濁灌氏族 史記淮夫傳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頻川頻川兒乃歌之曰｜｜｜｜｜｜｜｜｜｜

赤精子之讖 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注應劭曰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

璧有七張伯盜一 後漢書郡國志注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曾歲以為神

當塗高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

劉氏復興李氏為輔 後漢書李通傳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

彭亡 後漢書奉彭傳彭所營地名｜｜聞而惡之欲從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王梁主衛作玄武 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讖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帝以野王衛之所從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

增益圖書矯稱讖記 後漢書

譚傳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烏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

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孔為赤制 後漢書郅惲傳漢歷久長｜｜｜｜注言孔子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五七 後漢書蘇竟傳｜｜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注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綈袍秘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內學 後漢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白首同所歸 晉書潘岳傳岳曰可謂｜｜｜｜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截齊便去 晉書齊王冏傳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耳識者聞而惡之又謠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張字分明 晉書張軌傳張軌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

白點成二十八宿 見上

華山玉版 晉書慕容儁載記初石季龍使人採策於｜｜得｜｜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

以栗擲柱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逆｜此｜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 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期歲而貴矣

得八車幅 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如中丞健步碎道者至是果遣焉

魚登日輔帝室 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讖曰｜｜｜｜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濟江休之眾潰與軌等奔襄陽

樵所得貂蟬一具 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時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蟬珥之兆 南史朱异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

太原王宅 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銅拔打鐵拔 北齊書神武紀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為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高末 北齊書幼主紀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 隋書劉昉傳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

射雉之符 隋書麗晃傳高祖晃之傳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知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

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

黃班青驄 隋書韓擒傳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馬發自壽陽渎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焦梨狗子 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葉然兩頭河邊羖䍧 北史齊文宣帝紀先是童謠曰一束葉兩頭然河邊羖䍧飛上天｜｜｜｜於文為高｜｜｜｜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

羊飲盟津角拄天 見上

拔暈 舊唐書懿宗紀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帝累以鄆王即大位

豆入牛口 舊唐書寶建德傳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勢不能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起梁 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馮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喻意銑大悅

五娘子 舊唐書李君羨傳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

牛繼馬後 舊唐書元行沖傳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捷繼晉受命考校謠讖持著論以明之

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 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謠曰｜｜｜｜｜｜既而旋其袖曰｜｜｜｜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日月照霜雪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回首自消滅

側堂堂撓堂堂 唐書五行志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謠有｜｜｜｜｜｜之言太常丞李調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契苾兒歌 唐書五行志永淳後民歌曰楊柳楊柳漫頭駝垂拱後東都有｜｜｜｜皆淫艷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

心卜 宋史后妃傳李宸妃既有娠從帝臨

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

左持干戈右持俎豆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手｜｜｜手｜｜｜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

六齒皆赤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喜與里中惡少遊處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衆以博投投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

古磚隸書 宋史聶冠卿傳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有｜｜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

秦亭 宋史余靖傳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准｜也

抽書占 宋史陳埧傳埧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

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架上｜｜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埧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天水碧 宋史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之望也

柴入火必焚 遼史魏璘傳應歷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其言果驗

風吹幞頭與浮圖齊 遼史張孝傑傳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孝傑｜｜｜｜｜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玉版金璧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劉勰文心雕龍昔康王河圖陳於東

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録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菟見犬其勢必驚 酈道元水經注典略曰睢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大｜｜｜｜宜急去菟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

鸜鵒銜一魚袋 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快快數日而加大夫

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録河南孔尹温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既飛去｜下方｜｜｜｜｜｜｜極異之無幾卻除此官

我兄即到豈奈我何

鍾輅續前定録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絶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哉

遇牛迴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上至陝因望鉄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方｜今見牛也朕將迴爾

鏡影成相字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忍｜｜｜

明堂火珠詩 孟啓本事詩崔曙進士作｜｜｜｜｜｜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糾繞成及字 張耒續明道雜志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黄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一｜｜余曰此乃佳兆蓋閩人謂

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見上

榮登在即賭彩選 吳處厚青箱雜記原武鄭公戰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一一一一生皆負獨戰贏數百緡是歲第三人及第

半堂食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一一一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楊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累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龍舉頭獬掉尾 吳處厚青箱雜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造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一一一一一一一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殷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獬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巳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三羊五馬 吳處厚青箱雜記麗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一一一一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

去海十里過山萬重 吳處厚青箱雜記寇萊公少時作詩曰一一一止一一一一一應一一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也

人踏金鼇背上行 吳處厚青箱雜記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一一一一一一一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鼇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讖耶

秋風亭句 王偁東都事略寇準舉進士為巴東令巴東有一一一一準折韋應物一言為二一曰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讖者知其必大用

黃樓玉局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知徐州作一一一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師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歎老病未歸身一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寫八賦不脫誤一字 周輝清波雜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一平生所作一一當一一一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

金帶圍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周輝清波雜志紅藥而黃腰號一一一初無種有時而一一一一一一一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倅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

一出四枝 見上

曹門高 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一一一未幾慈聖太后受册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興慈聖皆垂簾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玉帶圍頹 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人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過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頹字可用為末句曰他年家渥澤方一一一一歸為同舍頹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舉附驥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一竿岐為二 陶宗儀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生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一一上一一一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云

鑿成金世昌 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三字 陶宗儀輟耕錄白廷王先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一一一一一一一必昔

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唱胡十八小令 陶宗儀輟耕録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知識緯者謾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折而為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折為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自題桃符 陶宗儀輟耕録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辛亦識也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下兌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散師不果伐宋

五丈夫 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署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二日鬬 晏子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遊華胥國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于｜｜氏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寢虛若處牀 見上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甚飽夢與甚饑夢取 見上

神遇 列子｜｜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過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不夢 見上

八徵六候 列子覺有｜｜｜夢有｜｜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神交 見上

君僕 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囈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蕉鹿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夢分人鹿 見上

君乎牧乎 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固哉某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

周為胡蝶胡蝶為周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之夢｜｜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夢鳥厲天夢魚沒淵 莊子且汝｜為｜而｜乎｜｜為｜而｜於｜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髑髏見夢 莊子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駮馬朱蹄 莊子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乘｜｜而偏｜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莢

秋柏之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矣

煬竈 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索形期得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續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其｜｜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

夢受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之夜｜｜｜｜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醜夢 淮南子身有｜｜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不勝正行 見上

行者思居者夢 淮南子｜｜｜｜於道而｜｜｜｜於牀

規其臂以墨 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賀夢 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

黃能入寢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於｜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

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即以連弩射之始皇夢｜｜｜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黃蛇自天屬地 史記封禪書文公夢｜｜｜｜下｜｜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繆公上天 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

草蘭為符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幸之而予之｜｜｜｜遂生子名曰蘭

顏若苕華 史記趙世家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分｜｜｜之｜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

衣偏袈乘飛龍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之衣｜｜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袈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日入懷夢 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特王美人｜｜｜｜其｜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

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頗見其衣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夢青蠅矢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王｜｜｜之｜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竈居樹上 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銅人起立 漢書王莽傳莽夢長樂宮｜｜五枚｜｜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

飛蟲著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無數赴｜｜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

捫天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嘗夢｜｜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噉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咤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首陽神馬 後漢書五行志注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有｜｜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史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八厶子系十二為期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有十二乎

乘赤龍上天 後漢書馮異傳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人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大殿極上三穗禾 後漢書蔡茂傳茂初在廣漢夢坐｜｜｜｜有｜｜｜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禾失為秩 見上

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 後漢書鄭康成傳夢孔子告之曰起起｜｜｜｜｜｜｜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

講於陰堂之奧 後漢書周磐傳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

帶印綬登樓而歌 後漢書張奐傳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奐｜｜｜｜｜｜｜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呂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虎銜雷公 魏書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夢二｜｜｜｜雷公若二升椀故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

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吶手捧日 魏志程昱傳注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丨丨丨丨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山上流水 魏志鄧艾傳初艾當伐蜀夢坐丨丨而有丨丨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八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瓦化雙鴛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丨墮地丨為丨丨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三夢芻狗 魏志周宣傳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丨丨丨丨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夢猪嚙足 蜀志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丨丨語子平曰吾今年衰丨丨矣

井中生桑 蜀志楊洪傳注益都耆舊傳曰何祗嘗夢丨丨丨丨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奇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蜀志蔣琬傳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大見血者事分明也丨丨丨丨丨丨君位必至公大吉之徵也

腸繞闇門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母懷姙堅夢丨出丨吳丨丨寤而懼之以告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松生腹上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丁固為尚書夢丨樹丨其丨丨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吞易三爻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丨之道士言丨道在天丨丨足矣

三馬一槽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頸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丨丨同食丨丨甚惡焉

日環城 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丨丨其丨

三刀 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丨丨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宴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生八翼飛上天 晉書陶侃傳夢丨丨丨丨而丨丨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得大象 晉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丨丨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 晉書謝安傳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

斷盤囊 晉書鄧攸傳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丨其丨丨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 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因起驚說之朱氏曰烏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羣魚負羊 晉書佛圖澄傳季龍常晝寢夢見丨丨丨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立氷上與氷下人語 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丨丨丨丨丨丨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脚肉被啖為却 晉書索紞傳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丨丨丨丨丨丨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魚變為人 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丨丨丨丨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日精 見上

金面丹唇 晉書劉曜載記咸和三年夜夢三人丨丨丨丨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

天神遣使者命拜龍驤將軍 晉書苻堅載記健之入關也夢丨丨丨丨丨丨朱衣赤冠丨丨堅為丨丨丨丨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悚服

鬼兵 晉書姚萇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丨丨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聞鼓吹 宋書樂志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擣每寢輒丨丨丨丨有人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爾擣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丨丨丨既而至一山峯嶺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丸土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丨丨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此絹足度 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丨丨丨丨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天門開 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關陝至臼口夢仰頭視天正見丨丨丨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耶

乘龍逐日 齊書祥瑞志太祖年十七夢丨青丨西行丨丨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捉龍脚 齊書祥瑞志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丨丨丨丨不得覺謂太祖曰克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第十九子 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丨丨丨丨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王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舉體生毛髮生至足 齊書祥瑞志世祖年十三夢丨丨丨丨丨丨丨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桑履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襄陽夢著丨丨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履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畫衣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丨上丨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兩甌麻粥 齊書宣孝陳皇后傳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丨丨丨丨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說之**吞玉勝**齊書高昭劉皇后傳后母桓氏夢｜｜｜生后時有紫光滿室**羣虵緣城四出**齊書始安王遥光傳遥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各共說之咸以為異**半身熱舉體熱**齊書張敬兒傳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而君得本州今復夢｜｜｜矣有聞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少日伏誅**騎五色師子**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黃衣老公**齊書劉懷珍傳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按靈哲懷珍子**草中肅九五相追逐**齊書荀伯玉傳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時乘之夢**齊書荀伯玉傳泰始七年伯玉夢中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今且效矣**蕭生斷流**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蕭文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文也｜｜｜｜卿勿廣言**金席**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太尉以褥席見賜**梁書柳慶遠傳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墜鈴入懷**梁書任昉傳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

其一｜落｜｜中心悸動既而有娠**著朱衣行水上**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而｜｜｜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折臂太守**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梁書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授九一掬**梁書何點傳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夢中服之自此而差**衣帢行列至前俱拜牀下**梁書何胤傳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青龍自懷出**梁書陶隱君傳母夢｜｜｜｜而｜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生隱君**仰見天中字**梁書沈瑀傳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樑柱上｜｜｜｜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中國今有聖主**梁書干陀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三分取一 陳書世祖紀梁太清初夢兩日鬬一大一小大者光滅隆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而懷之

憶夢償夢 陳書章昭達傳克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醮世祖頗昭達曰卿｜｜不何以｜｜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五色雲化鳳 陳書徐陵傳母臧氏嘗夢｜｜｜｜而為｜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

鄭郎開口 陳書鄭灼傳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誦觀世音 南史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引鹵簿入廁 南史沈慶之傳初慶之嘗夢｜｜｜｜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此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夢母如平生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疏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見一女人云是其｜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聞者莫不歔欷

犬子有角 南史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卧夢｜｜｜｜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

鹿皮十一領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從而數之有｜｜｜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祿也

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南史庾子輿傳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因立精舍

一匹錦 南史江淹傳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領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 見上

青鏤管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日出室內 魏書道武帝紀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

日化為龍 魏書宣武帝紀世宗宣武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

日照之徵 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在堂內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騰騰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騰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

懷次長樂公主**老翁賜子**魏書宗室瑞傳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丨丨具衣冠告之曰吾丨汝一丨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豪盛齊下**魏書鄭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丨丨於丨丨矣使君臨撫東泰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攜酒言別賦詩為贈**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穎川忽夢由丨丨丨就之丨丨丨丨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月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星墜壓脚**魏書陳奇傳奇初被召夜夢丨丨丨丨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人

命峻切不敢不赴耳**數年中嘗夢兩人教授**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丨丨之丨丨丨丨丨時相丨丨丨及寤每有記識**履衆星而行**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丨丨丨丨覺而內喜**以筆點額**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丨丨丨已丨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北齊書後主紀母曰胡皇后夢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幷州邸**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后凡丨丨丨丨丨丨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

入衣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北齊書竇泰傳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丨丨丨丨丨丨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光照先人**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丨丨丨丨終致貴達矣**山上挂絲**北齊書張亮傳薛琡嘗夢亮於丨丨丨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超棘**北齊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丨叢丨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見一人出身中**北齊書李廣傳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丨丨丨丨吾丨丨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抱子昇天**周書文帝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丨丨丨丨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周書高琳傳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丨丨丨丨若能丨丨丨丨丨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與坐席**周書柳霞傳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金錍治目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丨丨其祖丨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丨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柱轉三匝

北史陽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丨丨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乘龍昇天

舊唐書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

遺大秤

舊唐書上官昭容傳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丨已丨丨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神人覆舄

舊唐書元宗元獻皇后楊氏傳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寐夢丨丨丨丨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宜無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

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

舊唐書虞世南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丨丨丨丨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象一區又勒圖其形於凌烟閣

講堂照鏡

舊唐書崔湜傳行至荊州夢於丨丨丨丨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神人遺雙筆

舊唐書李嶠傳為兒童時夢有丨丨丨丨之丨丨自是漸有學業

紫色大鳥

舊唐書張薦傳祖鷺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丨丨丨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鷺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屋棟飾黃土賔從皆所識

舊唐書鄭澣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初朗為定州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留連飲餞仰視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

烱然雙光

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過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丨丨有丨丨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

鑿心

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丨開其丨以藥納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靈鳳集身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

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其|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

日墜首承 唐書賈循傳循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臣嘗夢||以||之帝曰非朕耶

論大衍數 唐書李適傳嘗夢與人||||痁而曰吾壽盡此乎教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馬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誤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貫其達

濮字方丈餘 宋史安守忠傳初守忠嘗夢一|||||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痁

牛相公來 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大夫曰||||已而有娠乃生沆

呂丞相至 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詢待之甚厚其後詢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懷玉山人 宋史楊億傳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六印加身 宋史麥[illegible]傳[illegible]||遺之其後往劍外[illegible]六任時以為異

授玉像 宋史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以||及生[illegible]與復夢家庭積笏如山

積笏如山 見上

旌旗鶴雁降庭 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其|有天赦已而生

金書名籍 宋書趙槩傳槩初名禋嘗夢神人|||有趙槩遂更云

持六刀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從知饒州先夢|||嘗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神捧土培缺 宋史吳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

綠衣中人召賦曉寒歌 宋史文苑傳蕭貫初

感疾夢|||||至帝所|禁中|||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後七年復為君婦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復娶當告吾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己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當||||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持巨鑑剖腹納之 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星宿燦然滿中||||覺而汗洽月餘心胷猶覺痛因留意

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羊去角尾為王字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尾角既痁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汝後有子當王

神人授寶珠 金史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以||光焰滿室既痁而生紅光燭於庭 二

玉梳化月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為|已而生二后

鼠銜明珠 金史黃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痁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

夢元夷蒼水使者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

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見赤繡衣男子自稱｜｜｜｜｜｜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頜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 王符潛夫論凡｜｜｜｜｜｜｜｜｜｜｜｜｜｜｜｜｜｜｜｜｜｜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慕慕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性情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情性之夢也

十者占夢之大路 王符潛夫論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己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己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汚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剽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懼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憒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祭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故也

張車子賜錢 干寶搜神記周擊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應｜｜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羽人 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蔚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授以芳茅 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

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

名在月中 謝承會稽先賢傳闕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字炳然｜｜｜

日在臍中 崔鴻後燕錄慕容皝宮人公孫夫人方娠夢｜｜｜｜獨喜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

皆得肉食 劉昞燉煌新錄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箸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矣

當令君延一算 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

赤衣人持鑿破腹 柳宗元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憒夢一｜｜｜巨｜｜其｜若肉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

吞丹篆 柳宗元龍城錄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子建求序 柳宗元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嘗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魄妖 段成式酉陽雜俎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

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憐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善惡種子 見上

四大偏增 見上

賢聖加持 見上

善惡徵祥 見上

夢中身人可見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之駱皂百夕無一夢也

衛生相負足下不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瀉白米 段成式酉陽雜俎咸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停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炊臼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憐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萬歲樓掛氷 趙璘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上｜｜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生則柳樹仆則柳木 趙璘因話錄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裁錦 馮贄雲仙雜記蕭頴士少夢有人投紙百番開之皆是綉花又夢｜｜因此文思大進

四者甚

佳 鍾輅前定錄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安吉 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己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衰畧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臨安 見上

衛公精爽 裴庭裕東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且為其子滈言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生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昆脚皆頭 玉泉子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與｜｜後果得比部員外

剪舌 杜光庭錄異記夔州道士王法元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其｜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應

大槐安國 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鬚髯剃削俱盡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廸美｜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廸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替滋 見上

在西漢為鄒陽 何遠春渚記聞遠一日謁冰華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五葉餌之 韓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

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錄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簾不覺錯然有聲傾視乃魚袋墜於壻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傾視則｜｜｜｜矣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鏹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相公來謁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鬬於庭有稱｜｜｜｜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詢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年許公果大拜

相公食料羊 周輝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

油沃首 岳珂程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其｜驚而寤牓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人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鬲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頗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

挽車 郭彖睽車志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四克 張世南游宦紀聞先伯宇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勿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己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人人異夜夜異 張仲才文始真經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之夢各｜｜｜之夢各｜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地通我 張仲才文始真經將陰夢水將晴夢火｜｜｜｜

老叟引渡 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鶩頓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靈異部五

怪異

豕人立而啼管子齊人殺彭生以謝於魯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喪屨按此與左傳文相似管子在左氏前故錄之

數眯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焉注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沙丘銘莊子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藏血化碧莊子萇弘死於蜀｜其｜三年而｜為｜

星墜木鳴荀子｜｜｜｜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星黨見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牛馬相生六畜作祆荀子勉力不時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呂氏春秋商書曰｜｜｜｜｜｜｜｜注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化空桑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為｜｜故命之曰伊尹

牛哀化虎淮南子昔公｜｜轉病也七日｜為｜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嗥陽罔象畢方墳羊淮南子山出｜｜水生｜｜木生｜｜井生｜｜注嗥陽山精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

知其物名不能為害抱朴子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豬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則｜｜｜｜也

虞吏見上 當路君見上 東王父見上 雨師見上 河伯見上 無腸公子見上 成陽公見上

雲陽抱朴子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呼之則吉

熱內抱朴子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亦可兼呼之

衣裘戴笠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為害也

金累見上 飛飛見上

如偃蓋抱朴子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夔蝄蜽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丨丨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化為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丨丨丨丨以入於羽淵

龍漦

國語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丨亡而丨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譟之化為元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生而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桑穀共生

史記殷紀紂有祥丨丨丨丨於朝一暮大拱

南山大梓豐大特

史記秦他襄公二十七年伐丨丨丨丨丨丨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丨丨丨丨丨丨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嘱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

賜二笥有副

見上

視地生毛

史記趙世家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丨丨之丨丨

山下黃石

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丨丨丨取而葆祀之

天雨粟馬生角

史記刺客傳贊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丨丨丨丨丨丨也太過

烏嗛肉狼乳之

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丨丨壅其上丨往丨丨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

夏后啓母石

漢書武帝紀見丨丨丨丨丨丨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道嶽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按今淮南子無此文

兩月相承

漢書五行志成帝紀建始元年秋八月有丨丨丨丨晨見東方

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石鼓鳴

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丨丨丨有

雌雞化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丨丨丨為丨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兵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鼠舞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丨丨如故王使史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鼠為巢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皆有乾鼠矢數十

蟲食葉成文字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

生枝葉有｜｜其｜｜｜｜｜曰公孫病已立

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

脂夜 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寢晦故有｜｜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流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獻｜｜者

馬生人 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

男化為女女化為男 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宮刑濫也｜｜｜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葬陌上聞噭聲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日兒噭腹中及生不舉之｜｜三日人過｜｜母掘收養

趙春 漢書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湖方廣牧女子｜｜｜病死欲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呂聞

人生角 漢書五行志景帝二月九月膠東下密｜年七十餘｜角有毛

行詔籌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槀或擲一枚傳相付與曰｜｜道中相過逢多至十數或破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頁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狄止

東水魚鼠之怪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宮園中東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甚可惡也

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 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遂不敢復壞

人居屋上 漢書呂廣其宮｜｜｜｜｜｜徹

鼠以尾畫地 漢書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雲｜｜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按雲光子霍光傳第中｜暴多與人相觸｜｜｜

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漢書眭宏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按孟宏字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敵謂姑句曰子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

矛端生火 漢書西域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其妻股紫

小人景衣 漢書王莽傳沛陽縣有｜｜｜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行吻候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逆我也

白頭公青草狀似鳥獸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生具莖靡麤睡大如手指｜｜鵶雀龍蛇｜｜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空樹中人面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生贅

化龜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為｜人於深淵具後時出見初浴者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闕里自開 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匹練昇天 後漢書廣延傳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占者以為吉遂上｜｜｜

天下玉棺 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於堂前史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迮而人無知者

呼穆者三 後漢書公沙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盜社公馬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耳

氣如雞子來降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大｜｜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魚鼈聚浮水上 後漢書東夷傳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馬世為白虎｜｜｜｜｜｜｜｜我因以有身王因之後｜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竹王三郎神 後漢書南蠻傳廉君死魂魄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猶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是也

觸木懷妊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沈｜若有感因｜｜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來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景象如虎為其蔽火 後漢書西羌傳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劒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

雹入口妊身 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常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大討曹 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蓋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畫去為計以蓋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然如玉馬

地陷有二鵝出 晉書愍懷帝紀洛陽步廣里｜｜｜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玉龜出神馬鳴 晉書愍帝紀時有｜｜｜霸水｜｜｜｜城南

雞三足 晉書五行志彭城人劉象之家｜有｜｜

木如人面

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丨生丨丨

飯化螺 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丨在地經宿皆丨為丨又衛瓘傳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取金環 晉書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丨所弄丨丨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大蛇垂頭而吐 晉書杜預傳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丨丨丨丨丨丨聞者異之

化龍 晉書張華傳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煥雷煥

黃衣人 晉書謝鯤傳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丨丨丨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素衣小兒 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丨丨丨丨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服劉鳥 見上

二客化為雙鶴 晉書陶侃傳以母憂去職嘗有丨丨來弔不哭而退丨丨丨丨沖天而去時人異之

燃犀照水 晉書溫嶠傳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丨丨角而丨之須臾見丨族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

金櫃鳴聲似槌鏡 晉書甘卓傳卓家丨丨丨丨丨丨丨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見物若兩眼 晉書卞壺傳初粹如廁丨丨丨丨丨俄而難作按粹壺父

郳亭驢山君鼠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驪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丨丨丨丨丨丨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開墓婢如生 晉書干寶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丨丨而丨伏棺丨丨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擣衣杵相語 晉書諸葛長民傳丨丨丨丨丨如人聲

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 晉書張天錫傳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天錫荒於聲色不卹政事

食蠐螬目開 晉書盛彥傳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童子化成青鳥 晉書顧含傳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丨丨逡巡出戶丨丨丨丨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得二物似烏鴨 晉書鮑靚傳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丨丨丨丨丨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

二鯉化鐵 晉書范文傳嘗牧牛澗中獲丨丨魚丨成丨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无解

照鏡不見面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其｜數日而遇禍

斂手狀晉書劉曜載記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攣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之｜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與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兩脚著裙形見上

屐長七尺三寸晉書苻健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冠登得一｜於河｜｜｜人跡耨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敕之

小人黑衣晉書苻堅載記初堅之將為敕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敕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繩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勿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長安水影晉書苻堅載記｜｜有｜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

響言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三公鋤司馬如宋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駑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人曰我非人笑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

地狼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貫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

自謂嘗一再宿宋書五行志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家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家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青衣攜食白狼銜衣宋書王懿傳年十七與兄敞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又仲德之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

白狼童子像見上

空中投芒屩墜敬宣食槃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有｜一隻｜｜於坐中｜｜｜｜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頂之而敗喪至

烏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佐史並集忽有｜大如鵝蒼黑色｜｜高祖｜東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斗覆雀殞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而變｜｜其不祥乎

官須髮為鞘聒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

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楊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

年興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誕以其言狂恃殺之

馬芻苗秀 齊書武帝紀臨沂縣麥不登州為｜｜至夏更｜

青牛入草 齊書州郡志宋太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驚走｜｜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為越州

吹灰火燃 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坐無火婢｜｜而｜自｜

空中箜聲調節相應 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有｜｜｜｜｜｜｜｜

一角羊頭龍翼馬足 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木理有法大德三字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闕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新剖樹｜｜自然｜｜｜｜｜

湖水出綿 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色忽登清｜｜百姓採以為纊

柏柱生花 齊書五行志建元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脚｜｜數百年忽｜月庚午丙夜北面有｜光上｜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黃赤色

五色幡飛翔雲中 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在｜｜半日乃不見慧景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蘭馬走逐路上女子 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內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頗有寇賊

淮魚浮水向城 齊書武帝紀陵文宣王子良傳迴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弁遣人視見｜中｜萬數皆｜出｜上｜｜門尋薨

持堊刷門 齊書到撝傳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國長史海南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其家｜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移公牀 齊書徐孝嗣傳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石鼓村地自開成井 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殿柱繞節生花 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借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柏｜｜｜｜｜其莖四十有六霏霏可愛狀似荷花

青衣童子擣藥 南史宋武帝紀伐獲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我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時散仍收藥而反

地鏡 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錢龍 南史梁元帝紀帝興宮人幸元洲北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洲北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帝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壓之敕

柏樹變梧桐 南史王晏傳父普曜齋前｜忽｜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周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數數有聲

屋桷子悉是大蛇 見上

壑中小兒呼蕭丹陽 南史蕭宗室新吳侯景先傳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來城忽聞｜有｜｜｜｜｜｜｜｜木刷何人聲聲不絕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空中不作聲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馬知女後不作聲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乎而攸之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校欲驗往年城壑中空中詣至及永明三年詣城壑中空中

言耳

碑石涌起 南史梁宗室恭傳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呌｜｜明旦視之碑｜｜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黃雪霧糅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葬之日｜｜｜｜唯冢壙所獨不下雪

人頭魚身龍形馬首 南史康絢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金龜 南史王僧辯傳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世所疾及死有惡｜｜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

蛇上靈牀 南史傳綽傳綽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神獸導引 魏書聖武帝紀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歷年乃出

天池簫鼓 魏書尒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邢連池魏言｜｜也父新興曾興榮遊池上忽聞｜｜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當為汝耳汝其勉之

一局之子盡皆倒立 魏書尒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世隆甚惡之

日子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茵之夫餘王剖卵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還其母尸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高養令肥大

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人謀殺朱蒙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若宜速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水皇天憐我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升骨城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忽升廳事｜｜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傳景府內｜中｜上｜｜｜｜｜｜

馬登牀 周書虞光傳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忽升廳事｜｜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黃蛇有角 隋書薛濟傳濟初為童兒時時興宗中諸兒遊戲於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白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濟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濟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濟母怖而問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吉凶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禾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寸有｜｜旦長數寸有穗五

石佛舉頭 北史盧辯傳永熙二年平等寺｜｜低｜｜年｜｜其｜｜終日乃成孝武曾萬人於寺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壬寅雲陽｜｜者方丈畫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七月辛巳有｜｜如雀｜｜｜如鴉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涇州獻二小兒｜｜｜｜

年四歲 地色如水 舊唐書中宗紀洛陽城東七里許｜｜｜｜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水

中經月餘乃滅 金剛臂有黑汗 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三年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

右｜忽｜｜｜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猫鼠同乳 舊唐書代宗紀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

家得｜｜｜｜不相害籠而獻之 雨木 舊唐書德宗紀陳留｜｜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

地凡十里許 啣柴為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各入田緒李納之境｜｜｜｜方十餘里高

二三丈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海凍 舊唐書穆宗紀青州奏｜｜二百里 石麵

舊唐書文宗紀太原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化為｜人取食之 衆禽成巢 舊唐書宣宗紀

舒州吳塘堰有｜｜｜｜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

色其聲曰甘人呼為甘虫 甘虫 見上 矟刃有花文 舊唐書崔義元傳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

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謂所親曰此王敗亡之兆也 日鬬 唐書僖宗紀十一月丙辰

兩｜並出而｜ 池中龍鳳形 唐書五行志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

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有｜｜之｜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 魚頭戴

蚓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皆｜蚯｜ 風陵堆 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

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占曰塚自移天下破

石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自｜其音清遠如擊磬石與金同韻春秋

傳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石鳴近石言也 鼠變為狗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第

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躍於地即｜｜｜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遁前

沒 聖水 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

所在禁塞 菌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敗前｜｜所服｜｜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大蛇垂

闌楯 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因吏見｜｜｜｜｜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丹砂化

雙雉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道經縣其二篋｜為｜｜鬪小谷閒耕者

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既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一緡起立 宋史文苑傳夏侯嘉正端拱初

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頌詩上

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自地｜｜良久而仆聞者異之

蛇遶身 遼史蕭蒲奴傳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異之

教以諸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生燄 元史順帝紀石州民所持槍忽｜火｜撲之即無捨

之即有 紅稭黑字 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彭德路有黍自生成文｜｜｜｜其上節云天

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樹癭裂得嬰兒者五 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先世居

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

乃生癭若懷娠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土人收拾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

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逐日杖化鄧林 山海經夸父與日｜走入｜渴欲得飲飲

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為｜｜ 貳負之臣 山海經｜｜｜｜曰危危

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黑羊白血

穆天子傳壬戌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安客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注記異也

靈鼓化黃蛇

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苞丘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遣其｜｜乃｜為｜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為琴則利注洪範所謂鼓妖也

巨靈化青雀

郭憲洞冥記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帝傍有青氓嗤壺巨靈作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成｜｜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椽桷化龍鳳

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皆｜為｜｜從風雨飛去

狗蓄火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見人行犬馬喻君子狗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冠纓挂著之耳｜於竈前｜家益怔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於竈前｜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碎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大樹白頭公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逵叔高去鄢令家店買田田中有｜｜十餘圍伏地蓋數畝地擣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自｜｜｜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十石之尊過鄉里鴈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乘槎到天河

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粮｜｜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日月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人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時也

細腰

干寶搜神記魏郡張畜者家本巨富忽衰老敗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鄰人何文先獨持大刀蓐入九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應喏曰舍中阿｜｜｜｜時也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鳥獸能言

王嘉拾遺記舍達國去王都七萬里｜｜皆｜｜語雖大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

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充落更生久乃悅澤

雞犬更生 見上 **華表照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丨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即華表曰張公識度恐難能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辭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華無不應辭屈滯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丨之則丨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燒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班狸

小兒驅鳥 吳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路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次林中露一屍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簾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一丨長三尺丨丨鳥即起

鵝籠書生 吳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彥于絞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丨丨中彥以為戲言丨丨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俱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一銅盒子盒子中具諸肴饌珍羞方丈具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慊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

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語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令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蛟妾 任昉述異記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禁命為丨丨告禁吉凶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亘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丨丨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人化生來治民死食人蓋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

螺中女 任昉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為丨丨生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百年而色白

青羊 任昉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丨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丨有美丨丨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憐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水恥其類而惡之

兄弟石 任昉述異記僊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歎息升雲而去化為石因號丨丨

池中風籜有淪輒有小鳥銜出 酈道元水經注池在山原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鳥沖照丨丨若無作亭及其丨丨丨丨丨丨丨翠色投淵丨丨若曾稽之耘鳥也

落翮 酈道元水經注郡人王次仲少有典志年及弱冠變若頡傳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名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二｜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赤灰跋　鄜道元水經注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

社樹腹蛇　鄜道元水經注城南門外舊有郡｜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爲意及伐之後少日果死

月朔自正　鄜道元水經注按郭公世語及[illegible]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止｜｜｜｜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飛夜遊女　鄜道元水經[illegible]西北流逕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鳥元中記曰析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illegible]衣羽而[illegible]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矣

石豬　鄜道元水經注水出蛸蛤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仁中有｜｜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往收

鬼彈　鄜道元水經注此水傳燥氣時殘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也曰｜｜

數女取螺化石　鄜道元水經注泆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兩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於此遇風雨晝晦忽｜爲｜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生石中擧伊空桑柳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

旱則鞭陰石

多雨則鞭陽石　鄜道元水經注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應時雨｜｜｜｜｜｜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驗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

蘇秦家金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

青石浮水　崔鴻夏錄赫連昌永光元年查城劉聰川有｜｜大如馬頭｜在｜上逆流而行

鼠渡　崔鴻北燕錄馮弘二年六月有｜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啣馬尾後者迭相啣尾而｜識者以爲民還之象

銅佛生　崔鴻前涼錄張天錫三年東苑｜｜｜

樹變人形　崔鴻前趙錄劉曜光初三年西明門內大｜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飲手之狀亦有兩腳若履之形

葛作黃鳥形　崔鴻西涼錄李暠二年燉煌有｜緣木而生｜｜｜之｜

提茗鬻市旦夕不減　陸羽茶經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一器｜往市｜之｜人強買自｜至｜其器｜｜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禁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羅浮梅花　柳宗元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馥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概頃醉寢師雄亦倦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丨丨樹下上有鮮羽啾噆相顧月落參橫但聞啾而已

小兒化龍柳宗元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丨丨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逐叫相從入欲採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丨作丨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斷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鶴薛用弱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馬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歘然矯翔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愨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韻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之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盍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道士佮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丨丨丨丨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上帝失樂神二人藏於君女鼻中段成式酉陽雜俎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

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遂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近知丨丨丨丨丨丨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磬神聖戀光政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陬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卻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丨丨丨丨丨丨

滿山悲是黑漆匙筯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常見燭影在雙旋上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少之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京

海影翻段成式酉陽雜俎諸識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丨丨丨則如此

石破有鳥飛去段成式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丨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餘蠢然而丨丨丨大如巧婦丨丨

斫鱠化蝶段成式酉陽雜俎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丨丨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鱠悉丨為胡丨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池柳化魚段成式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

有小池丨邊巨丨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丨為丨大小如菜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負碑入水 段成式酉陽雜俎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跌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丨丨丨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吽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壁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大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甌中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瓷甌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丨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丨有丨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甌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染翰題頰 段成式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丨丨丨其丨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蹈歌歌曰長安女兒蹈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骨珠隨視而長頃刻及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丨丨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

競觀之丨丨丨丨丨丨長丨丨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時不省自是惡鱠

飰躍出蔽地著牆勻若蠶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丨數斗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無一粒重者蟲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猪都烏都 段成式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都左脅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丨丨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丨丨其柴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柴山都眼

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案表可為履屐治腳氣

月夜有小人五六遊花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將掩之輒失所在

石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 段成式酉陽雜俎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丨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異蜂如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推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丨丨聲丨丨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羅巾網之獲一焉寘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猗於籠外語聲
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並
不祥君願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吒吒
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詞
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
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居蘇
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
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攜
五色繩覓趙相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
諸成門金吾官見一|||||||
|||子|||
不經旬日趙相薨
辛相碑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杜相鴻
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以兒
弟之名蓋有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
||也作者金填其字夫作者刊名於上杜間曰有杜
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
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
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黑松使者
馮贄雲仙雜記
玄宗御案墨曰
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
歲曰臣即墨之精||||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
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
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賓十二
見
上
具見冥中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為驃騎尉
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
|||||故備得之吳道
元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
鬼使請馬
張彥遠歷代名
畫記韓君端居
亡事忽有人詣門稱||||一匹韓名畫
馬於之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碧芙蓉唱玉樹後庭花
蘇鶚杜陽雜編芸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
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
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菡萏偉於
常者微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馬其曲則|||||也戴鶯異莫知所在及省聽
之乃芙容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戴恐之既出遂
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戴受戲
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按載謂元戲
金玉化蝶
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
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歎曰人
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
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
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
娛樂遲明視之則皆||也其狀工巧無與為比而內
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
開寶廚視金錢玉屑之內將有|為|者宮中方覺焉
響石
鄭常洽聞記南嶽岣嶁峰有||呼喚則應如人
其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
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闊二丈狀如卧獸人
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黑犬化丈夫
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
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
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
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馬圉人無以解
遂覺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犄異之莫可測是
夕閽人臥于庭舍闢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
||至庭中且噑且躍俄|為一||衣冠盡異即挾
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韉來
馬馬覺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
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後於人後一
夕黑犬又驚而往垣晚方歸圉人困尋馬蹤以天而新
齋其為蹤歷歷可蹤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
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
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於數
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伏
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偶衣者循謂

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掠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唯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稱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敢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

生魂未歸

張讀宣室記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嘗昌神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白幼多疾若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令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令卒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白鳥化為

張讀宣室志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日已三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屐於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馬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具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具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具——忽——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諸葛武侯後身

張讀宣室志唐故剛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皐既生一月其家名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名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奬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之——耳武侯當來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師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劒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侍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蜀十八年果契

鬼在臆中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圍不可解以刀割之有一人自腋中起出降階遂不見初甚么麼俄頃自是疾愈

隨手作痕深可數寸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陷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驢倒四足擲人將歸矣迷今因捉驢四足擲遇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俟奉襄州蔡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兒人將歸矣迷今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悲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母與子遂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關當為酖鴆之都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國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驢鞭於側名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主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抑衙不肯草草容新婦分謗嫌新婦其媼在傍雪

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廬假條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劉敦 杜光庭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甑光滑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具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斸掘其下纔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闊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窗以護之

蠅集化石 杜光庭錄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鎮馬偶有｜｜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為｜求他蟲試之適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餐物之僧立化為石 杜光庭錄異記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承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嚥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連運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年平海濱矣

釜戴山鹿鳴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肖能綦品甚高少達觀綦請饒一路滑生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須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中｜又｜嚴曰此際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天帝取著墓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肖能綦品甚高少達觀綦請饒一路滑生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須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中｜又｜嚴曰此際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朝廷頒詔池水盡黑 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廟御製故也當時｜｜每有｜｜禮則｜｜｜｜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常記其事

如人月下吹笛像 范正敏遯齋閒覽余尚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迭衰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之取以為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之｜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無聲矣

海市 范正敏遯齋閒覽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東坡嘗一見之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 張唐英蜀梼杌王建所乘｜｜｜之｜｜｜｜｜｜｜私自異之

石鬬 魯應龍閒窓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

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從半山｜墜而下一從殿後壁衮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中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

楊戩乃一蝦蟆 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貴｜｜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球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 見上

螺婦 皇甫氏原化記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

水自成花 李玫纂異記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於瓦上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 周密癸辛雜識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劍化金蟬 周密癸辛雜識金泰和四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般九子足小翼其傍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吏逐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入視其處

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飲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與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縫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見火｜｜｜散飛而去

木乃伊 陶宗儀輟耕錄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啟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

鬼贓 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家頃之聞他所有雷霆聲曰妖已誅殛繞適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令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日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嗇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語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甕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藉入官庫泰不華元師為西臺御史曰閱其案朱語曰｜｜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失

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一簇中彷彿皆｜｜｜而前後｜｜｜｜｜者莫知其算迤運由西北方而沒惟背門至齋門居民屋脊龍腰悉鵝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舖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樹鳴 陶宗儀輟耕錄金石

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擾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藏君實門首柳丨若牛丨者三主人與僕從患問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贊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塋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頂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予也其事雖是連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說吁誠異哉

彝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列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走遣齎至購得之比舊藏時不能及至正壬辰冠起蘄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窖瘞以埋之丨亦在州既入窖丨丨丨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四家其後遣發掘獨此彝復存

獎帝開花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丨丨開白花又丨丨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廳上木附發青條丨丨江吳湖里蝦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硯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時無志異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犬脇生子

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犬懷胎在物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乳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馬絆

鄭元祐遂昌雜錄今嘉議昌黎公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大夫史部尚書致仕許昌鴻解豫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番雲南宣慰司史繼解豫湖廣省士啓時乘驛出向其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毋行士啓慢不省即選馬亟行且丨丨出在江上不若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史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衮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吠

狙猿

朝廟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超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年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丨丨丨丨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蔣惟暨
謄錄監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一

五行

水陽伏為陰 子華子｜｜｜也而其｜｜｜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水涵太一之中精 子華子｜｜｜｜｜｜｜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陽之氣為火陰之氣為水 子華子｜｜｜｜｜火勝故冬至之日燥｜｜｜｜｜水勝故夏至之日濕

火明木達金辨水藏土發生 子華子｜氣之喜｜也｜氣之喜｜也｜氣之喜｜也｜氣之喜｜也｜氣之喜｜｜也

天降一氣五氣隨之 子華子夫｜｜｜｜則｜｜｜｜奇偶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地濕火生天燥水生 鵰冠子天者神也地者形也｜｜而｜｜馬｜｜而｜｜馬 華物照物割物沉物 鵰冠子以木｜｜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以土為大部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

義保專制困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
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母生子曰｜子母相得曰｜母勝子曰｜子勝母曰｜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土
與金木水火雜國語故先王以｜｜｜｜｜｜｜以成百物終始五德史記漢文
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傳｜｜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建除叢
辰史記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家曰不吉｜｜
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
五行者也以五行為主上見木者貴臣卿大夫之象漢書五行志春秋成

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少陽｜｜｜｜｜｜也此人將有害則陰
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木介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冰為｜｜介者甲甲兵象也揚光
煇為明漢書五行志火南方｜｜｜｜｜者也濫炎漢書五行志自上而降及｜｜妄起是為
火不炎上金為水宗漢書五行志｜｜｜｜得其宗而昌水火壯火水妃漢書五行
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
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
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之｜也｜｜｜也陰盛水
長漢書溝洫志｜氣｜則｜為之｜羽氣乘宮漢書李尋傳｜｜｜｜｜注晉灼曰羽北方水也

宮中央土也以水為本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
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六甲窮日後漢書郎顗傳明日
癸亥王臣等以｜｜｜｜不出尚困得更理兵勒衆五德千五百二十歲後漢書郎顗傳
三百四歲為一德｜｜｜｜｜｜｜｜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
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循改變也反支後漢書王符傳公車以｜
｜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
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變火隋書王劭傳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
代廢絕於是上表請｜｜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
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
法上從之水中出火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江｜｜｜｜可以燃不與火分功名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木名春火名夏金名
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父子之序相受
董仲舒春秋繁露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是故木受水
而布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相據以生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行錯王｜｜｜｜更為父母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

｜｜子卯日沐王充論衡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日氣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寒炎劉晝新論火性宜熱而有蕭邱｜｜貴人為主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之｜具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將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

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仲理於君者遇之乃吉戊在戌巳在辰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而以巳寄於午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為戊分軫角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當｜｜也軫角為在辰巳之間謂之巳分則｜當｜｜也遁甲以六戊為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巳為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巳寄焉二說正相合驛馬是先天三合數儲泳祛疑說纂｜｜｜｜｜｜｜｜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挠氏作六十甲子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

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為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三刑是極數儲泳祛疑說纂｜｜｜｜｜｜｜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殺數積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儲泳祛疑說纂｜｜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

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此壬身三殺之所由起也貴人是十干合氣儲泳祛疑說纂｜｜｜｜｜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誠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為對

衡則虛之己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干順布十位已週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申之衡則虛之己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子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貫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各兼信智晁迥晁氏客話水土二行||||

人火龍火張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得水則滅||得水而熾

陰錯陽差王逵蠡海集||||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為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為陰錯己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為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為陰錯己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為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除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為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為陰辰故有陽差也

四極四藏王逵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為||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為||寓四墓馬故此八支各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為四開闔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陽於戊藏於辰戌己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己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合異為一張仲才丈始真經金之為物可||金而餘之||金

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張仲才丈始真經||故蘊為五精|故達為五臭||故華為五色||故實為五聲||故滋為五味

醫

痤雎礦石管子牧者齊馬之婁喦毋放者||之||也

風生骨管子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木與|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陽生氣上見**土生皮肌膚**上見**陰生甲**上見**寒生血**上見**醫理藥瀹**子華子||者|也理者意也|者||也瀹者養也

四然二反子華子腑臟之伏也血氣之流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碍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之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之矣察於||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

持養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精液布湯故以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魄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

惑志鬱則陷意營則困思遊則殆慮彈則蒙智凝則愚故所謂|者時此者也所謂||者養此者也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上見

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子華子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之||之||之||之||之|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

知疾所自起墨子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之|||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化心變慮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其||其|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

食出之而求明偽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向明見心 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望之既而曰嘻吾|子之|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攻偕生之疾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換心見上

衆醫良醫神醫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季梁曰||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矯俞盧見上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積毒成藥 鶡冠子||||工以為醫

鬼神避之 鶡冠子王獨不見夫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

扁鵲最下 鶡冠子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為|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視神見上

良醫化之 鶡冠子||||拙醫敗之

攻之於腠理 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見上

齊藥 韓非子醫者||也

彈痤 韓非子||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精不流則氣鬱 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瞜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

叱而起疾遂已 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倦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乃｜｜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暖之文摯乃死

藥萬變 呂氏春秋今有良醫於此｜｜萬變｜亦｜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治十起九 呂氏春秋今有人而｜｜人之所以求之萬也

類推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用糈藉所救鈞也理頭愈鼠雖頭已瘦蚤散積血斷木愈鶴此｜之｜者也

摩息脉血 淮南子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知病之所從生注摩音桑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醫多廬 揚子扁鵲廬人也而｜｜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

述方 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注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

生枯起朽 抱朴子雖有｜｜貴異口同辭惟論藥石豈可使謂｜｜｜｜過於長生久視之道

治疾之聖 抱朴子附扁和緩｜｜｜也

鍼艾之伎 抱朴子夜鷹之時醫巫為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緩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歟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視幽搖木不生庇松柏不生焯吾子不能詠德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

先寢食而後針藥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

上醫醫國 國語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盡何實生之對曰盡之惡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蟲莫嘉於穀穀興蟲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蟲惡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蟲也是不明穀明而血蟲也夫文蟲血為蟲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

投石 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中公薨君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起而｜其｜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嘗百草 史記三皇紀炎帝神農氏始｜｜｜始有醫藥

禁方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注徐廣曰鄭當作鄭

飲上池水 見上

知物 見上

視見垣一方人 見上

盡見五藏癥結 見上

特以診脉為名 見上

當生者能使起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誣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砭石橋引案�flag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腧而章明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搦髓揲荒爪幕湔洗腸胃滌除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

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陰論得其陰聞病之陽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脈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告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繆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慮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鳴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也此自｜｜越人｜｜之｜耳

俞跗 見上 **練精易形** 見上 **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見上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見上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見上 **能生死人** 見上 **隨俗為變** 史記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帶下醫** 見上 **耳目痺醫** 見上 **小兒醫** 見上

黃帝扁鵲脉書 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臨菑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臨菑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時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之｜｜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按意倉公名

練五石 史記倉公傳齊王侍醫遂病自｜｜服之 **陰石治陰陽石治陽** 史記倉公傳｜｜｜｜以｜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

柔齊剛齊 見上

脉法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診籍** 見上 **國工**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吾有所善者時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當欲受其方揚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臨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精方妙方 見上 **聖儒** 見上 **順者乃治之**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失之臣意不能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數曰臨菑人求邑邑學臣意教以｜｜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官鑱石定砭灸處當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經脈高下 見上 **上下經脈** 見上 **守數精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後世修序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度鍼石湯火** 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喻為劇以生為死 **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 見上 **通閉解結** 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見上 **論病及國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 **蹈背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醫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武氣絕半日復息 **竹筳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剖之量度五藏以｜｜｜｜具｜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發精於鍼石** 漢書敘傳餘鵲｜｜｜｜｜注師古曰餘秦醫餘也鵲扁鵲也 **運手爪** 後漢書趙宣傳鍼石｜乎｜｜注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持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 **涪翁** 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 **四難** 後漢書郭玉傳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試玉玉治之應手而愈帝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栽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 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心識分銖不假稱量｜｜｜｜｜｜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漆葉青麪散 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蒲於人者佗授以｜｜｜｜漆葉屑一斗青麪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麤酢吐蚍 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大｜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如壁縣此蚍蜉約以十數

灸處如引繩 魏志華佗傳注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也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目疾方

六物 晉書范甯傳甯患目瘖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求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骨左太沖凡此諸醫並有｜｜得此｜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熱以神火下以氣蒸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搔之餘長眠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高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一人令自消息

蝦蟇膾 宋書張暢傳弟牧嘗為狗犬所傷醫云宜食｜｜｜牧甚難之暢舍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飲乳 宋書何尚之傳還都因患勞疾積年

｜婦人｜乃得差

以百瓶水從頭自灌 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億父冷病積年重齒累褥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倚父踝身坐石上｜｜｜｜｜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撤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

吐雞雛 南史褚澄傳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從裏之動開看是｜｜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瘥

為芻人案孔穴鍼之 南史張融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泰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任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而牀重衣以覆 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名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迫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兩況二年文伯乃｜｜｜｜馬｜｜｜｜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以石為鍼 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作石故以鐵代之

爾經方浩博務存精要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歷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愚昏民父母之意也可勑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勑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人一一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躬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一一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形兼知色候魏書徐謇傳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白雎平東陽復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客諸病人於幕中使謇一一審察或傳或少當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被寵遇

抽針即愈北齊書李元忠傳有人患脚跟腫庸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丹泰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周書姚僧垣傳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灸頸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北齊書李元忠不能療或針之一一傳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精習

經方洞曉針藥北齊書李元忠傳有人患腫脚跟腫庸諸醫莫能識之才曰一一也由善於方技性仁恕以有疾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母疾得知名按密元忠族弟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蛤精疾北齊書徐之才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周書姚僧垣傳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歙鼻隋書李徵杖傳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頗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一一帶一一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一一瓜

入靈府中隋書許智藏傳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一一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九針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一一為補瀉之法注其針名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舊唐書賈敦頤傳弟敦實敦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一一一一一一也終不服藥

猪肪穀膝舊唐書

書李抱真傳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李長者為抱真鍊金丹始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泰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宿而刺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一一一一下之殆盡病少間李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無故不宜服藥舊唐書裴漼傳穆宗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皐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一一一一一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莫能宣舊唐書許允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者書以貽將來允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一一一一一一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意之所解口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舊唐書孫思邈傳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按摩呪禁 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師四曰｜｜｜師

外臺秘要 唐書徐州司馬毋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討繹精明世寶焉

佐使相須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記之江南偏方不周燒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簡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藥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今古集驗方 唐書陸贄傳既放荒遠常閉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五十篇示鄉人云

太醫箴 唐書柳公綽傳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條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誘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貴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次者攻其萌芽道全克施萬物以亨憶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氣與心流疾乃伺之 見上**理於未然** 見上**鍼肩** 唐書甄權傳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魯州刺史厚狄獻風痺不得挽弓權使設矢彌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

校醫術優者為翰林學生 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亥｜｜｜｜人｜｜｜｜｜｜｜｜｜｜｜｜｜｜十道六通 宋史仁宗紀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每試｜｜以｜｜為合格

丸艾 宋史虞悛忠傳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以賜之

國醫屈服 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皆｜｜張仲景傷寒論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時本高氏學焉

高氏學 見上**燒地灑藥** 宋史王克明傳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句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燒炭｜｜｜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

觀形色知病所在遼史蕭胡篤傳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其||即||||馬上視疾亦知標本遼史直魯古傳吐谷渾人世善醫雖||||||有十全功遼史耶律敵魯傳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視疾若隔紗覩物遼史迭里特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馬躓不仆尤神於醫|人||||||莫不悉見六門二法金史張從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所著有||||之目存於世云開竅納書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八歲試童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古方新病不相能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也自為家法云十三

科元史選舉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殿最焉調陰調陽桓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寒氣盛則損之而||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張華博物志神農經曰||||為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橘井葛洪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杏林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

病亦不取錢病愈重者使栽|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鞭百草干寶搜神記神農以赭鞭|||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病龍求治干寶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陰陽配合子母兄弟唐六典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凡藥有||||||||根葉花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時辨其所出州土每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唐六典鍼博士掌教鍼生|||||||||||||又

以九鍼為補瀉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濕五曰饑六曰飽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祓除邪魅唐六典呪禁博士掌教呪禁生以||||之為厲者炙影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人善|人|治病者貝母試瘡聚眉開口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虎鬚治齒段成式酉陽雜俎虎交而

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
也｜｜黃帝針八邪祖士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
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衰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
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極恐倦入
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餓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問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
虛曰向之所針乃｜｜｜｜｜穴也一壯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一灼謂之｜｜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
干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沈括夢溪筆談舊說有藥
用｜｜｜｜｜｜｜｜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

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
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處方用意幾似古人張耒
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三
斗火一盤氷方勻泊宅編蜀人石藏用以醫術遊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
用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之見
一槩於冷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擔頭｜｜｜陳承篋裏｜｜｜得術於高參
政得脈於郝氏老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陳議者自三司副
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中受者善醫自言｜｜｜｜若納｜｜｜｜｜｜｜其說謂高參政醫學

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
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碗覆其頭頂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
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若大不能禁然省疾良已可賀自此疾平復品量增減邵伯
溫聞見前錄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
｜｜之服者無不驗從其學者皆名醫云外能解人而視經絡邵博聞見後錄無爲軍醫
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其｜｜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
立驗木王則金絶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癢澀進藥無驗廷
紹進楮實湯服之頻愈宰相馮延已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瘥及延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

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藍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藍豆治腦痛皆無效或
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嘗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
夏藍豆乃解其毒耳羣醫大服腦後下鍼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
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十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
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公因令扶起即於｜｜｜｜寸
許仍尚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曾無病痛列竈煮藥趙德
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三四｜｜｜於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
各飲此皆飲而去幼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貲之其皆眼長者之流與醫之六經葉夢得避

之由語以食湖蠏多故致此疾遂令膀脈醫曰此冷病也具法用新米糯飾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具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白賜之乃命三點以官至令呼為｜｜｜｜｜｜｜｜可謂不世之遇

周密齊東野語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交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

鬼宮

鬼壘鬼枕鬼牀周密齊東野語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二曰鬼信三曰｜｜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七曰｜｜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

鬼市見上

鬼臣見上

鬼封見上

隔垣知病賈似道怨生徒鈔溫陵醫僧圓通大智禪師文有善脈腕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

剪舌陶宗儀輟耕錄令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吟判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去之頃間復生一｜亦剪之又於眞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割額取蠏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開｜上｜一小｜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項馬方死疼亦遂止當求得蠏至今藏之夏雪篠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天炙潛居之勞為醫者也北方人市醫皆稱術推不知何謂

金杵白嚴防禦家顧文薦船窗夜話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

暑錄話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才術時｜｜｜其傳有至於今時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為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為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時以二書為司命見上

二書為司命見上

地漿葉夢得避暑錄話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教掘地以冷水澆之令濁少頃取飲時得全活北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

言勝服藥葉夢得避暑錄話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似

食掛魯應龍閒窗括異志未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輩腥即嘔用火蠕蹴煮湯汰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敝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投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姚寬西溪叢語許微叔精於醫云｜｜｜時｜｜惟有｜｜｜｜最難治當用臘爪為末調藥於仰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衙推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李乃亞

方術部二

卜筮

握粟而筮 管子守龜示兆｜｜｜者屢中 **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管子｜｜｜｜｜｜｜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 **旬虛** 管子若｜｜期於月津 **能動地** 晏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胸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太歲** 列子紀之以四時要之以｜｜而後決大事 **小筮** 荀子｜｜而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謂汾陰侯生善筮｜｜｜｜｜ **挾以銜骨齒牙為猾**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憂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憂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 **離散** 國語我卜伐驪姬往｜｜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 **得國之卦**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班外內順以訓之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 **祭地為祟**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遣之曰周之｜｜｜趙乃還之 **太卜** 見上 **數策占兆** 戰國策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大橫** 史記漢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橫 **雞卜** 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 **非龍非影非虎非羆**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所獲霸王之輔 **遵厭兆祥** 史記周太史之卜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云 **梧生** 史記袁盎傳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所問占注文穎曰秦賢士善術者 **神**

馬當從西北來 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注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觀釆 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日｜｜

按式振綦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昆蟲所長聖人不能與爭 史記龜策傳或以為｜｜｜｜｜｜｜｜｜｜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

預見表象 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趨策灼龜 史記龜策傳｜｜｜｜龜策傳夫｜｜定數｜｜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荆支 史記龜策傳｜｜卜之必制其剡

祓以卵灼以荆 史記龜策傳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食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漱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之｜｜東向立｜｜｜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佛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徼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遣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遣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筭莫知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梁卵佛黃 見上

假之玉靈夫子 見上

龜厭 漢書蔡｜文志｜不告詩曰為刑

射覆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別蓍布卦 見上

賤業而可以惠衆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戴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露蓍 漢書張禹傳尚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注服虔曰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宜有聖女興 漢書外戚傳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其齊田乎

金水王相父母得位 漢書王莽傳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雖加卜筮皆曰兆遇｜｜｜｜卦遇｜｜｜｜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康強之占逢吉之符 見上

仍物鬼諏 漢書敘傳｜｜｜｜而｜｜｜｜兮迺窮宙而達幽注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賣卜自奉 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守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九宮 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律歷呂定吉凶重之曰卜筮雜之曰｜｜

文君端蓍 後漢書張衡傳｜｜兮為我｜｜兮利飛遁以保名注文君文王也

兩赤蛇分南北走 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

開殺笥有｜｜｜｜｜緄令更筮之卦成更曰三
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十里復五
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
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灼
骨後漢書東夷傳倭｜呂卜用決吉凶｜流光如燕爵魏志管輅傳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
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
文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者入
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
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青囊書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
中｜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
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按卦名之是為驢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

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胷前尾上
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
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
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而巽
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卜適了
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
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郱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
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按驢字誤非連上文也
是廬山君鼠耳郱亭即宮亭湖也卯文發而沴金晉書郭璞傳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
有鼫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
也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
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
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震柏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參

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
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
言數日果｜｜樹粉碎武進得鐸晉書郭璞傳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
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
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縣人於田中｜銅｜五
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
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
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
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
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
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
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
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歷陽井沸

會稽出鐘見上南崗雙柏晉書郭璞傳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
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
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
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斬之璞臨
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樹下既
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墓碑生
金晉書郭璞傳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庾氏之大
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
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
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
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
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用三陽可有後晉書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

有大禍惟｜｜｜｜以｜｜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

卦與吾同 晉書桓彝傳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呂手壞之彝問其故曰｜｜｜｜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含明隱迹 晉書陳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煩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遠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藏以青瓮覆以銅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書版寄意 見上

往東而小還東而大 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枳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戍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笠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今｜｜｜｜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橋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

遠三枕避三沐 晉書苻融載記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既至妻為具沐夜梳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四美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 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問府之號焉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賜名著 宋書王微傳徵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以｜隆善卜｜｜｜價至一萬

封侯之瑞 南齊書王敬傳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卜道士曰不須憂此｜｜｜｜也

別龜甲 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常於伯珍傳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

如期雨澍 南齊書徐孝嗣傳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嗣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險也及布卦既牒五爻曰

安知後交不為上九 梁書阮孝緒傳

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

象實應德 見上

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 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文育曰有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可暴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天帝召歌 南史賀瑒傳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之｜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俄頃而蘇

手鑄金人 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十中八九 魏書耿元傳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

有客扣門元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

用五十蓍 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青帛女子 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買魚得馬 隋書楊伯醜傳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作膾當｜｜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鳥卜 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衛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筮大馬 舊唐書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滕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

福弟 舊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投龜於地 唐書張公謹傳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在隋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罔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唐書趙宏智傳曾孫矜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剡為筮曰｜｜｜｜｜｜｜｜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蹠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

當為卿輔 唐書李綱傳綱

墓乃時人衰亡車孝皆為出涕云

賫物至　宋史孫奇傳生十歲庶尋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當易三卦　宋史掌禹錫傳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

駟馬當勝　遼史魏璘傳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璘白奏曰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

炙勃焦　遼史西夏傳凡出兵先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炙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擗算　見上

咒羊　見上

矢擊絃　見上

其占如響　金史武禎傳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撒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

數卜　劉向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少

示不自專　班固白虎通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之為言｜也｜也久長意也

究音　班固白虎通龜以荊炎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也北方以陽動陰也必蓍陽之老也龜非水不處龜非火不灼以荊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太公曰龜焦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德斯益否斯損　荀悅申鑒或問卜筮曰｜｜｜｜｜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虎卜　張華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

老蠶緣枯桑　常璩華陽國志王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

十二棋卜　劉敞叔異苑｜｜｜｜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簡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五行十二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辯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為火細長芒動為水兆有仰伏倚著落起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辯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辯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著三偃三起　劉錄隋唐嘉話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著試之既布卦一｜無故自起凡｜｜｜｜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常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失牛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注太元經常取以卜　李肇

國史補王相｜｜｜｜｜｜｜｜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取鷄卵以驗其黄 殷公路北户錄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

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 殷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馬錢命蓍布卦成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曰請為韻語｜｜｜｜｜｜｜｜｜｜｜｜｜｜｜｜｜｜其人本意責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君除拾遺可發此緘 鍾輅前定錄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緘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怨而去王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泄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呂王生之言有微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呂校之曰｜｜｜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揆訪使晚店水呂揆才華誤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揆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琛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琛琛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琛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琛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沐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緘密裹賦一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乳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殿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適恨後一首或有所規頗得詩

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奏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死跋焦生跋焦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乱以火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衆以食羊羊食其衆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上人尤神之

不必專用龜策 吳處厚青箱雜記又有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有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烏哦頃有烏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丸或打楊枝或灼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觸物皆通｜｜｜｜｜｜也

庚午春秋 邵博聞見後錄予見王慶會言蚤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曰豈君運行｜｜｜｜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豐字紀年 邵博聞見後錄殿中丞邱濂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見之睿曰明年當改元以易坎之豐卦用事必以｜｜如期改元豐云

卦影 魏泰東軒筆錄唐孝先名作｜｜書一人不全於持弓而射落一鷄坊語人曰持弓者我也｜丞相生於辛酉卯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其日抗疏乞歸彈荆公又乞留班頗宣於殿陛上怒降坊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坊笑曰射落之乃我也

推圍中拄丹 張邦基墨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先大師與司馬溫公論易數｜｜

丨丨丨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猥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蹄絕街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棚上花果毀焉審言天下可以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蠡卜 王宏卜記丨丨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因行以筮人丨丨傳說自給

撎蒲卜 王宏卜記丨丨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撎蒲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撎蒲卜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菴筆記見以道為明州船場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丨丨丨丨然非禁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巡官 陸游老學菴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名士為丨丨巡官唐五代郡僚或謂以其巡游責術故有此稱

帝堯之兆 史純祖學齋呫嗶今學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丨丨丨丨其象似瓦原之裂鉄是用名之

賣卜臨安三橋 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韓侯者丨丨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皆言趙可至郡守卿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卻是詞科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 張仲才文始眞經丨丨丨丨皆能告吉凶

黃龍儻仙 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為十八搓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丨丨丨丨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

仙人上馬 見上

蟢窠落地 見上

金井闌 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丨丨丨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只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占候

圍心虛天下 墨子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馬曰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呂甲乙殺青龍於東方呂丙丁殺赤龍於南方呂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之誅紂也行之日以丨丨東面而迎太歲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帝曰熒惑在公懼召子常公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丨丨其三丨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焉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十二年三七二十一臣敢慈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天衡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

雲旍見上滑馬見上蚩尤旍見上五勝生一壯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呂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擊鉤陳之衝辰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北斗之神有雌雄淮南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呂舉百事雌與除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森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己酉巳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見龍忌淮南子操舍開塞各有｜｜注中國呂上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以天占人揚子史｜｜｜｜聖人呂人占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德隆晷星揚子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則｜｜星隆則晷德也注司馬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墜

辰出參入皆晉祥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呂成善后稷是相唐叔呂封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呂｜而呂｜｜｜｜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東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氣為龍虎成五采史記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皆｜｜｜｜｜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當有玉英見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呂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

望氣見上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史記律書｜｜｜｜｜｜｜百王不易之道也

五星聚史記天官書｜｜皆從而｜｜於一舍其下之國可呂義致天下

監德失次應見柳史記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色蒼蒼有光其｜｜有｜｜歲早水晚旱

降入失次應見張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呂｜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大有光其｜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

青章失次應見軫史記天官書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呂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其｜｜有｜｜｜曰青章歲早晚水

蹕踵失次應見亢史記天官書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呂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熊熊赤色有光其｜｜有｜｜

開明失次應見房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呂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有｜｜｜歲早旱晚水

長列失次應見

箕 史記天官書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丨丨昭昭有光利行兵其丨丨有丨丨

丨大音失次應見牽牛 史記天官書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丨丨昭昭白其丨丨有丨丨丨丨

長王國昌熟穀 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丨丨作作有芒丨其丨丨丨其失次有應見危曰長王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

長王失次應見危 見上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 史記天官書閼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丨丨白色大明其丨丨有丨丨丨丨歲水女喪

大童失次應見婁 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丨丨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illegible]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丨丨有丨丨丨

天泉失次應見昴 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丨丨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丨丨有丨丨丨

天皓失次應見參 史記天官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丨丨黫然黑色甚明其丨丨有丨丨丨丨色丨丨丨丨所居野丨丨

歲星赤黃而沉大穫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丨

得土得女 史記天官書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巳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丨丨不乃丨丨

易行 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丨丨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

五星同色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大圜黃滜 史記天官書其色丨丨丨丨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

注滜音澤

免過太白間可椷劍 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免星椷音函函容也

日暈制勝 史記天官書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丨丨丨丨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食所不利生所利 見上

仰望平望登高望 史記天官書凡望雲氣丨而丨之三四百里丨丨在桑榆上餘二千里丨丨而丨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雞臨城有城必降

雲雄 見上

稍雲精白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者其將悍其士怯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史記天官書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若霧非霧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

朧明正月旦決八風 史記天官書漢魏鮮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

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此其大經也

五穀逢昌 史記見上

正月旦比數雨 史記天官書或從｜｜｜｜｜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 見上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 見上

必通三五 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天官書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史記天官書所見天變皆｜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傳天數者 史記天官書昔之｜｜｜｜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

星氣占歲 史記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數者｜則唐都｜則三光之占亟用 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希見而｜王朔｜｜則魏鮮

｜｜｜｜｜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客氣發見 見上

日再中 史記封禪書平又言臣候｜｜｜居頃之日卻復中按平新垣平也

視日 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事春申君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東井秦分先至必霸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者｜｜也｜｜｜｜楚雖強後必屬

風師 漢書天文志有雲如衆風是謂｜｜法有大兵

斗擊 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聖人知命之術 漢書藝文志又呂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馬北｜｜｜｜｜｜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漢書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呂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

六情十二律 漢書翼奉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水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呂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呂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服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呂其類應

王者忌子卯吉午酉 見上

辰為客時為主人 漢書翼奉傳上呂奉為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邪時執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時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劫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

辰疏時

精必參伍觀之見上鐵炭低印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効可信者也注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辰星効於四仲漢書李尋傳｜｜｜｜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營頭星後漢書天文志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之｜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按泰山松書曰怪星書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五色喜怒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庭｜｜｜｜稍小至後年六月消繞帶天街後漢書蘇竟傳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應星自亡新之未失行算度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裝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裝回藩屏躑躅帝宮見上聖帝應符之兆八魁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為｜｜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木勝土刑制德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丑

寅申皆徵後漢書郎顗傳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寒溫為實清濁為貌後漢書郎顗傳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金氣為變發在秋節後漢書郎顗傳罰者白虎其陷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重華後漢書郎顗傳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風者號令天之威怒後漢書郎顗傳丁丑大風掩蔽天地｜｜｜｜｜｜｜｜歸忌後漢書郭鎮傳書郎顗傳｜｜｜｜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五將三門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武擔石折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五官獻橋後漢書楊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順之｜｜掾｜｜數包二使星後漢書李郃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荊州占晉書天文志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敞集天文衆占名｜｜｜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

略其名狀舉其占驗

集星章 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書有丨丨所戴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賓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 晉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丨丨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丨丨丨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丨丨丨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火烟粉沸如旌如弩 晉書天文志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丨丨之狀或白如丨丨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丨黑丨或丨張丨或如蜕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變山形 見上

如持斧覆舟如牽牛鬬雞 晉書天文志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丨人丨丨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丨丨雲丨丨丨或有雲如丨丨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匹布 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壓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魅衣如人相隨或紛紛丨丨丨或如丨丨或雲丨丨如丨丨亂穰者皆為敗徼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繫牛飛鳥 見上

驚鹿相逐兩鷄相向 見上

爪蔓連結 晉書天文志凡暴兵氣白如丨丨丨丨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

斗牛間紫氣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丨丨之丨常有丨丨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機祥協德 晉書陸機傳術數則吳範趙達以丨丨丨丨

隱士當之 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丨丨丨丨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丨丨丨丨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槐衛壁之事非吉祥也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衆星丨丨丨丨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

大鳥望旗顛仆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汚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丨丨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丨丨丨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士咸說至明使大破崔慧景蕭衍

麟國貢嬪嬙 魏書崔浩傳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丨丨丨丨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鶉尾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士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興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丨丨丨丨矣諸人皆作色曰

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始服曰非所及也

陰用兵蓋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呂此言之｜｜｜｜｜｜｜修刑之義也

三歲星鶉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旋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按淵淵張淵

驛馬星流 魏書張淵傳又有容成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尉問路曰昨夜｜｜｜｜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兩馬從西南來 魏書王早傳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匹｜一白一赤｜｜｜｜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與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頗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

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 見上

申時大雨 見上

為客不利 北齊書神武紀武定四年八月癸巳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主人則可兵果行陽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

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蝗陣鬬占者呂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呂此候勝負是時黃蝗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呂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監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孫虛術革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驚並鳴士皆謹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

黃黑蝗陣鬬 見上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北齊書斛律金傳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喜氣下臨必有大慶

周書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

度星法 隋書滕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門惠恩姓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

青氣如樓闕 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呂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呂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鳥

言北史崔逞傳長謙少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靡不開解按長謙名慇崔騫子｜小人風北史李業興傳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宅有獄氣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四朔頻大唐書歷志貞觀十八年淳風上言仁均歷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詔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定漏母唐書歷志以消息數春分後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為｜｜也陽歷陰歷唐書歷志日道表曰｜｜其裏曰｜｜郵傳過宿唐書歷志傳仁均曰日躔宿度如｜｜之｜｜命辰起

子半命度起虛六唐書歷志｜｜｜｜｜｜｜符陰陽之始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歷志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為｜｜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四十九日為每日｜｜又以｜｜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為｜｜以並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為｜｜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黑氣狀如鬬鷄五代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破之鄩閉壁不復出赤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圓田夜起視天中｜｜｜｜｜｜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左右皆賀昴宿有光雲從北來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

謂其從子曰吾觀｜｜｜｜多｜｜｜肥境上寇將至矣德星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僑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常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旦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

道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衆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殺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情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强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强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殺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衆去乃可攻黃氣在右

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減勇而彊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相氣取敵 見上

日走月步 焦氏易林 ｜｜｜｜超不同舍夫妻反目君主失國

支傷日下氣不相受 吳越春秋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無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陽將 吳越春秋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於水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時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終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

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

金制始而火救終 見上

德在合斗擊丑 吳越春秋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年七月辛丑太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時羣忌 荀悅申鑒或問曰｜｜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陷之不沉

視月中異物 葛洪神仙傳尹思者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得道乃停關中

來過風氣逆 葛洪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當有｜｜｜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獨坐屋中遣兒｜｜｜有｜｜｜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刻鳩表端 王嘉拾遺紀帝子興皇蛾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玉為｜｜置於｜｜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算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書則｜｜｜｜不服寶衣不甘素食

客星伏南斗中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濟將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昔對曰｜｜｜｜｜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按濟謂龍驤將軍王濟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陳仲弓從諸

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欲知五穀但視五木 賈思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雲形似樹日辰在金 劉肅大唐新語馮智戴高州首領蠱之子貞觀初奉蠱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赤兵驗黃時豐 韓鄂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為｜｜｜乃｜｜

黑雲如皁 李石續博物志京房風雨占候曰｜｜｜一匹｜二日中雨二匹三日雨三匹十日雨

皆以天事名之 沈括夢溪筆談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止合有十一神將 沈括夢溪筆談｜｜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

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干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 沈括夢溪筆談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析則太陰得伸明日運｜皆｜以足知其｜｜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甚驗

鳥占 周密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遊雪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富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令已抵闕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異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貢為閤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刺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黜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八風 張仲才文始真經｜｜之變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

氣之運耳積灰懸炭釋贊箏感應類從志｜｜知風｜｜識雨注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時晴則炭輕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方術部三

星

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蒍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丨丨丨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暴動折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丨丨丨丨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不舉五月子 見上 識命 後漢書王昌傳與年十二丨丨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按與劉子與丨丨丨丨丨丨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佽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丨丨丨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祿命篇

唐書呂才傳

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尫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俏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簒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見上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

劉晝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移而丨丨丨丨丨丨也

感星

劉晝新論微子丨牽牛丨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磨蝎為身命

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丨丨丨丨丨丨宮而僕乃以磨蝎為丨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皆康彊

吳處厚青箱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丨致政丨丨

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

卯伯溫聞見前錄張衍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三處合

魏泰東軒筆錄章郇公慶歷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丨丨丨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名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録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青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馬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丨丨一迴

當並案食九月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丨丨丨而丨者丨箇丨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名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拐於左公為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名之矣蓋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談天 岳珂桯史中都有丨丨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言不祿祿 岳珂桯史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暮而多知自云知數丨頓丨丨丨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艮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日曰劍鋒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神

辨八煞 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丨丨丨按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丨丨丨暮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別分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暮而善記胸中所儲何慮數萬每一談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丨丨丨亦暮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款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婢妾并玉器云

醉筆如飛 陶宗儀輟耕録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丨丨丨丨畧不搆思項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究然眞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安命法 陶宗儀輟耕録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羅計為宗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丨丨丨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眞捷徑也

納音所起 陶宗儀輟耕録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呂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之｜也

遇龍則化 陶宗儀輟耕錄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歅 莊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梱也為祥 見上

姑布子卿 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分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相形論 荀子｜｜｜不如｜｜論心不如｜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擇術 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吉人吉臣吉主 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

敦顏土色 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

參午達理奇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曰子體無｜｜｜｜｜｜｜｜｜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

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謟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王其勿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呂氏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今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卿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呂公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眞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偏名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名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矣

從理入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死法也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

聖人不相 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百日之內持國秉政 見上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見上

當刑而王 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

法憂喜在容色 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於｜｜｜於｜｜｜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人奴安得封侯事 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乎

不得名一錢 史記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寄死人家

小史有封侯骨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

傷遹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

相書 漢書黃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鄰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娶巫家女 見上

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相理鞫條 漢書叙傳許｜｜而｜｜注應劭曰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鞫窮也條亞夫所封也

必為此女稱臣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適於所生

問息耗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見后者

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丨丨丨丨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頷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班超傳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萬里侯相也

足心有黑子當為二千石 後漢書黃昌傳昌左丨丨丨丨丨常自言丨丨丨丨丨注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嫁阿鶩 魏志朱建平傳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没戲言遂驗乎今欲丨丨丨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見上

獨見白狗 魏志朱建平傳謂應璩曰

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丨丨一丨丨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當下壽 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晉書陶侃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頭低視仰名為盼刀 晉書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丨丨而丨丨相法丨丨丨丨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 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貴為人主

憑之無相 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丨丨丨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

三人皆至方伯 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丨丨丨當丨丨丨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鼓角相 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丨丨丨

胞衣紫色 見上

仕當至公 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丨丨丨丨餘人莫及也

年位最高 見上

日月相 齊書江祏傳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

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丨丨丨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丨丨丨丨丨亦可得方伯耳

臂有封侯志 齊書魏虜傳初元度自云丨上丨丨丨丨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

奇聲 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生有丨丨封侯相也

小虧損則當富貴 陳書章昭達傳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丨丨丨丨丨丨丨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

不忘司馬之言 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

相帝當得州否臾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臾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馬。

大雷老父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日暮寒甚頗有鸛旅之嘆岸側有一｜｜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為天地母生天地主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

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勿過三人知也

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魏書寇讚傳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大曰君｜｜｜｜｜｜｜｜｜｜｜｜｜｜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制命關右魏書盧淵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亦｜｜｜｜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

必為良將位極人臣北齊書暴顯傳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袜眼試相術北齊書皇甫玉傳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捅曰此美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此公子有至貴之相周書孝閔帝紀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

華見帝退謂所親曰｜｜｜｜｜｜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必為台牧周書李賢傳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卿其勉之

當為天下君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北史皇甫玉傳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一尺之｜一尺之｜｜｜一寸之｜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舊唐書劉仁軌傳初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後果如其言

一門盡貴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壻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

夏禁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面似大獸 舊唐書袁天綱傳常挺就之相天綱曰君｜｜｜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

伏犀貫腦 舊唐書袁天綱傳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

玉枕 見上

背如負物 見上

五嶽四瀆成就 下見上

豐滿 見上

鳶肩 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賈正應此耳然｜｜火色暗上必速恐不能久

言可損益蘇張終

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 唐書李林甫傳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張虔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極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視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晚顯高晚顯而壽吾聞｜｜｜｜｜｜｜｜｜｜天道也

語迷者神定少者為重器 唐書楊元琰傳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及長秀眉美鬚髯肩博頤

面如虎 唐書袁天綱傳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當以武處官

輔角完起 唐書袁天綱傳見實軌曰君伏犀貫玉枕｜｜｜｜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

間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無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赤脉干瞳 見上

龍瞳鳳頸 唐書袁天綱傳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

眉過目 唐書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爽｜｜｜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奠下氣墨 唐書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皆｜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妻師德也

相在怒時 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位必卿相

方頤 五代史雜傳李固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兵將從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

骨法非常 五代史吳越世家縣錄事鍾起曾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爵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顧自愛因與起訣曰

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求其人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宋史王延範傳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牛目虎顧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面有權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因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因一青馬而貴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河目隆顙修肱龜背孔叢子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而｜｜黃帝之形貌也｜｜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龍角博顙焦氏易林｜｜｜｜位至公卿吳市吏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吳國之亡臣乎骨奠仳脇王充論衡蘇秦｜｜為六國相張儀｜｜亦相秦魏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

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貧賤於富貴｜｜｜｜之法｜｜｜｜之理以｜｜｜｜無不應者性有骨法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亦｜｜｜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骨法為主氣色為候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威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官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擅宜作輻揄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拯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篆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棘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備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

微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貳之於行參之於時 荀悅申鑒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何氏肥張氏瘦 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鈎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鈎｜｜｜｜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岳峻瀆流 劉晝新論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崔嵬有｜極之勢四｜皎潔有川｜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贊其機妙不亦難乎

貴相有四 崔鴻蜀錄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其｜｜｜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

在乎粹美 李德裕窮愁志夫相之相在乎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而已

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人｜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卧蛇文 馮贄雲仙雜記傅咸掌有｜｜｜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每｜｜｜｜｜｜｜｜｜事已乃復

青蠅拜賀及第 馮贄雲仙雜記術士相牛僧孺若｜｜｜｜方能｜｜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 康駢劇談錄自咸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衡之耗時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日 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匆處士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為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天津橋老人 康駢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羇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

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

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曰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傳相法 歐陽修歸田錄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語少時有僧相我｜｜｜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為上也故心相有｜｜｜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嘗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以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急流勇退 朱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抗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欲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姍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遥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遇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適三兩舍遥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 管子｜｜之｜｜｜｜不可得泉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入｜｜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轍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史記樗里子傳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武庫正值其墓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令其｜｜余視其母冢良然

通子午道 漢書王莽傳莽呂皇后有子孫瑞｜｜｜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呂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呂協也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嗜曰｜｜｜｜｜｜｜｜土

禁 後漢書朱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呂為聖舍新繕修犯｜｜不可久御

三書生 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

故犯妖禁 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

出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貴甥 晉書魏舒傳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外祖母呂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見上

牛眠 晉書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過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又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呂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當起宮殿 晉書索靖傳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

沙漲為桑田 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呂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帝甚異之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秋亮庾亮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興世傳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一旦忽｜｜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當有｜｜｜｜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為刺史

相墓工 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白兔跳起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歸葬先帝墓側外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十徃五徃常坐一處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及卒墓正取其坐處馬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當出暴貴而不久齊書荀伯玉傳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白馬經墳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逐鹿者來｜｜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常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置宅圖墓北齊書陸法和傳又為人｜｜｜｜呂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葬於桑東封公侯北史梁侠傳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龍盤鳳翥舊唐書明皇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獄氣發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宅有｜｜｜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杜固唐書杜正倫傳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呂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地有壯氣見上石蛇三卵唐書郭誼傳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從涇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二世為都頭異姓河

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誼呂岌假刺史穿三丈得｜｜｜并｜｜石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遼史耶律乙不哥傳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過者｜｜｜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咸陽辰巳長安戌亥焦氏易林｜｜｜｜｜｜｜｜丘陵生止非思鰌市破楚門吳越春秋子胥乃使術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呂象天八風水門八呂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呂絕越明也立閶門者呂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呂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呂通天氣因復名之｜｜｜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呂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南大門上有木蛇見上缺西北吳越春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呂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呂象地戶陵門四達呂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泗水却流王充論衡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為之｜｜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呂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

宅皆當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 王符潛夫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巳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鬬也五行皆然

宰相當出坤鄉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巳後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

得石牌 馮贄雲仙雜記烏重胤葬先世掘｜｜｜有云牛頭岡前紅蕭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

牛頭岡前紅蕭隴下 見上

龜葬梁家 沈括補筆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巳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巳進士登科立儀嘗預

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從居廣州鬱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文筆 方勺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鎮周迴六十里北出數隴葬者紛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火峰名梅里火地里家謂之｜｜

溪山環合當出大魁 何遠春渚紀聞余拂君厚雲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有相宅者言此地｜｜｜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巳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丑年必登高第 何遠春渚紀聞張公大亨字嘉甫雲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過｜｜有赴舉者｜｜｜｜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巳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鬼靈 何遠春渚紀聞張｜｜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餙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魁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嘶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

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鶴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魁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野駝飲水 何遠春渚紀聞先君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遂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會皇

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黄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
吕他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耳先子出見
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
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此墳以
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
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
言一揖而去已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
謀之除

來春當有天書 見上

掘牛山 王明清揮麈後録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
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
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
三四十年顔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
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
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冠之帥
黄巢凌刼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

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
此賊自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
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州縣義丁
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
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黄腰獸桶上
有一劍長三尺黄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
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悦
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黄巢至秋果衰是歲中
原尅平

朝揖絶勝 王明清揮麈後録范擇善同宣和中登
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
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
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
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為吉壤擇
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
祔於其祖兆請朝假吕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
才從之後擇善吕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布
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謂
告於外捶擾州縣遷謫而死

五箭 郭彖脞車志趙三翁
名進字從先中年縣
白沙鎮人密縣陸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紇嶺瀑
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還入百怪畢見未
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謂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
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説多矣不聞五箭之説敢問何
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
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
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爍爍斥鹵沙磧不
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壤者名
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岩銳峰峭岫拔刃攢鍔聳齒
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樹叢薄翳天
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
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于抱氣象明邃形
勢寛間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
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

其教居
止遂安

君山龍脉正結於此 陶宗儀輟耕録江陰州宋
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
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
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是以知其
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
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 管子｜｜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牟 **齊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齋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惡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鵶 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鵶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鵶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鵶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焉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往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 見上 **益壽** 見上 **得壽地將動** 見上 **列子心醉**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見之而｜｜ **季咸** 見上 **積往生跂** 鶡冠子｜｜｜工以為師注跂跛倚也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 **不能自祓** 韓非子巫咸雖善祝｜｜也 **主禳澤** 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五｜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傴巫跛擊** 見上 **弊鼓喪豚** 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呂氏春秋公曰常之巫｜｜｜｜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 **脊藉**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巫之用｜｜所投鈞也 **巫步多禹** 楊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 **祕祝** 史記漢文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緣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之官移過於下吾聞祠官｜｜其除之 **祝釐** 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九天巫河巫南山巫** 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祠河於臨晉而｜｜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秦晉梁荊之巫** 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從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陽注有越巫丨丨祠而康曰船音辜磔之辜鄰音穰

祝鄰 漢書地理志雲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丨丨丨呂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詛下神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丨丨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呂米五斗號為丨丨丨丨

侲子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丨丨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辯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鞞

狂言 後漢書郭躬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丨丨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

笑巫輒病 見上

唐后山公嫗 後漢書宋均傳沒遒縣有丨丨二丨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丨丨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神怒向漢 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言巫巫言丨丨何故欲丨丨漢使有騧馬急求取呂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刻畫好繒縻折金綵 後漢書王符傳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丨丨丨呂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丨丨丨丨令

廣分寸或斷絕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廟神不悅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甲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馬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呂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詣請殺之巫曰丨丨丨丨此是郟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丨丨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然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小大呂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翻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見上

輕步佪儛靈談鬼笑 見上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 宋書周朗傳鬼道惑衆妖巫破俗丨丨而丨丨者不可數丨丨而丨丨者非可算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丨丨先呂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 齊書林邑國傳謂師巫為丨丨丨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壻女嫁者伽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帶花寶婆羅門羣壻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

六龍在帝寢齋 南史梁武帝紀臺內有宿衛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鄴此覡還都乃見丨丨俟

丨丨丨所丨丨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來君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丨丨丨丨丨丨君正使撿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巫道療疾　南史蕭嶠妻羊淑禕傳諸暨東湾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丨丨為人丨丨無不愈家產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丨丨丨丨丨丨丨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猫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丨丨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充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丨丨丨丨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舊唐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搶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呂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宰相嗢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干宰相梅録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為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

京朝見

玉女從天而降 舊唐書李軌傳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女祝 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奠於坫此冊祝之制也

白頭老人 唐書羅宏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宏信曰｜｜｜｜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宏信曰神欲危我耶丈班死衆曰孰願主我軍者宏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布麥呪鳥 唐書西域東女傳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糟｜｜呼羣｜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土龍請雨 宋史吳元扆傳還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名巫以｜｜｜｜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蓄蛇為妖 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有女巫｜｜｜｜殺蛇黜之

白衣素巾 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惕隱以｜｜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 遼史禮志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 遼史禮志歲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窻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名巫者｜｜西夏語以巫為厮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鴛鴦符 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呂事魘魅

能道神語 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呂巫所命名名之

知喜怒 元史祭祀志序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覩見所祭者而｜其｜｜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 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天下之良醫而｜｜｜｜｜｜｜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

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聲譽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祝伯 焦氏易林｜｜言善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 王充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合烈氣 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賑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也 應劭風俗通九江遂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知其旨欲牢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詛仲舒 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迎紫姑 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覓重是神來也

數白黑棊 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名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

向畫獨庭無雨 見上 **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張仲才文始真經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 **師娘** 陶宗儀輟耕錄世謂女巫曰｜｜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 莊子朱泙漫｜｜｜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黑牛白角 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白布裹其角

使物 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謂七十能｜｜却老

棊自相觸擊 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方鬬棊｜｜｜｜｜ 按此欒大事

含酒三潠 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

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㠯此厭之後鄭果上火災與邻同日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㠯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水為｜｜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枯樹生荑 見上

升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茅｜｜｜｜主人見之驚懼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張盜呼風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坐其中長嘯｜｜｜｜｜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㠯竹竿餌｜｜｜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增錦 見上

手自斟酌莫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百官｜｜｜｜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罏悉亡其酒脯矣

遽如許 後漢書左慈傳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

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散雲霧㠯幽身布金水㠯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㠯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術足數成不足為難

活馬 晉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盧江太守胡孟康被五相名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盧江陷

赤衣人 見上

髡髁刀設醊 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㠯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畫作野豬著屏風上 晉書郭璞傳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臥處｜｜｜一宿

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呂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呂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鼈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令丹畫版作日月 見上 **以豹皮馬鄣泥卧上** 見上 **作布囊張牕牖間** 見上 **作皮囊懸樹** 見上 **朱書田字** 晉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桑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呂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丨丨手腕橫文後三寸作丨丨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呂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蕣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蕣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蕣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蕣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拋拍恒使作聲三日故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卜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在狐嗥處拊心啼哭 見上 **市沐猴繫母臂** 見上 **買荊鞭懸樹** 見上 **化旋風** 晉書孟致傳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名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丨為丨丨飛出第外

和解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呂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丨丨丨丨趙氏竟免

幻人 魏書悅般傳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丨丨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呂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

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名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丨為丨丨飛出第外

能作霖雨 見上 **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唉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呂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進風不便法和執丨丨丨丨丨丨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

梁兵步於水上 見上 **結表放生** 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丨丨云此處丨丨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聞佩聲曰終必離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

取雪陰山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瓜緱氏老人圃中見上

入一出四唐書袁天綱傳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廉攄令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三子

紙署台字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日｜大｜｜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使石自鬬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甑生者日使聞能｜｜｜｜草為人騎馳走見上

化瓦石為黃金宋史楊偕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名入宮中

傳黥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也｜｜｜｜｜｜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司冥間事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雎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如麵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舍｜洛河｜｜｜令處訥食之

十二里霧元史董摶霄傳有斷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搏霄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得數珠元史田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輦台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日貂裘

袁公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葵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

捷末見上

手戰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侯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兎迫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

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見上

罵蹇罵眇王充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日知之曰｜此轅中馬｜此馬亦｜之｜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

煩魚至河伯處葛洪神仙傳葛元字孝先見買魚者在水邊謂魚主曰欲｜此｜｜｜｜｜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黑書青色如大棗而飛去

作火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譚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

飯成蜂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盡｜大｜數百頭飛行作聲

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飾也

殿庭取鱸蜀市買薑 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為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膾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坩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垂綸於坩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廚下切膾適了

索孤實 干寶搜神記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

杖地變之成瓜瓜生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蔓延生花花乃取食之因殤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沐胥之國家朝有道術皆亡耗矣

指端出浮屠 王嘉拾遺人名羅尼其年云四三十歲善術惑之術於其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刻鳳樹人兒 劉書新論公輸之人兒其身者謂之龍鵶見其首者名曰鶵鵶皆訾其醜而人其批及廉之成翠冠雲鬟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欻發翻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遊月中 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在雲上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霧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絮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嵬但聞清香鶴鳴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嚈壁成維摩問疾變相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見盛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驟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一上一一五色相宣如新寫遠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果綸巾鶴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支節杖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

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裹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客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一一一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頌言人凶衰皆述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斷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壁有畫僧 見上

節杖子子跳

出連擊僧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集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呼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翻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柱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其｜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暫御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拚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且無所苦｜｜｜｜｜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數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鑷之鬚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天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刺客｜｜｜｜｜也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美閣乃投益而上單練鬙履膜皮袋挂烏跂捷若神鬼復建覺水於結裔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歛身承其溜焉

醋心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有賓自青皮時必擇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鉄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一年後刺猨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劊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條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携匕首入其室

度其門隙無有鄣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歸尼大起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名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名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揮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名也顧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頗含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大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跡能從空虛入冥漢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擊不中即翻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喻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抵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雖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 見上 **跨白黑衛** 見上 **化蠛蠓** 見上

符飛臂墮 張請宣室志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名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丨丨之中其丨劈然有聲遂丨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玉念珠 康駢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擅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丨丨丨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纏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

曰異哉此非竊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舅僠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切以財帛為意超俟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田膨郎　康駢劇談録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于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冦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挑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懼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瑞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嬾裹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項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丨丨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卦影　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華丨丨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雀銜穀鴈出瓮　張燾民畫墁録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果馮以臍作瓮中作鴈

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爾之丨丨丨爾之丨丨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覔裏飛出

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衒穀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錫彈丸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扆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扆栖泊之所樊榻茫蓆竹籠而已籠中有丨丨二顆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矣匡國人異之聞於匡國匡國密名扆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名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奔制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扆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

掘雪成金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嘗丨丨為鋌熱丨丨指痕隱然猶在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丨丨丨丨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丨丨丨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鬚綠耳莎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煇清波雜志微宗名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丨字與人多驗蔡京得丨丨丨丨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嫁杏嫁橘 陳襄丈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丨了此丨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莫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亦多有丨丨猶不知是何術也

彪嘯 高似孫緯畧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送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丨丨所以知爾

聽聲嗅衣物 周密齊東野語耿丨丨者兼能丨丨以知吉凶貴賤

相器物

九方皐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丨丨丨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徐無鬼 莊子徐無鬼曰吾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國馬未若天下馬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
中矩圓者中規是丨丨也而丨丨丨丨天下馬有成
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
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巧於相踶馬拙于任腫膝韓非
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
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
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
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
丨丨丨丨而
丨丨丨丨
十人皆天下良工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
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
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
丨丨者丨丨丨之丨丨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
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
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

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丨丨也其
丨在獐麋豕鹿丨丨丨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
後足狗
乃取鼠
賢取鼠見上
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
後漢書馬援
傳援好騎善
別名馬於交趾丨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丨還上之因表
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
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
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
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
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
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
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為
名馬式馬
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見上
東門京鑄銅馬見上
儀帛謝丁見上
水火分明
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
曰丨丨欲丨丨水火在鼻兩孔
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
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
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髀欲小季肋欲長懸
薄欲厚而緩懸薄脅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
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
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牙劍鋒見上
相印相笏
魏志許允
傳注魏氏
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
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
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
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丨
丨丨丨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
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見上
馬惡衣香
魏志朱
建平傳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
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丨丨丨丨驚齧文帝膝
帝大怒即
便殺之
呂虔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
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
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
奕世多賢才
興於江左矣
相板
南史庾道愍傳道愍尤精丨丨宋明
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
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
然使人多忿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
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
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龍頭突目
劉峻世說注
寗戚經搖頭
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傔踈肋難齡齝丨丨丨好跳
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挾寗戚相牛經也

壽骨 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剥兎｜｜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髮所生處也

綿苞圭石 見上

火字水文 賈思勰齊民要術馬眼孔欲得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白脉貫瞳子最快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有壽眼去角近行駃眼欲得大眼中有｜｜｜｜｜｜

蘭株欲大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注蘭株尾株

相琴知吉凶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常識一道者｜｜｜｜｜

膺匡欲廣毫筋欲横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黄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筋難養三歲二齒四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

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日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扳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巧藝部

射御

矢感轡筴 管子幷有以父有以｜｜｜｜故遨獸可及達道可數注感謂深得其妙 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 管子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 調和而堅守之 管子幷古之善射者也｜｜其弓矢｜｜｜｜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御夫 晏子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 駕八 晏子夫｜｜圃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圃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 選射 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圃圃 射蜻蛉拂左翼 尸子莊王命養由基｜｜｜｜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馬王大喜 措盃肘上 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水其｜｜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寫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猶象人見上 不射之射見上 連雙鶴於青雲之際 列子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滿｜｜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用心專動手均也

後鏃中前括 列子子建曰吾笑龍之給孔穿言善射者能令｜｜｜｜｜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結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渴趣怒其妻而怖之引弓彈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瞬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鉤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瞬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

鉤後於前盡矢之勢 上見

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麻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蘇射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

棘刺端杆矢 上見

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列子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屨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椎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而｜｜｜｜｜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 上見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上見

輪外無轍蹄外無地 上見

知所以中 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關尹子尹子曰子｜之｜｜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

中央者中地 莊子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前期而中 莊子射者非｜｜｜｜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韓非子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有度難無度易 韓非子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寘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而｜｜｜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

恣欲於馬 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騁周旋而｜｜｜

丨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 **千里之迹** 韓非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丨丨丨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卻馬掩迹 **驅前輪中繩引卻馬掩迹** 見上 **旁出** 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鍛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丨丨造父過而為之泣涕 **服射服馭** 荀子羿蠭門者善丨丨者也王良造父者善丨丨者也注蠭門即逢蒙 **蠭門** 見上 **射遠中微及速致遠** 荀子人主欲得善射丨丨丨丨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丨丨丨丨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不世中** 荀子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丨丨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荀子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見上 **空石中人** 荀子丨丨之丨有丨馬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閉居靜思則通 **不窮其馬** 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丨丨丨丨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按呂氏春秋顏淵作顏闔 **求馬不已** 見上 **車輕馬利** 呂氏春秋御者反諸己則丨丨丨丨致遠復食而不倦 **射招** 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丨其一丨招無不中注招埻的也 **中石飲羽**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丨丨丨丨丨丨丨乃丨丨誠乎虎也 **威馬** 呂氏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丨丨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 **輕任新節** 呂氏春秋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丨丨丨丨欲走不得故致千里 **招欲中小獸欲中大** 呂氏春秋射丨者丨其丨丨也射丨者丨其丨丨也 **荆廷白猨** 呂氏春秋丨丨嘗有神丨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先中之** 見上 **夢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受丨丨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儀豪失牆**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丨丨而丨丨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 **攝其一靷適之**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丨丨丨丨丨丨丨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 **馮夷大丙御** 淮南子昔者丨丨丨丨之丨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有儀表之度** 淮南子善射者丨丨丨丨如工匠有規矩之數 **調手調馬** 淮南子馴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丨乎丨御心丨乎丨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乎數而不在乎欲也注馴音咒競驅也 **貫兕甲徑革盾**

淮南子夫括淇衛箘簬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增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而｜於｜｜矣

教儀生儀 淮南子射者數發不中人｜之以｜則喜矣又況｜｜者乎

射遠貫牢 淮南子夫矢之所以｜｜｜｜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

中的剖微 見上

驂欲馳服欲步 淮南子｜｜｜｜｜｜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

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前功盡息

支左屈右 見上

示人以難 戰國策今夫鵲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賢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也

挾彈攝丸 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數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右｜｜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碧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剡矰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畫遊乎江河夕調乎鳧鷖

修其碧盧治其矰繳 見上

虛發下鳥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而｜｜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 戰國策諺曰｜｜｜｜｜｜｜｜｜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達胸掩心 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達者｜｜近者｜｜

重射 史記孫子傳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注重射好射也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

逐射 見上

臨質 見上

世世受射 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軍傳廣家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

中

石沒鏃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猨臂善射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其｜｜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射闊狹以飲 見上

專以射為戲 見上

應弦而倒 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微矰纖繳 史記司馬相如傳｜｜出｜｜施

射禽獸給食 史記大宛傳堂邑父故匈奴人善射窮急｜｜｜｜｜

人馬相得 漢書王褒傳庸人之御駕馬必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迫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旦王良執轡韓哀附輿縱馳騁鶩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遽哉｜｜｜｜也

傷吻敝策 見上

執轡附輿

見上追電逐風見上游睇猨號漢書敘傳養｜｜而｜｜兮養由基也游睇流盼也李李廣也虎發石開見上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後漢書陳敬王羨傳寵善弩射｜｜｜｜｜｜｜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圍人數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按寵敬王羨曾孫一發正中戟支後漢書呂布傳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太祖嘗於南皮｜｜｜｜｜｜｜弓燥手柔草淺獸肥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麋鹿九雉兔三十要狡獸截輕禽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若夫馳平原赴豐草｜｜｜｜｜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貫手著棼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置以手持樓棼慈刮弓射之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左右射晉書淮南惠王逐傳後逐之曾孫勲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晉書魏舒傳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謝而歎曰吾之｜｜以｜｜分｜｜｜｜｜｜矣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晉書劉曜載記雄武過人｜｜｜｜｜於時號為神射一發中刀環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逼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里無反面吾之方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情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婦騎解刀豎之翰｜｜便｜｜｜追騎乃散相賞宋書樂志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振轡長驅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海鵠羣翔折翅而下齊書垣榮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阿五仰藉天威齊書武陵王家傳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王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王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常日不爾今可謂｜｜｜｜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王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六箭五破一皮見上吟猿落雁梁書元帝紀騎則逐日追風方則｜｜｜｜鹿應弦輒斃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無還騎趣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以此為樂拓弓弦作霹靂聲梁書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皺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逐麏數肋射之見上

耳後風生鼻頭出火見上

撫弦貫的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觀者悅之

引弓再發中口入腹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射之｜｜皆｜｜｜俄而虎斃

摘梅帖鳥珠

上發必命中南史柳惲傳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之｜｜｜｜觀者驚駭

鳥飛何關人事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

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自空中翔｜｜｜｜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百步射蔗南史齊宜都王鏗傳彌善射常以堋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射師南史阮佃夫傳揚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

引空弓而落飛鳥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為人雄異恐為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請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是以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魏書文成帝紀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山｜｜｜｜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射鵰都將魏書宗室幹傳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

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

五歲射雀魏書河南王曜傳｜｜嘗｜｜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馬及長武藝絕人

馳馬立射五的魏書尉地干傳地干機悟有才藝｜｜｜｜｜｜｜時人莫能及

矢不虛發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

大鳥旋轉而下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祖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稍遷征西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至地乃大鵰也世

宗取而觀之深壯異馬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

麗龜達腋 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毋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翦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凡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不書箭 北齊書王晞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北齊書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之｜｜｜｜｜｜

正中獸鼻 北齊書元景安傳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醼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一圍射馬鹿十五頭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之中手｜野｜及｜｜有｜｜

一發中雙鳧 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百步懸莎七發五中 周書豆盧寧傳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韓射乃於｜｜｜｜草以射之｜｜｜｜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熊渠不能獨擅其美 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之名｜｜｜｜｜｜

羊車小史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馬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而｜｜馬

發皆入鹿 隋書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鏃｜｜｜啟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傳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足蹈金蓮手持剡炎遂｜｜上｜｜｜｜

彈桐葉常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兎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舊唐書代宗紀上畋於苑中矢｜｜｜｜從臣皆賀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目

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貴傳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

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祖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五善三侯 舊唐書許景先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之容頗失｜｜之禮

鷂子 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

上射次射下射 唐書禮樂志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腸為｜｜達右耳本為｜｜左脾達於右髓為｜｜

左方右方 唐書禮樂志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右曰｜｜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筈不虛彀 唐書霍王元軌傳常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壯士長歌入漢關

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落雕侍御 唐書高駢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貫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達靼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於木或｜馬｜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以錢為的 宋史陳堯咨傳工隸書善射嘗｜｜｜｜一發貫其中

並貫三烏 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眉間插花 宋史种朴傳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遲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辭令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辭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殲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先行者｜｜｜｜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睨貽莫敢前辭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辭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

中面貫背 見上

洞胸出背疊貫後騎 宋史何灌傳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羌懼而引卻

窒水 宋史劉錡傳錡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筈鏑相連而墜 宋史康保裔傳保裔謹厚好禮嘉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人服其妙

左右手如一 宋史曹評傳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竦

滅燭能中 見上

雙破的 見上

貫僮髻 宋史楊守珍傳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

手箭 金史抹撚史扎搭傳工用｜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劍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彀滿 金史宗雄傳材武蹻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步射獲之

接矢射兎 金史宗雄傳宗雄方逐兎趨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趨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其｜就｜｜中之其輕健如此

矢貫兩手於樹 金史郭蝦蟆傳興定初祿大以功遷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遥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盛夏人攻會州祿大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敵大駭

百日事 元史董俊傳射｜｜｜耳

詩書非積學不通

志氣塵塵取予不疑 逸周書師曠蹶然起曰瞽臣請歸王子賜之衆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以是御之注塵塵亦和擾也

呼車 劉向說苑古之將曰極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衝耳子今不正轡衝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

竹弦 劉向說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已惠子曰今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

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為｜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把彈攝丸 焦氏易林公子王孫｜｜｜｜發輒有獲金家饒足

貫堅入剛 班固白虎通天子所以親射何｜｜｜｜達萬物也

斷竹續竹飛土逐害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益以桃弓棘矢而僞鄙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馬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將帥契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寶口口不止也｜｜｜｜｜｜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敵

為百死不得騃也烏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狀｜｜｜｜｜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音曰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首身若戴版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敖其況雄雌況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楚三侯 見上 **弦為將師矢為飛客** 見上 **左若附枝右若抱兒** 見上 **右手發機左手不知** 見上 **射日射水** 王充論衡堯能｜｜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

平志和心 徐幹中論射以｜｜御以｜｜道得則民安而集

金丸 葛洪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嘗以｜為｜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彈枕 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其｜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彈丸反射不破 段成式酉陽雜俎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關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調汁半合九和搗三千杵齊手丸之陰軋鄭景為刺史時有當家人以讀書善飲酒景甚重之後為盜事發而死實嘗詣之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五千一發而中｜｜｜｜｜｜至靈鑒乃陷鄙碎彈焉

嚙鏃法 段成式酉陽雜俎朝野僉載云隋末有昏君謨善射

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前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鏃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

柘彈 馮贄南部烟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

應弦斃鳥 鄭文寶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吽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扶彈應弦斃之

手熟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但｜｜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種桃核 孫升談圃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小由基 朱子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自號｜｜｜按堯咨陳堯咨

劉一箭 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傳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代鳴鞘 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內事侍御之人無他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蔵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六扺古無有據而不苟用罷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迴丸中鳥 伊世珍瑯嬛記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木｜｜｜｜人以為神

巧藝部二

算

九九 管子虙戲作造六峩以迎陰陽作｜｜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引鍭** 管子｜｜量用注鍭壽也 **三生萬**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物 **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矣 **出三入一**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而｜｜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倘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莫過乎五** 子華子天地之｜｜｜｜｜｜｜｜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 **九變復一** 列子易無形埒易變而為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巧歷不能得** 莊子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者究也乃｜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而況其凡乎 **計會** 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迎日推策** 史記五帝紀獲寶鼎｜｜｜｜ **生鐘分** 史記律書｜｜｜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術** 史記律書｜｜｜日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長 **善用算律歷** 史記張蒼傳蒼

又｜｜｜｜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 **先其算命** 漢志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注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六**

觚見上豪氂圭撮黍粟見上宣於天下職在太史見上空積漢書律歷志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丨丨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七與並也注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

函三為一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丨丨丨丨丨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鉤距漢書趙廣漢傳尤善為丨丨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數始於一漢書叙傳元元本本丨丨丨丨

善九章算術後漢書馬嚴傳續字李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智囊後漢書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丨丨注匡設六莞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六莞之法見上計飛蝗射隱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丨丨丨丨丨丨丨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取小豆播之立處其數見上隻箸從橫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丨丨再三丨丨丨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射有無見上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丨丨丨丨丨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父子不相語見上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見上迴算帷幕吳志趙達傳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丨丨丨丨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造綴述數十篇齊書

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丨丨丨丨丨丨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北齊書信都芳傳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其用心如此隸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丨丨丨律學隸祥刑寺推步甲乙度量乾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丨丨丨當却丨丨弟子亦至一行承其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射有無見上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丨丨丨丨丨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父子不相語見上

言而超入稽首請法盡拔其術馬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馳騁反覆於乘除間 唐書歷志 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歷岡用算巧能｜｜｜｜｜｜｜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廣矣

除鑄鐘 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卬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以人

鞭算 唐書劉晏傳每朝謁馬上｜｜｜｜詔算學以｜｜｜｜｜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黃帝為先師 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

尤得其妙 宋史楚衍傳古綴術海島諸算經｜｜｜｜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 宋史王延範傳有劉昺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範推｜｜｜｜｜｜｜｜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

閱月盡通 金史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能｜之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 金史武楨傳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見者莫測也

精於算數 元史郭守敬傳大父榮通五經｜｜｜｜水利

輒造其極 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

六藝之一 元史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馬恂曰算數｜｜｜｜｜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數法出於圓方 周髀算經商高曰｜｜之｜｜｜｜｜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 見上 **二十有五是謂積矩** 見上

乘除之原 周髀算經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知二推一 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數然後｜見勾股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自乘 見上 **開方** 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乘併之為弦實｜｜除之即弦也

矩內方外 周髀算經注或｜於｜或｜於｜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

形詭量均體殊數齊 見上

互與通分 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各有所得然則統序羣倫綱紀衆理貫幽入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

用矩之道 周髀算經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

正繩望高測深知遠 見上 **勾三股四弦五** 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長六尺者欲令勾股相應｜｜｜｜｜｜勾六股八弦十

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 周髀算經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

十等法惟以中數耳數有 徐岳數術紀遺黃帝為敬傳大父｜及其用也乃有三馬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萬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理煩 徐幹中論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

後聖 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閑算術識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為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蜀人謂之｜

舟中作算 劉敬叔異苑晉

安平有越王餘算莱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於｜｜｜壽｜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明數造術 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唐六典算學博士掌教人子之為生者｜｜｜｜｜｜｜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二分其經以為之業 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辨明術理者為通

視人投算而能察善惡夭壽 李德裕柳氏舊聞邢和璞善算心術｜｜｜｜｜｜｜｜｜｜

射知雉兔 李肇國史補凡｜｜｜｜｜｜頭腳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滅其腳以見腳除頭以本頭除腳飛者在上走者在下腳除頭｜是｜｜是｜

格術 沈括夢溪筆談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如人拈榜臭為之礙故也

上雞下兔 錢希白南部新書雞兔算國史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腳腳即折半下見頭除腳見

裹術綴術 沈括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裹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隙積 沈括夢溪筆談以數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綦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倡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弦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造微之術 見上

增城 沈括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一上軀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為通術也

見簡即用見繁即變 見上

方八裹一圓六裹一 沈括補筆談算術｜物｜｜｜益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物｜｜｜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

再撫即覺 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歷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之｜｜

畫

舐筆和墨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解衣般礴贏 見上

犬

馬難鬼魅易　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孰易者曰｜｜最｜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畫筴　韓非子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縣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縣筴同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而｜｜言審本也

謹毛失貌　淮南子畫者｜｜而｜｜射者儀小而遺大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畫龍首　淮南子今｜｜觀者不知其何獸｜｜有｜尺五寸劍被服皆效馬注成慶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畫短衣大絝長劍去好之作七載馬武傳後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二十八將於南宮｜｜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之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宏傳嘗當讌見御座新｜｜帝數顧視之忽正容言後

鴻都畫像　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門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誤筆作蠅　吳志趙達傳注吳録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落｜點數因就以｜｜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　晉書王獻之傳桓溫嘗使｜｜｜｜｜｜｜｜｜｜甚妙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因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圖形於壁　見上

目送歸鴻　見上

頰上三毛　見上

宜置丘壑中　見上

如輕雲蔽月　見上

畫通靈猶人登仙　見上

盤紆糾紛或記心目　宋書王微傳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蟬崔扇　齊書何戢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漢武北伐圖　齊書王融傳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使融掌其事

善畫婦人　齊書劉繪傳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玄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世並為第一

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　齊書宗測傳測善畫自｜｜｜｜｜｜｜｜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中國今有聖主　梁書干陁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

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馬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時人稱為二絕

圖宣尼像 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畫自｜｜｜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與真不別 南史劉瑱傳陳郡殷蒨善寫人面｜｜｜｜｜｜

咫尺萬里 南史齊宗室昭胄傳昭胄子同弟貴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之內便覺｜｜為遥矜慎不傳自妖而已

白團扇圖伐檀詩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之｜言其賄也

立成圖三百六十 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

陳平度河歸漢圖 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名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以遺之

寶臺閣外傳呼畫師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藏古畫舊唐書閻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名立本令寫焉時｜｜｜｜云｜｜閻立本特已為上尉郎中奔走流汗俛伏也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按立本立德弟

李將軍山水 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子孝協坐受贓死孝協弟孝斌孝斌子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

思參造化 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天寶開元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于｜｜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唐書韓滉傳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荔支圖 唐書劉崇望傳崇望兄崇龜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與之

八鴈圖 宋史濮王允讓傳宗漢善畫嘗作｜｜｜人稱其工按宗漢英宗幼弟

疑非筆墨所成 宋史李宥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作山莊圖 宋史李公麟傳第進士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遼史耶律裒履傳清寧｜｜為人世寶傳

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鈺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

雷公若力士 王充論衡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睨然若放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列人 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

雲漢圖 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北風圖 見上

點

睛飛走 王嘉拾遺記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丨丨或點之必丨丨也

南都賦圖 劉義慶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丨丨丨丨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六法 謝赫古畫品錄序畫有丨丨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謝赫古畫品錄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丨丨丨丨

真仙為難 姚最續畫品畫有六法丨丨丨丨

點細研精 姚最續畫品謝赫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丨丨丨丨意在切似目想豪髮皆無遺失

衣文樹色時點隨表新異 姚最續畫品焦寶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

宜點染即成數人 顧氏家訓武烈太子徧能寫真坐上賓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問童稚皆知姓名

六馬滾塵 柳宗元龍城錄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南花萼樓下壁上有丨丨丨圖內明皇乘春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水畫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陽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丨丨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褌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目隨人轉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丨丨丨丨點眸子極正則爾

畫馬通靈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韋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遊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丨丨本脚有一點黑鈌方知是畫丨丨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覩之不覺毛戴 段成式酉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吳畫中得意處

水入浮壁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丨丨丨丨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闔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陳子昂象馬人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曼殊院東廊大歷中畫人丨丨畫廷下丨丨丨丨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擬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劉整雙松 見上

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丨丨丨丨丨丨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 段成式酉陽雜俎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

常大勢人亦校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其能久乎畫畢而卒

天女明睇將瞬 段成式酉陽雜俎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

畫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神假天造英靈不窮眾皆密于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眾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

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見上

數仞畫 見上

吹雲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畫雲氣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

乘傳寫貌

對之如面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也

壁上畫鷹鳩雀不敢近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于廳事｜｜｜蒼｜觀者疑其真｜｜｜｜｜

七聖畫 張讀宣室志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求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弗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活筆 沈括夢溪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用之自此畫格進

沒骨 沈括夢溪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于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輕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圖工

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報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米芾畫史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大有生意

滿堂春色米芾畫史徐熙桃一大枝謂之｜｜｜｜六籍同功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四時並運亦宜哉

氣韻必在生知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固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

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

周穆王時畫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黃素上為之敗腐屑潰而骨氣宛在遠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漆

醉僧醉道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閻立本至荆州觀張僧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求立本作｜｜圖並傳於世

因猛勵以通幽冥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手握雙管一時齊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一為生枝一為枯幹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枒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為異也

三朝訓鑒圖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

人物纔及寸餘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威備馬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圖成復令傳摹鏤版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鬬牛尾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正惠嘗得｜水｜一軸云厲歸真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說真牛其鬬也｜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真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閻立本至荆州觀張僧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指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揭其鬼目翼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臣今所畫雖不逮古人然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

畫龍不點睛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四目謂點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畫外有情 宣和畫譜董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賞自非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宣和畫譜李嗣真云謂立德立本也

人物精神只在約畧濃淡間 宣和畫譜翟琰早師吳道元每道元畫落墨已即去多命琰布色蓋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墨與道元真偽故未易辨也

水幾於道火應於神 宣和畫譜張南本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熖逼人驚怛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二子蓋而而而而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

作圓光時心遊海上 宣和畫譜杜子瓌精意道釋因畫圓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詫於流輩曰我而而而而退想日出扶桑滄滄涼涼其狀若此故脫略筆墨使妍淡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金水張元羅漢 宣和畫譜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而而而而而也

上天本樣 宣和畫譜曹仲元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而而而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馬杜甫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

孫脫壁 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耳覽者神之號稱而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朱鉛多以土石為之 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故實嵩岳寺唐吳道元畫壁內四真人像其眉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而而而而而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取畫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于是而弗興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衆目助其得失 宣和畫譜周昉寫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名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欲令畫章欽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幄幕使往來縱觀之又寺接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摘未至而而而而而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復瑕纇當時推為第一

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名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非伎進乎道而不為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而而而而而而而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

王潑墨 宣和畫譜王洽善潑墨成畫時人號為而性嗜酒疎逸多放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畫之時必先沉酣之後解衣礴

礴吟嘯鼓躍先以墨潑圖障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為山或為石或為林或為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烟雨慘淡不見其墨汙之迹非畫史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 宣和畫譜張詢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馬唐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為之而｜｜為｜｜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為多而夏則全少耳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 宣和畫譜荆浩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而｜｜項容｜｜而｜｜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谷鑿痕而多變態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 宣和畫譜高克明喜遊佳山水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絕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

鬼使送縑 宣和畫譜韓幹畫馬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百｜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

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 宣和畫譜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獎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召幹入為供奉時陳閎乃以畫馬榮遇一時上令師｜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明皇於｜益奇之

顫掣三過處書法存 宣和畫譜唐希雅妙於畫竹作翎毛｜｜工初學南唐偽主李煜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為畫故｜｜｜｜｜｜

與花傳神 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者也

精而造疎簡而意足 宣和畫譜葛守昌善畫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為此者甚多然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闊畧｜｜｜｜｜｜｜｜惟得於筆墨之外者知之

與杜甫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樂士宣晚年尤工水墨縑綃數幅惟作水蓼三五枝鸂鶒一雙浮沈於滄浪之間殆｜｜｜｜｜｜｜

影落縑素之間 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也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於篔簹谷構亭其上為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於月落亭孤檀欒飄發之姿｜｜｜｜｜｜｜｜蓋亦進於

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多識鳥獸草木之性詩人之事畫亦｜｜妙者也

｜｜｜｜

捫之若有迹 宣和畫譜丁謙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園蔬傅粉淺深率有生意蟲蠹殘蝕之狀具能摹寫至使人｜｜｜｜｜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 范公稱過庭錄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頃有從官來東坡揖生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畫｜有｜｜｜｜｜｜呵呵光祿與晁再三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腳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此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

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渺然有數百里之勢葉夢得避暑錄話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驟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摘瓜圖見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劉跂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曹慶中年八十時作｜｜｜｜｜氣韻蕭灑煙林清曠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筆勢頹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牛目中有牧童影周輝清波雜志元章尤工臨寫在逮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此則無也畫牛畫齧草欄外夜歸臥欄中周輝清波雜志江南徐諤得｜｜｜｜｜則｜｜｜｜｜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兩伯時周輝清波雜志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也閩語岳柯程史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遞盆中五皆旅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人｜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闔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九朽一罷鄧椿畫繼劉道士朽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懺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照盆孩兒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畫土神必富畫猫無鼠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其家｜｜｜｜則｜｜｜｜以逸為先而神妙次之鄧椿畫繼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換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之勢陳善捫蝨新語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鵞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亦安知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耳｜｜｜｜一埽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

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丨丨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宫人賜奉醻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惜墨如金陶宗儀輟耕録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逕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丨丨丨是也

六要夏文彥圖繪寶鑑丨丨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粉本夏文彥圖繪寶鑑古人畫稿謂之丨丨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筆法如春蠶吐絲夏文彥圖繪寶鑑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丨丨丨丨丨丨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按愷之顧愷之

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夏文彥圖繪寶鑑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

吳裝見上

下筆皆合詩人句法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叔儺宋宗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景物雖少而意常多

刀頭燕尾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光輔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丨丨丨丨

清濟灌河圖夏文彥圖繪寶鑑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畫丨丨丨丨丨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超騰回搨畫鑒載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一筆長四十丈見上

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夏文彥圖繪寶鑑戰德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衿烏巾黃履不遺豪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真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畫夏文彥圖繪寶鑑戴琬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閤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閟之丨其丨丨丨丨丨故傳世者鮮

艾竹茅梅夏文彥圖繪寶鑑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丨丨丨丨為稱

六館二妙見上

大竹畫形小竹畫意夏文彥圖繪寶鑑毛信卿畫竹自給號貧山杭人得其半幅轉售於市輒爭取之自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得法於趙牀之

左手王夏文彥圖繪寶鑑王輝畫人物道釋頗工亦能作山水草率常用左手揣寫遂目為丨丨丨

觀飲啄以資畫筆夏文彥圖繪寶鑑馮君道畫花竹翎毛性酷嗜鵪鶉每袖養之丨其丨丨丨丨丨丨

觀音求畫夏文彥圖繪寶鑑賀六侍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丨丨化為丏者丨丨遊得真相其名益彰

畫石飛去伊世珍瑯嬛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丨丨丨丨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豪髮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雪兎陸友仁研北雜志余平生見黃荃畫丨丨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五星真形圖陸友仁研北雜志張可與家有周昉丨丨丨丨丨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櫓魚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而笑

射明瓊見上

博箭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與天神博見上

殺梟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得貨財王逸注楚辭云投六著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淮南子善博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

棋聖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因我乃｜｜｜｜｜｜｜｜｜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或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一梟五散戰國策夫梟棋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不如不勝｜｜亦明矣

欲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六貳荀子｜｜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

食則食欲握則握戰國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注握不食也食
者行棋握不行也
爭道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
悍又素驕博｜｜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善格五漢書吾丘壽王傳吾丘壽王年少以
｜｜｜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
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簺法
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
博以八投漢書王莽傳平
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
太守可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官尊祿厚｜以｜
｜｜矣妻君寧時在傍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棋局取譽後漢書張衡傳

弈秋以｜｜｜｜
方罫吳志韋曜傳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
枯棋三百吳志韋曜傳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孰與萬人之將
牧豬奴戲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曰摴蒱者｜｜｜｜耳
摴蒱馬晉書周顗傳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於博頭被殺因謂敦
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
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
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
厲聲唱成盧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
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
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
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
子轉躍未定裕｜｜｜之即｜｜馬毅意殊不快五

木見上
一擲百萬宋書武帝紀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
常若未解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弈棋觀戲｜｜｜｜當世倍以此推之
賭宣城太守宋書羊元保傳
入為黃門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與｜郡戲勝以補｜｜｜｜
戲責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
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
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
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
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內人
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
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
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
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
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

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
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
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積錢隱人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
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毅呼高祖并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
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
公不以大坐處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
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五子盡黑見上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
｜｜｜｜｜｜｜｜｜邪
拙行宋書范氏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以
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
綜乃引熙先與之為數後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

輸其物甚多故既利其財實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所以相與異常申英逆之好

擕蒲

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安民｜｜｜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棋｜｜｜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赤松思遠思莊思遲 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巧於關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

省至五更方決抗瞻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十擲輙鞬 齊書卞彬傳擲五木子｜｜｜豈復是擲子之拙

堯教丹朱 齊書虞愿傳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以此｜｜｜非人主所宜好也

棊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闕｜｜｜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曾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三術 梁書王瞻傳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

賭奇石禮記 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未昇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燭燒卿貂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西南風急 南史謝宏微傳宏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投局 見上

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按戎元保子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少時無棋局乃｜｜為片縱橫以｜棊｜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見上

手談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之曰汝與司徒｜｜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睦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

通夜不止 魏書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機權廉勇 魏書自序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奕棋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棋於｜｜｜｜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覆棋不失一道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

速十行俱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大為蕃人所敬 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為璹之副璹等至彼｜｜｜｜｜｜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璹邢璹傳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生詞辯注射生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名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靜若｜｜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騁才得意 唐書李泌

遣日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

得金一奩 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宗諤｜｜｜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

十要 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名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酬博直 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馬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卿｜｜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邴｜｜｜｜｜｜｜注疑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

行棋相塞 劉向說苑謂之塞也

象棋 劉向說苑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綠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

出機藏機 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奕者能｜其｜而不散能｜其｜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

大裨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

六著二著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實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大博經 見上

終年有福 干寶搜神記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纏就壯辰星求長命乃免

爛鞭 劉敬叔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

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造馬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

坐隱 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為手談是｜｜么以圍棋為手談

與輒不競 劉義慶世說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爛柯 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五白 李翱五木經摴蒱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眨采六開塞塔禿撅梟全為王駮為眨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

塔厥炎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炎四白三元二曰撅厥炎三白二元三曰擣厥炎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馬炎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炎馬一矢為坑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馬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棗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一一一一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度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圍棋有馬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 見上

對御褫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服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一一就一其一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長行李肇國史補今之博戲有一一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限二關執六馬 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又好為古文摴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一以一一人一一一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搭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猧子上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梨中呼為瑞龍腦上雅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為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一一乃一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四句承除人人國手 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一一一一語則一一一一為

爭先 見上

空處如龍鳳形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一一一一一一

戲融 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一一子因讀坐右方謂之戲戎

應聲曰煞 段成式酉陽雜俎武帝名之方奕棋呼殺關者誤聽殺之

浮休子云梁有樝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樝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今此報也

數天星　馮贄雲仙雜記人能盡｜｜｜則徧知棋勢

奪造化　馮贄雲仙雜記王勃雲仙雜記開元中｜｜｜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自｜｜｜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鎮神頭　蘇鶚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罷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煖玉又產如楸王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跪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六子皆赤　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謹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今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適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忘恚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其｜矣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奉饒天下棋先　何蓮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并出銀盒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壯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輸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飲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刼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悞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擒拏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飲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飲以臚其行至

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適性 范正敏遯齋閒覽荆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飲之曰本圖｜｜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雖一著終老不能加 葉夢得避暑録話着棋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也

不貪不怯 馬永卿嬾真子王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塵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也猛勢橫來則｜｜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牧嘗云棋於貧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饒人一先 姚寬西溪叢話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閩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道人有詩云爛

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玉局 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石彈棋｜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松子量 陸游老學庵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

河圖數 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默之坐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也遂往御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以今官人之棋饒得某

地仙丹 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奕兄天下無敵手矣余屢北有賣｜｜｜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紿聶云某｜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削竹木以為鵲 列子公輸子｜｜｜｜｜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操舟若神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謂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吾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譬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謂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以｜｜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按摳探也亦曰藏弧莊子作注

鉤摳 見上

黃金摳 見上

蹈水 列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與齋俱入與汨偕出 見上

痀僂承蜩 列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者｜｜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注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
也　**累垸**見上　**養鬬雞**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木雞見上　**人巧與造化同功**列子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
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
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慴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
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
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之｜
乃可｜｜｜者｜｜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偃師見上　**五劍**
常在空中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
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
｜｜｜｜
道進乎技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依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也｜｜｜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
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
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
養生焉
官止神行批郤導窾見上　**遊刃有餘地**見上　**刀刃若新**
發於硎見上　**善刀而藏**見上　**捶鉤**莊子大馬之｜｜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年八**
十而不失豪芒見上　**解閉**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
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
｜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
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
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
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以不
解解之也
游數淮南子渡水而無｜｜雖
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　**投高壺**
淮南子彈琴瑟聲鐘
竽數六博｜｜｜
棋鞠亦皆有法揚子斷木為｜捖
革為｜｜｜｜
馬　**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擿盤緣案**抱朴子且
夫周孔蓋
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猶多不閑使之
｜｜｜｜｜｜｜｜｜｜｜跟挂萬仞之峻｜
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
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　**闚**
者不知其一人抱朴子禰衡撾鼓吏乃縛角於柱口
就吹之乃有異聲並舉搖鼗擊鼓｜｜
｜｜｜
｜｜也｜
調飴膠絲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寅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五尺童子方將｜｜｜｜｜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

蟻食也　狗盜雞鳴　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丨丨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丨丨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戲車　史記

衛綰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丨丨為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穿域蹋鞠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丨丨丨丨注正義曰案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　傳劍　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丨丨論顯注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卞射武戲　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丨丨丨丨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蹴鞠　漢書東方朔傳郡國狗馬丨丨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董偃　雞鞠之會　見上　弄馬　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丨丨盜驂注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盜驂　見上　意錢　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

彈棋格五六博蹴鞠丨丨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　懷丸挾彈　後漢書王符傳丁夫不扶犂鋤而丨丨丨丨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　持掩　後漢書王符傳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博丨丨為事注掩謂意錢也　持複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余少曉丨丨自為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　虎賁王越河南史阿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丨丨丨丨善斯術稱於京師丨丨丨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　芉蔗為杖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敘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

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丨丨便以丨丨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鄭正截其顏生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一坐盡歡　葛巾角撒碁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丨丨丨丨丨　立騎馬戲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丨丨丨丨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　木人擊鼓吹簫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丨丨丨丨丨丨作山岳使木

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端

鰡鵂躍鯆鰒引 晉書夏統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後作｜｜｜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慄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

緩服戲馬 宋書傅宏之傳宏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宏之於姚泓馳道內｜｜｜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騎屋棟打細腰鼓 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邀為事好｜｜｜｜｜｜

鎔金琢玉 陳書長沙王叔堅傳｜｜｜｜｜｜並究其妙

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 南史王儉傳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李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乞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常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斜髻奮臂拍張吽動左右上大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故｜｜｜｜｜｜｜時以為名答

打簇 北史介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戲能中者即時賞帛冑

三局象經 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

藏鉤 舊唐書王琚傳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酣豪連榻飲謔或攜蒲｜｜以為樂

朱槊米弩 唐書田頵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瑾｜｜志誠｜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

善女工 遼史蕭介里也傳便佞滑稽｜｜｜

鞠不離杖 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

分朋擊毬連勝三算 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

天為之笑 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古掾曹 葛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擎鋪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俳戲皆稱｜｜｜

激矢令還 葛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七輪扇 葛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婆猴伎 王嘉拾遺記扶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偃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馬俗謂之｜｜｜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鼠市 庾翼晉陽秋大興中衡陽區純作｜｜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

輒以樞拒之

藏彊 宗懷制楚歲時記歲又為之戲

磨車 陸龜蒙記石虎有丨丨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斛此車皆以朱綠為飾嗟用將車丨人車行則衆巧百物車止則止

蓮花驍 顏氏家訓技術之技近世愈精為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惟欲其驍孟多益善凡蓄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丨丨丨

雅戲 顏氏家訓彈棋亦近世丨丨消愁釋情時可為之

知音 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丨丨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

刻木獺 張鷟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丨丨為丨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龍躍隼飛矯無遺箭 張鷟朝野僉載薛賽惑者善投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投之百發百中

花師 柳宗元龍丨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城錄洛人宋軍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名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丨丨亦幻世之絕藝也

紙蛺蝶 馮翊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或人名飲若遂合意則索丨剪丨丨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蠅虎對陣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嶺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尚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投連擊數子筒有丨丨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丨丨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趯鞠高及半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嘗於福感寺丨丨丨丨丨

擊錢擲豆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丨一丨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丨丨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微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賈於刺上百不差一

趯高及半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嘗於福感寺丨丨丨丨丨

擊錢擲豆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丨一丨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丨丨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微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賈於刺上百不差一

透劍門 趙璘因話錄軍中有丨丨丨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馬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匹帛而已

雕木作鸞鶴鵲鵲凌雲奮飛 蘇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丨丨丨丨丨丨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丨丨丨丨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

蠅虎舞涼州 蘇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繒綵謂之

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踏之[illegible]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子數不啻一二百馬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半僊戲 王仁裕開天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之｜

射粉團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盤中｜｜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 司馬光投壺新格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謔

八投 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烏龜疊塔 陶宗儀輟耕錄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兜如小塔狀謂之｜｜｜｜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鰍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樂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蝦蟆說法 見上

鰍魚斷腰 見上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伊世珍嫘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又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是確對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一

形體

順見 管子耳司聽聽必丨丨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丨丨見察謂之明 老吃 管子行年六十而丨丨 畏塗 管子塗之畏者冀如口注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管子心不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心亦當無為故云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 六道 管子四肢丨丨身之體也注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君之位官之分 管子心之在體丨丨丨也九竅之有職丨丨丨也 潔宮開門 管子丨其丨丨其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注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門謂口也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管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筆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此段五味五肉分屬五藏五行與他書不同即與下子華子五藏色象配五行亦不同兩採以備參攷 察於淑湫 管子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丨丨丨丨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 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 精舍 管子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丨丨 筋信骨強 管子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丨丨

而丨丨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丨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出
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凡人之生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握
遞管子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丨丨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注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寡有
疥騷終無消醒管子其泉白青其人堅勁丨丨丨丨丨丨丨膌胜管子掌孤數行問之
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丨丨而哀憐之凝蹇而為人管子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丨丨丨丨丨
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不銷棄管子毘婦丨丨丨注毘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訾食管子
丨丨者不肥體紉胸管子裸體丨丨稱疾注紉擸摩也湯皙尹黑晏子嬰請言湯伊尹之狀
也丨質丨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丨丨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晏子長

不滿六尺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身相齊國名顯諸侯相使子華子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
也丨丨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形同則氣同子華子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
則形同丨丨丨丨丨氣同則知識同矣嗇出節受子華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
濡丨其所以丨而謹丨其所丨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與天地大數通體為一子華
子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
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丨丨丨之丨丨丨丨而丨丨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為骨三百六十見上
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子華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目運而心逝者歟火宿心
木宿肝金宿肺水宿腎土宿脾子華子丨丨於丨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

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丨丨於丨觸突干牴而銳其神狷柬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丨
丨於丨硜訇而不屈磬而不能仰也其神閼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丨丨於丨瑟縮以湊險
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婘阿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丨丨於丨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
而無功人之重遲遲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與晝夜相通與天地相灌注子華
子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
木子華子五臟六腑各有神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
也十物見上覆蓮子華子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
如丨丨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懸瓠子華子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丨丨其神為蒼

龍其竅上通於目懸磬子華子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丨丨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
鼻介石子華子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丨丨其神為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覆缶
子華子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狀如丨丨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五官司候子華
子脾肺心肝腎丨丨之丨口舌鼻耳目五官之丨小腰墨子昔荊靈王好丨丨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
固心之門戶鬼谷子口者丨丨丨丨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
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九竅十二舍鬼谷子丨
丨丨丨丨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有筋無骨尸子徐偃王丨丨丨丨天分地分列子
精神者丨之丨骨骸者丨之丨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庖犧

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有非人之形而有大聖之德丨片體列子汝之丨丨將氣
所不受肌色皯黣列子燋然丨丨丨丨昏然五情爽惑盜陰陽之和列子若一身庸
非盜哉丨丨丨丨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天地之委形列子舜問乎烝曰道可得
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丨丨丨丨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貌色智態亾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隨落列子人自世至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閒不可
覺俟至後知注世音生一毛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丨以濟一世汝為之為乎楊子曰世固丨
非一毛之所濟大化有四列子人自生至終丨丨丨丨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志

氣專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
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嬰孩之全方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返其極矣於骨立
列子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丨丨不至不反列子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
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丨丨
者則丨丨餘竅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丨丨子亦將承之龍伯之民
短猶數十丈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
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丨丨丨丨使丨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丨丨丨丨僬僥尺五諍人九寸列子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丨丨國人長一丨丨寸東北極有人名曰丨丨長丨丨氣猛形露列子
來丹丨甚丨丨甚丨計粒而食順風而趨注有胆氣而體羸虛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列子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
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勿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
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譆吾見子
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賅存莊子百骸
九竅六臟丨而丨焉吾誰與為親天之生是使獨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丨丨丨丨丨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人貌有
與見上騈拇枝指附贅縣疣莊子丨丨丨丨出乎性哉而侈於德丨丨丨丨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橫目之民莊子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丨丨丨乎願聞聖治困惾中顙莊子五臭薰鼻
丨丨丨丨柳生左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丨丨其丨
丨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
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腫噲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丨丨手足胼胝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莊子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丨丨丨丨丨丨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槁項黃馘**莊子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丨丨丨者商之所短也按商曹商**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丨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視若營四海**見上**重閭**莊子胞有丨丨心有天遊**魂交形開**莊子其寐也丨丨其覺也丨丨**一葉蔽目不見太山**鶡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見上**乘天明**

寄天聰託天智韓非子人也者丨於丨丨以視丨於丨丨以聽丨於丨丨以思慮**腸胃為根本**韓非子人無毛羽不衣則必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丨丨丨丨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戰勝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丨丨故丨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行不勝衣**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丨若將丨丨其丨**二足無毛**荀子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丨丨而丨丨也**傴伸**荀子身不肖而誣賢是猶丨丨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注伸身之誤**天官天君**荀子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丨丨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丨丨**跂匡**荀子譬之是猶傴巫丨丨大自以為有知也注匡讀為尪廢疾之人**五鑿**荀子丨丨為正心從而壞**堯長舜短**荀子帝丨丨帝

丨丨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文王長周公短**見上**仲尼長子弓短**見上**師者**呂氏春秋丨丨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注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以糠糠其芒眛子目非利之者也**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呂氏春秋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丨丨丨丨丨丨丨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九竅寥寥**呂氏春秋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丨丨丨丨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一有所居則八虛**呂氏春秋人之竅九丨丨。丨丨丨丨注居猶壅閉也**夔非一足**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丨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樂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丨丨也**帶益三副**呂氏春秋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丨丨丨丨矣注副或作倍**馬喙**淮南子臯陶丨丨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淮南子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々牛羊及六畜

決眦見上 修頸卬行

翕形短頸大肩見上 ｜尻見上 大[illegible]短頤美鬚惡肥見上 日月

風雨淮南子是故[illegible]目者｜也血氣者｜也 困懟淮南子[illegible]之侏儒瞽師人｜者也人主以

備四用淮南子天有四時人[illegible]樂之莫明於目聽[illegible]何謂四用視而形[illegible]莫聽[illegible]重而閉之莫國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illegible]口言其誠而心以之精則[illegible]聽其聲 答有

所宜而人 齊淮南子[illegible]功[illegible]者使之塗[illegible]者使之便傴人深脊強々[illegible]者使其俛也 見兒而斁[illegible]豐

人 杅首揚子[illegible]豐八燕[illegible]杅首[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之 樞

機 聽國語夫耳目聽視正則明[illegible]言聽[illegible]則德則[illegible]忠則慮純固以言德[illegible]歆而德之則歸之 民 踦跂國語處人注[illegible]行無蹇[illegible]有胃[illegible]

專車國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我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三五之門國語且夫口｜｜｜也注口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 所 上下左右以相心目國語貳若體焉｜｜｜｜｜｜用而不偞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上貳代舉下貳代履見上 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國語｜｜不可使俛｜｜不可使仰｜｜不可使舉｜｜不可使援｜｜不可使視｜｜不可

使言｜｜不可使聽｜｜不可使謀又官師[illegible]戚[illegible]蒙瞍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illegible]昏[illegible]師所 虎目豕喙鳶肩牛腹國語[illegible]不財[illegible]其母視之[illegible]是｜｜而｜｜谿壑可盈是[illegible]以賄死遂勿視 黑齒雕題戰國策｜｜鯷冠秫縫[illegible]齒為黑雕題[illegible]之國也注以草染其肌以丹青涅之 鳥身人言史記秦紀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 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史記秦始皇紀尉繚曰秦王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項羽亦重瞳子史記項羽紀贊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黑子史記高祖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注正義曰許北人呼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長

頸鳥喙 史記越世家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丨丨丨丨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修下而馮 史記趙世家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髭頤大膺大胸丨丨丨丨

首上扞頂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丨丨丨丨注索隱曰扞音烏頂音鼎扞頂言頂上窊也

長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丨丨而異之

項類臯陶肩類子產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連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然哉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笑曰

望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吾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丨丨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盈五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長丨丨丨愛業孔子

眇小丈夫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丨丨丨丨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魁然 見上

槃散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躄者丨丨行汲

曷鼻巨肩 史記蔡澤傳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丨丨丨丨魁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玉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

期期 史記張丞相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丨丨知其不可

八尺為侯丞相六尺侯 史記張丞相傳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丨丨餘丨丨丨丨蒼子復長及孫類長丨丨餘

生法丨丨

猿臂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丨丨其善射亦天性也

短小精悍 史記郭解傳解為人丨丨丨丨

腹中肥 漢書五行志在人丨丨丨丨而包裹心者脂也

密理疏理 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丨丨丨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丨丨丨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盲杜子夏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尹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丨丨丨丨以相別

偏奇 見上

鼻末銳卑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丨丨丨丨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癃行步不便

懸珠編貝 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丨丨齒若丨丨

手足皺瘃 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丨丨丨寧有利哉

五臟象天六體象地 漢書翼奉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

不能劇談 漢書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丨丨丨丨默而好深湛之思

兩手皆拳 漢書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丨丨丨丨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大聲而嘶 漢書王莽傳莽為人侈口蹙頤露眼赤精丨丨丨丨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駕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鴟目虎吻 見上

公孫帝 後漢書公孫述傳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丨丨丨丨

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 後漢書馮勤傳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長妻**見上**洞精瞧眄口吟舌言**後漢書梁冀傳為人鳶肩豺目｜｜｜｜｜｜｜｜注目睛直視語吃不能明了**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注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長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入閭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大耳兒**後漢書呂布傳布目備曰｜｜｜｜最巨信按蜀志劉先主傳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美須豪眉**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特才倨傲為鄉黨所擯**關節**後漢書趙壹傳｜｜疾勤膝炙壞潰注人有四關十二節**尼首方面**後漢書高獲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注尼首皆象尼邱山中下四方高也**頂中有面**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復｜｜與語不通不食而死**頭扁**後漢書東夷傳韓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皆抑之以石**長耳垂肩**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皆穿而縫之｜｜三寸**鬚長四尺**魏志崔琰傳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面鼻雄異**蜀志馬超傳注馬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白眉**蜀志馬良傳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膽如斗大**蜀志姜維傳注世語曰維死時見剖｜｜｜｜**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孫堅為下邳丞時權生｜｜｜｜｜｜｜｜堅異之以為有貴象

紫髯吳志吳主傳注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達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嘆恨**狼顧**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折臂三公**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杜預癭**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重八百斤**晉書南陽王模傳保體質豐偉嘗自稱｜｜｜｜｜｜｜｜按保南陽王模子**眼爛爛如巖下電**晉書王戎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視日不眩**見上**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晉書庾敳傳敳字子嵩｜｜｜｜｜｜｜｜｜｜**其聲如雷**晉書陸機傳身長七尺｜｜｜｜｜｜｜｜傳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鬚珣短故也**超鬚珣短**見上**謝白面**晉書謝石傳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此中最是難測地**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蝨爽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鬚目驚人**晉書劉牢之傳牢之面紫赤色｜｜｜｜而沈毅多計畫**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晉書趙至傳至年十六游鄴

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有白起之風矣按康嵇康

白起風見上

有奇骨晉書桓溫傳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面有七星晉書桓溫傳姿貌甚偉｜｜｜少與沛國劉惔善惔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見上

似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見上

劉司空晉書桓溫傳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抱甕易人晉書桓元傳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生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繩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詣溫｜｜｜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常兒溫甚愛異之

重兼常兒見上

豹視晉書王彌傳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雙眸冏徹瞳子四轉晉書盧循傳｜｜｜｜｜｜善草隸奕棋之藝

當心赤毫晉書劉元海載記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有｜｜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生而眉白晉書劉曜載記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貌奇有壯骨晉書石季龍載記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貴不可言

龍顏版齒晉書慕容皝載記｜｜身長七尺八寸

一淚晉書苻生載記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有

赤文隱起成字晉書苻堅載記背有｜｜｜｜｜｜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目有紫光見上

肉印晉書呂光載記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

脈起成字文曰巨霸晉書呂光載記光左臂肉｜｜｜｜｜｜

日角偃月晉書慕容德載記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重文

彈棋八勢宋書王敬宏傳敬宏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元謂之｜｜｜｜

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宋書臧質傳長六尺七寸｜｜｜｜｜｜

似畫圖仲尼像宋書自序上以伯玉容狀｜｜｜｜｜｜常呼為孔氏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乘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子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元衣

白虹貫日齊書褚淵傳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言為宋氏亾徵也

腋下生乳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各長數寸

面方如田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摴蒱官賭安民五擲守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封侯狀也

姿狀纖小齊書劉瓛傳瓛｜｜｜｜｜儒學冠於當時

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齊書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

蕭啞齊書蕭坦之傳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齊書袁彖傳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

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齊書扶南國傳房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為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

丨丨丨丨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以手握臂月小半分 梁書沈約傳以書陳情於勉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羣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東持方可俛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丨丨丨丨丨率計丨丨丨丨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紫志 梁書沈約傳約左目重瞳子腰有丨丨聰明過人

龍顏馬口 梁書范縝傳八彩重瞳勛華之容丨丨丨丨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

河目 梁書劉峻傳龍犀日角帝王之表丨丨龜文公侯之相

目精洞黃睛 陳書徐陵傳陵目有丨丨時人以為聰惠之相

通睛楊白 陳書新安王伯固傳伯固世祖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丨丨丨丨丨丨形狀眇少而俊辯善言論

醜而不陋吃而能談 南史周宏正傳宏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俳諧似優剛腸似直

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 南史劉孝綽傳子諒為梁湘東王所善王常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對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己應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從此嫌之

坳胡 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丨丨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方頤隆準 南史樂藹傳家居江陵丨丨丨丨舉動蘊藉

頭生二角 南史孫謙傳末年丨丨丨丨肉丨各長一寸

七星文 南史陶隱居傳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尺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丨丨丨丨

黑面僕射 魏書宗室欽傳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丨丨丨丨

筆頭 魏書古弼傳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丨丨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鼈王 魏書王惠龍傳初崔浩弟恬聞惠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惠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鼈鼻江東謂之丨丨惠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瞎虎 魏書谷楷傳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丨丨

坐仰偃伏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容貌充壯丨丨則丨丨則丨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

生而無骨 北齊書淮南王仁光傳河西王仁幾丨丨丨不自支持

蒜髮 北齊慕容紹宗傳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丨丨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龍眉豹頸 北齊書高昂傳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丨丨丨丨姿體雄異

面如刻畫 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讙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丨丨丨丨丨丨磬欵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立髮委地 北齊書王琳傳琳體貌閑雅丨丨丨丨

有班定遠相 北齊書徐之才傳孝綽又云徐郎燕頷丨丨丨丨之丨

智牙 北齊書徐之才傳武成生齒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

是｜｜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齊鬚公 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

隱身鞍甲之中 周書李弼傳弟檜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為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檜跨馬運矛衝鋒陷陣｜｜｜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檜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檜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檜曰但思胆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

兩手各長尺餘 隋書劉元進傳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臂垂過膝

犀額龜背 隋書劉焯傳焯｜｜｜｜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

樸書知字 隋書盧太翼傳其後目盲以手｜｜｜而｜共｜

楊大肚 北史齊文宣帝紀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廚膳以其體肥呼為｜｜｜

六指 北史李諧傳諧為人短小｜｜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善用三短 見上

馬面彪身 北史斛律光傳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癸丑涇州獻二小兒｜｜｜｜年四歲

左仗下黑色小兒 舊唐書李密傳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

眼有赤光 舊唐書劉師立傳後人告師立自云｜｜｜｜｜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卧內慰喻之

李緯好髭鬚 舊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

鳶肩火色 舊唐書馬周傳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面似高麗 舊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常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

神彩過人 舊唐書楊慎矜傳慎矜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驢耳龍耳容貌魁岸 唐書薛舉傳｜｜｜｜武敢善射殖產巨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

方口博唇 唐書婁師德傳師德長八尺｜｜｜｜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猨臂虎口長七尺 唐書郭知運傳知運｜｜｜｜

頷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 唐書柏良器傳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劫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短李 唐書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胸有七黑子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

白眼相公 唐書張允伸傳允伸卒詔張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

言音鴻爽 唐書齊映傳映為人白皙長大｜｜｜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

顧視如猛獸 五代史雜傳張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

顧目見耳 五代史孟遠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史前蜀世家王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

郭雀兒 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黠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

瘿相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鐵山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

黑王相公 宋史王超傳子德用字元輔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

牛目虎顧 宋史蕭注傳安石｜｜｜｜視物如射按安石王安石

四乳 宋史范鎮傳兄鎰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目光有芒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為人材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鐵色面藍色 宋史文苑傳賀鑄長七尺面｜｜眉目聳拔宋史丁大全傳字子萬鎮江人

｜｜人質么麽 宋史南漢世家有余延業者｜｜｜｜

睛如金 宋史佞幸傳王黼為人美風姿目｜｜｜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

耳重輪 宋史外國大食傳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有｜｜｜貌甚偉異

長髮因吉 遼史蕭陶蘇斡傳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為

目若風馳 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膚若蛇皮 遼史逆臣傳益都殘忍多力｜｜｜｜

髯張口哆 金史雷淵傳為人軀幹雄偉｜｜｜｜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

目光如鶻 金史王鬱傳儀狀魁奇｜｜｜｜

中有火 元史孟遠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名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它日可大用

黑髯使臣 元史拜降傳授浙江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自決須奏聞者以拜降善數奏數令馳驛往咨於朝及引見世祖遙識之喜曰｜｜｜｜復來耶其見器重如此

修眉覆目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身長七尺｜｜｜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左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面如紫瓊 元史張起巖傳起巖｜｜｜｜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為雅量君子

不任乘馬 元史李术魯翀傳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祀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獅體豐肥｜｜｜｜從水道來是以緩耳

唯耳之恃 逸周書師曠曰瞑臣無見為人辨也｜｜｜｜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

小墨墨 劉向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眸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
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丨丨耳何害乎國家哉 齒堅
剛舌柔順孔叢丨丨丨丨卒盡相磨丨丨丨丨終以不弊 目瞤焦氏易林丨丨足動喜如其願舉家
蒙寵 口方舌圓為知樞門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解釋鈎帶商旅以歡 瘠蠡
小瘦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以病之瘙 秃齒焦氏易林凶門生意牢戶多寬沙陁丨丨使我困窮 大
足長股焦氏易林丨丨丨丨利出行道 食多者長食少者幼劉熙釋名齒始也少
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 事業所須劉熙釋名手須也丨丨之丨丨也

任於恩班固白虎通心之為言任也丨丨丨也 象火班固白虎通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
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丨丨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
能偏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 支體主班固白虎通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
為心嗅是其丨丨丨也 肝之府班固白虎通膽者丨丨丨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
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 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
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
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
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 迎風則偃負風則伏吳越春秋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按此要離語 人心惠而目多采王充論衡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
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
聖而文人聚丨丨丨丨丨丨丨 足蹈二五手把十文葛洪神仙傳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
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
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
之為老子 髮大如縷王嘉拾遺記頻斯國人來朝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
羽毛為衣丨丨丨丨堅韌如觔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 面似羌劉義慶世說王平子始下丞相

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丨丨丨丨 顏回重瞳劉晝新論孔子返宇丨丨丨丨 六手
任昉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
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丨丨 大頭龍驤崔鴻前秦錄雄頭大足短軍中
稱為丨丨丨丨按雄苻雄 髮至於眉李繁鄴侯外傳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丨丨丨丨
羊鼻公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丨丨丨
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 卷耳高懌羣居解頤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丨丨 黑毫左旋如黑子引
之尺餘段成式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生

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段成式酉陽雜俎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庸劉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強刼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然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劉左膊曰｜｜｜｜｜右膊曰｜｜｜｜｜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劉工劉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白舍人行詩圖段成式酉陽雜俎荆州街子葛清勇不庸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蘂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寒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庸陳至呼為｜｜｜｜｜也

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著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之｜｜｜｜｜｜｜｜

覽元段成式酉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元華見上虛監見上沖龍玉見上始梁見上影神段成式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人影各有｜｜｜一名右皇二名魄魄三名淺節樞四名尺鬼五名索鬼六名魄奴七名竈囚舊抄九影面紙中向下剪家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會不辨

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尼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蹠中有珠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準胡氏子亡其名其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絶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推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馳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人遇之知其｜｜｜｜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亾落焉

宜為隆儒殿學士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遍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

口能納拳王偁東都事畧王鬷傳鬷善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自｜｜其｜

椎首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朱令贊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趫捷善射｜｜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朱深眼見上玉樓銀海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廣州日作雪詩云凍合｜寒起粟光搖｜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

得坤爻六二之動葉夢得石林燕語呂丞相微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藝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脅也

冠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耳後果如其言

倚市簷岳珂程史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漂[illegible]行勘｜｜懸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illegible]觀[illegible]無所[illegible]食困違野為巨室受
圍[illegible]立圍[illegible]可舉[illegible]手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佛也**其外**氏[illegible]陸游老學庵筆記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
指骨少[illegible]端[illegible]外甥[illegible]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聲雌**
步碎陸游老學庵筆記韓魏公文潞公｜｜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自非人臣之相**大人**
相陸游老學庵筆記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之｜然識者歎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
沈持要尹少稷[illegible]公於都堂閤公怒盛怒曰張德遠以元[illegible]輒受三省[illegible]密院請牒雖是勲德重望亦豈當如以
此[illegible]言此時精神[illegible]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公怒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耶**龍**
爪陸游老學庵筆記慶歷中河北道士賈眾妙善相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

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脛骨大如柱**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嘗至無
定河見人｜｜｜｜長可七尺云**鬚若緣坡竹**王楙野客叢書魯直次炳之王版紙詩韻曰王
侯｜｜｜｜｜｜注王褒鬚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矲雉**王楙野客叢書方言桂林
之間謂人短為｜｜｜｜雉正作矮字呼也**司馬光如周必大**羅大經鶴林玉露壽皇一日燕
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
臣見所畫｜｜｜｜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
清閒之福十有餘年**二十八文**周密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手指云大
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彌陀印**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湖州貴涇坊有周｜｜者其人

手中有彌陀｜故得名**津液涎淚皆水**張仲才文始真經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
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殊**應橐應揄**張仲才文始真經心｜｜肝｜｜
｜**寓目舍肝**張仲才文始真經魂晝｜｜魄夜｜｜寓目能見舍肝能夢**素領**陶宗儀輟
耕錄項後白髮曰｜｜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宣髮**陶宗儀輟耕錄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
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榮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
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二

容止

敬發其充管子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是謂內得善氣迎人管子｜｜｜｜親如弟兄氣淵管子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正形飾德管子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意行似天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欣然淵然漻然管子東郭郵曰夫｜｜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清靜者繯絰之色也｜｜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顏色整齊管子｜｜｜｜中心必式循咡覆手管子既食乃飽｜｜｜｜注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據膝隱肘管子亦有｜｜毋有｜｜悲色禮顏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開之以｜｜然後能盡其復也相御自得相國自下晏子晏子為齊相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齊｜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刷涕晏子公｜｜而顧晏子抑手疾視晏子公怒色變｜｜｜｜矜立晏子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日晏不罷端弁帶子華子令天下老師先生｜｜｜而說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道形德容鬼谷子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為｜以｜為｜解顏而笑列子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地文天壤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罪乎不誑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吾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濕灰見上杜德幾善者幾見上形諜成光列子夫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若欺魄列子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焉而不可與接注欺魄土人也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注高誘注淮南子云｜｜視聽貌蹀足鑿欬疾言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敦杖蹙之乎頤列子伯昏瞀人北面而立｜｜｜｜｜立有間不言而出掉頭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曰吾弗知吾弗知卑陬莊子子貢｜｜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雁行避影莊子士成綺｜｜｜｜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口呿

舌舉莊子公孫龍｜｜而不合｜｜而不下乃逸而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莊子｜｜｜｜一成｜｜｜｜一若｜嚬有為嚬笑有為笑韓非子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而｜｜｜｜由禮則雅荀子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辟遠廣衆而野簡連荀子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注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禹行舜趨荀子第佗其冠神禪其辭｜｜而｜｜是子張氏之賤儒也｜猶若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注猶若舒和之貌戰者不習使人戰者嚴馹呂氏春秋公子沓戰公子沓營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也｜｜｜｜｜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呂氏春秋君子之容｜｜｜｜｜｜｜｜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瞿瞫揚子｜｜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瞫轉目顧視曰瞫吳楚曰瞫汩遙揚子｜｜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汩或曰遙罄折抱鼓抱朴子立則｜｜拱則｜恭恭然如不足溫溫然如有就文中子其接長者｜｜｜｜｜｜接幼者｜｜｜｜動徐行方文中子子開居儼然其｜也｜若有所慮其｜也｜若有所畏晉侯爽二國語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取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譎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吾是以云情華國語貌｜之｜也面很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不害雀立不轉戰國策｜｜｜｜畫吟宵哭注雀立踊也錯臂戰國策被髮文身｜｜左衽甌越之民也注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儀狀端正史記儒林傳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者補博士弟子天姿善為容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股栗史記酷吏傳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按都郅都儻蕩不備漢書史丹傳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奮髯抵几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史存問致意通敢起就職博｜｜｜｜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注師古曰抵挈也容貌堂堂後漢

書伏湛傳湛｜｜｜｜國之先暉　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張湛傳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容姿趨步有出於衆後漢書虞延傳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溫偉後漢書鄭康成傳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恭有蘊藉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攝須理髯後漢書蔡邕傳｜｜｜｜餘官委貴　楊衡後漢書蔡邕傳胡老乃｜｜含笑援琴而歌注衡眉目之間也　常以法度自整後漢書黃琬傳刁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名畧所在稱神｜｜｜｜｜｜家人莫見憧容焉　家人莫見憧容見上　避雨危坐後漢書郭太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狀如學道後漢書向栩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又似狂生　頭沒杯案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誚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中肴膳皆沾污巾幘　獨坐魏志華歆傳注華嶠譜敘曰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　鬼躁鬼幽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按何謂何晏鄧謂鄧颺　奇雅蜀志諸葛亮傳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甚敬重之　吳氣候分明吳志朱然傳然長不盈七尺｜｜｜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胆定尤過絕人　終日欽欽見上　骨體不媚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龍章鳳姿晉書嵇康傳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天質自然　善於俯仰晉書李勢載記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盡詳緩之致與時人異之　善持音儀宋書張敷傳｜｜｜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顏嗔謝笑宋書顏竣傳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謔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竣｜而與人官｜莊｜而不與人官　蓬首緩帶風貌清嚴宋書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服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皆重迹屏氣莫敢輕犯　遲行緩步便得宰相齊書褚淵傳淵美儀貌善容止俛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嘆曰褚淵能｜｜｜｜｜持此｜｜｜｜矣　衡

鬚咀之齊書柳世隆傳劉攄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攄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收攄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空中俯仰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還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齊書庾杲之傳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陛下故當與其即真風形瓌潤齊書胡諧之傳諧之｜｜｜｜善自居處坐常危膝行則曳步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風采稜岸齊書沈文季傳文季｜｜｜｜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梁書何敬容傳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賀雅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復見衛杜在目梁書何炯傳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宏治膚清今觀此子｜｜｜｜｜｜恒以方嵇叔夜梁書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帝｜｜｜｜｜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眸表韶慧色見英朗梁書伏挺傳伏挺少有盛名徐勉以疾還宅挺致書勉報曰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其｜｜其｜｜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局宇詳正陳書沈君理王瑒陸繕傳論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我見謝道兒未嘗足南史謝述傳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謝覽傳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聽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嘯歌亦復可觀南史王彧傳美風姿為一時推謝來梁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叔源則為野父矣梁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謝｜｜｜｜｜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瑍答曰景文方謝雅步如常南史袁粲傳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按袁粲一名愍孫飄飄有凌雲氣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道度子鈞傳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其見賞如此趨進轉美南史齊宗室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穎胄字雲長寬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足慰人意韶靡南史齊臨川獻王映傳應接賓客風韻｜｜手自捶擊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以文見美魏書任城王澄傳蕭賾使庾蕃來朝蕃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也風神外偉黃中內潤魏書清河王懌傳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效人舉措魏書尉地干傳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舉止風流有似儒者魏書賀狄干傳狄干在長安幽閉因

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有不可犯之色魏書于烈傳烈善射少言｜｜｜｜｜｜風彩閑潤魏書盧元明傳涉歷羣書兼有文義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魏書宋弁傳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魏書裴粲傳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徙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不以霑濡改節魏書裴粲傳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眼光奕奕北齊書瑯邪王儼傳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瑯邪王｜｜｜數步射人向者雙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北齊書崔瞻傳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服章有殊於衆周書獨孤信傳信既少年好自脩飾｜｜｜｜｜軍中號為獨孤郎側帽周書獨孤信傳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焉其為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周書長孫紹遠傳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然其｜｜｜｜｜｜｜獨坐滿一榻隋書韋藝傳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番人畏懼莫敢仰視平生未嘗迴顧隋書李禮成傳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當為重器耳縮鼻笑北史崔㥄傳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之憾不釋二天人北史崔子約傳子約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也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北史李諧傳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撥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中曰｜｜｜｜｜｜｜元中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舊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私居拱手內齋東帶舊唐書柳仲郢傳仲郢以禮法自持｜｜未嘗不｜｜｜｜未嘗不｜｜端凝若植舊唐書馮定傳為太常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也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進止閑華唐書宗室復傳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有可觀者祁寒烈

暑無懈容唐書姜行本傳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搢紳屬目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居常簡實唐書韋陟傳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視條黨譽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雪立不從足唐書韋斌傳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在廷者皆振裾更｜斌｜｜｜｜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氣象清古唐書王邱傳｜｜行脩潔於詞賦尤高笑不改容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狀貌雄偉｜｜｜人見之凜如也秀峙金史顯宗諸子從憲傳從憲風儀｜｜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臨帝尤愛重俊鶻脫帽金史李仲畧傳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為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擢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畧精神明健如｜｜｜｜又曰李仲畧健吏也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元史趙孟頫傳孟頫才氣英邁｜｜｜｜｜｜｜｜好惡咸發於聲逸周書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躅足逸周書師曠磬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目古雄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足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師曠曰｜其｜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躄是以數也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逸周書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姬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翟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贊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口吾乃｜｜而受目說耳說心說董仲舒春秋繁露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矣言理應對遜則｜｜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兔罝之容焦氏易林｜｜｜｜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攘臂拯肘焦氏易林｜｜｜｜不怒不可止狠戾復狠無與為市側弁垢顏荀悅申鑒攸同

｜｜｜｜不鑒於明鏡也符表徐幹中論夫容貌者人之｜｜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孤松獨立劉義慶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之｜清風拂人劉義慶世說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覺｜｜來｜｜冰衿劉義慶世說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乘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嘆｜｜而出不得一言朗朗如日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之｜｜李安國顏唐如玉山之將崩頹玉見上鷄羣野鶴劉義慶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答曰君

未見其父耳若不堪羅綺劉義慶世說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

｜｜｜軒軒霞舉劉義慶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如朝｜｜

韶舉劉義慶世說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

一時退匿劉義慶世說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

密雲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報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庸峭宋祁筆記齊魏閭閻之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

徐頣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凜然可畏目為｜｜

妍醜

夷姤｜管子其泉黃白其人注夷平也后好也

蒙倛子今有美麗倢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之以｜｜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軏禍焉則勾之走者留行矣

痀僂丈人列子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之謂乎

美髯子｜｜長大壯麗勇敢

支離其形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闉跂支離無脤莊子｜｜｜｜｜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見上

曲僂發背莊子｜｜｜｜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䠥而鑑於井

句贅指天見上

跰䠥見上

生子恐似已莊子厲之人夜半｜其｜｜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其｜｜也

面長三尺廣三寸荀子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而｜｜｜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突禿長左荀子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目可瞻焉荀子徐偃王之狀｜｜｜焉注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

面如蒙倛荀子仲尼之狀｜｜｜｜

身如斷菑荀子周公之狀｜｜｜｜

色如削瓜荀子皋陶之狀｜｜｜｜

面無見膚荀子閎夭之狀｜｜｜｜

身如植鰭荀子傅說之狀｜｜｜｜

面無須麋荀子伊尹之狀｜｜｜｜注麋與眉同

禹跳湯偏荀子｜｜｜｜堯舜參牟子

參牟子見上

桀紂長巨姣美荀子古者｜｜｜｜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荀子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血氣態度擬於女子

浹頳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

垂眼見上

臨鼻見上

桀然惡丈夫之狀呂氏春秋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高堂下謂其侍者曰我若何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也喟然歎曰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哉

重帷而見衣若手呂氏春秋伍子

晉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其｜｜｜請因說之

美鬚 國語｜｜長大則賢

富都那豎 國語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歲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嚭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贊焉而使長鬚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注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豎未冠者也

眎麗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城北徐公 戰國策｜｜｜｜齊國之美麗者也

如婦人好女 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肥白如瓠 史記張丞相傳蒼生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

時王陵見而怪甚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美士 見上

貌侵 史記武安侯傳武安者｜｜生貴甚注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

身體鴻大 漢書王商傳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甚過絕人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還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 見上

美麗自喜 漢書佞幸傳董賢字聖卿為人｜｜｜｜｜明須髮 後漢書馬援傳為人｜｜｜眉目如畫 見上

狀醜不可示遠 後漢書承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還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目如畫聞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敕自整飾宮對曰爽狀眩名非識實者也臣｜｜｜｜以｜｜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欽頤折額 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粉白不去手 魏志何晏傳注魏畧晏性自喜動｜｜｜行步顧影

有姿望 晉書何劭傳劭雅｜｜｜｜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

姣無雙 晉書石苞傳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

玉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按叔則楷字

玉山照映 見上

觀者如堵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

連璧 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

投果 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之以｜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小兒以瓦石擲之 見上

姿容既妙迴策如縈 晉書王湛傳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善騎者無以過之

濯濯如春月柳 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曰｜｜｜｜｜常被鶴氅裘步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奴僕之下者 晉書趙王倫傳會形貌短陋｜｜｜｜｜｜按會孫秀子

庸若

凝脂眼如點漆晉書杜乂傳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仙中人也此神

狗面晉書苻朗載記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悍國寶貌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

以形骸為官齊書王琨等傳論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頻羅朝之麗服久志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譽貌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斯達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客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靦服何等級哉

小褚公齊書何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

王謝一雙齊書阮韜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有風貌｜戢｜莊為一雙常充兼假

年少堂堂梁書王茂傳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

眉目疎朗神彩爽發梁書張纘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如此必為公輔之器王茂

靡顏膩理哆嘴顧頌梁書劉峻傳｜｜｜｜｜｜｜｜形之異也

雙珠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肥癡瘦狂南史沈慶之傳沈昭畧性狂躁嘗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而｜約曰汝是沈昭畧耶何乃｜而｜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皮膚若漆南史焦度傳度容貌壯醜｜｜｜｜

面如冠玉鬚似蝟毛南史鮑泉傳泉美鬚髯善舉止事元帝征長沙不尅元帝以書責之曰｜｜｜｜｜遲疑木偶｜｜｜｜徒勞繞喙

生犀南史陸驗傳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

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魏書崔浩傳浩｜｜｜｜｜｜｜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醜舍人北齊書荀士遜傳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會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獼猴面科斗形北齊書宋游道傳時人語曰遊道｜｜｜陸操｜｜｜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王子晉後身舊唐書張易之傳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乃令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狀貌醜異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練經率更令歐陽詢｜｜｜｜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蓮花似六郎舊唐書楊再思傳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目顴脚短舊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像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像常清細瘦｜｜｜｜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像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髆上無項胸前有頭舊唐書崔善為傳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

隨例得封侯｜｜全｜｜｜｜別｜｜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倪陋 唐書陸羽傳羽貌｜｜口吃而辯

鬼貌藍色 唐書盧杞傳杞體陋甚｜｜｜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姿采如峙玉 唐書鄭畋傳畋為人仁恕｜｜｜｜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

面如氷玉唇如渥丹 元史李洞傳洞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而｜｜｜｜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

性無鬚眉 孔叢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仅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仅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肝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仅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髣之不茂也

鬚髯如戟面正紅白 孔叢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為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祖龍始 見上

形佳骨嫺皮媚色稱 王充論衡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徼薄之能偶以｜｜｜｜｜｜

有晏子之風 周裴汝南先賢傳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

影亦好 劉義慶世說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

蒹葭倚玉樹 劉義慶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

逆流蝦蟆 張鷟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

肉杌 段成式酉陽雜俎黃鬣兒矮陋機惠明皇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

水月觀音 孫光憲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

清粹端美 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侍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玉界尺 孫光憲北夢瑣言太傳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風神秀異號曰｜｜｜

若氷壺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

羅浮茯苓精 東坡志林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子嘗戲之曰此｜｜｜｜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

庸物也

人樣子 范公稱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狄詠狄青子也

西字臉 張端義貴耳集有一以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指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面落鑑中妻怖遽倒 釋文瑩湘山野錄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績之女有絕態一日晨粧佑潛窺於鑑臺其｜｜｜｜｜｜｜佑怒其惡已因棄之按佑潘佑

身軀與堂上公案相等 陶宗儀輟耕錄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史｜｜短小僅｜｜｜｜｜｜｜凡星署牘文必用低凳闊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性情

無根而固 管子｜｜｜｜者情也

六氣 管子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注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

正平 管子凡民之生也必以｜｜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利安以寧 管子彼心之情｜｜｜｜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人生以歡 管子凡｜之｜也必｜其｜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天植 管子凡將立事正彼｜｜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

一意摶心 管子四體既正血氣既靜｜｜｜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 管子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管子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心中之以躁為害｜｜｜｜｜｜｜心也安之者心也者心以藏心｜之｜又｜｜焉

智舍 管子心也者｜之｜也

有心 管子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之｜又｜｜焉

心不為九竅 管子｜｜｜｜九竅治

滌除元覽 老子｜｜能無疵

躁勝寒靜勝熱 老子｜｜｜｜清靜為天下正

徑寸之地如炎如氷 子華子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

以我矜願接彼忿悁何為不關 子華子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之意而｜｜｜｜之心｜而｜｜闢且不止小則碎首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

靈臺 子華子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崎太行雁門橫塞之｜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氷之炎與氷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

莫隱乎慈莫便乎恕 子華子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

性猶水然 子華子人之｜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凝於

自性者矣柔心列子｜｜而弱骨不驕不忌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竭史而卜之弗占竭巫而禱之弗禁竭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寤乃大怒黙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謂顏回紀之氣專志一列子其在嬰孩｜｜｜｜和之至也真樂真知列子無樂無知是｜｜｜｜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務內觀列子務外游不知｜｜｜｜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惴惴縵縵莊子小恐｜大恐｜｜心鬬莊子與接為構日以｜｜凄然似秋煖然似春莊子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顙｜｜｜｜｜｜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坐忘莊子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蒿目莊子今世之仁人｜｜而憂世之患毘陽毘陰莊子人大喜耶｜｜於｜大怒耶｜於｜排下進上莊子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而｜｜上下因殺諫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廉劌雕琢見上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見上淵而靜縣而天見上形體保神莊子｜｜｜｜各有儀則謂之性趣舍滑心莊子｜｜｜使性飛揚與憂俱生莊子人之生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昔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為性萑葦蒹葭莊子故曲莽其性者欲惡之孽｜｜｜｜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莊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寰諄不得成｜｜｜｜｜｜｜慰皆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焚和見上戚醮莊子滿心｜｜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五綦荀子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百樂荀子故｜｜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天情荀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虛一而靜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荀子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謂之虛不以夢劇亂知荀子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謂之靜形之君荀子心者｜｜也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

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

心如槃水 荀子故人丨譬丨丨丨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粗理也又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精合感應 荀子性之和所生丨丨丨丨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象道工宰 荀子辯說也者心之丨丨也心也者道之丨丨也

天之就性之質情之應 荀子性者丨丨丨也情者丨丨丨丨也欲者丨丨丨也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四六 呂氏春秋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丨丨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說臭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丨其丨者晝夜隨之而勿能去

春女思秋士悲 淮南子丨丨丨丨丨丨而知物化矣

人之斗極 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丨丨丨丨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則動而惑營

桑葉落長年悲 淮南子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故丨丨丨而丨丨丨也注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

適善惡之

馬 揚子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丨丨丨丨也歟

潛天潛地 揚子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丨丨而天丨丨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

況於事倫乎

心度 國語不能深知君之丨丨注度尺寸也

懸旌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丨丨而無所終薄

齋精 漢書宣帝紀飭躬丨丨祈為百姓

密靜有思 漢書薛宣傳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丨丨丨丨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

矜潔自貴 後漢書寇榮傳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丨丨丨丨於人少所與

心亭亭 後漢書蔡邕傳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丨丨丨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四

靈 見上

愛才樂酒 魏志崔琰傳注續漢書曰孔融雖家居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丨丨丨丨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蹋壞 魏志梁習傳注魏畧苛吏傳曰濟陰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丨丨能丨還丨丨丨丨丨丨之

精確 吳志韋曜傳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丨丨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

馬癖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丨丨嶠有錢癖

錢癖 見上

酒者難改 晉書唐彬傳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丨丨丨丨遂用彬

絕不喜見俗人 晉書阮脩傳性簡任不修人事丨丨丨丨丨丨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怒雞子 晉書王述傳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丨擲地丨丨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正賴絲竹陶寫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丨丨丨丨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歡之趣

月下長吟申旦而止 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丨丨丨丨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丨丨丨丨

柳葉紿 晉書顧愷之傳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丨丨丨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也甚以珍之

唾衣 宋書謝景仁傳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丨左右人丨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

才端性緒 齊書高帝紀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丨丨啟發丨丨

但問用險何如 齊書周顒傳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丨丨丨丨丨

交帚拂坐處 齊書王思遠傳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二人丨丨丨丨其丨丨

少壯三好 梁書蕭琛傳琛常言丨丨丨丨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特丨丨丨每聞其聲欣然為樂

回面避女妓 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而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嘆笑琨容色自若

兩反 南史王思遠傳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忘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絜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醉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丨丨丨也

水淫 南史何佟之傳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為丨丨

方厚 魏書宗室鷙傳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丨丨丨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

一生不笑 魏書宗室蒹傳蒹性剛毅雖有慶吉事未常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蒹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蒹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丨丨丨丨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靦腆大笑

雄耿 魏書遼西公意烈傳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丨丨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不好煩碎 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丨丨丨丨恒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齊書元坦傳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鳥賊 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丨丨

李益疾 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丨丨丨

唐衢善哭 舊唐書唐衢傳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丨丨丨丨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亮冠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

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名流稱重如此地癖舊唐書李
嶝傳嶝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八
塼學士唐書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杖未至
嚙其臂血流唐書皇甫湜傳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
躍呼杖｜｜｜｜｜｜｜｜笑疾宋史扈蒙傳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
｜｜雖上前不自禁惡飛禽宋史范廷召傳性｜｜｜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必擊殺之樂
餌皆手自扃鐍宋史王沿傳子鼎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至路州八義館疾作
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聞喜宴獨不戴花宋史司馬光傳

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宋史晏敦復傳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
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況吾｜｜｜｜｜｜｜｜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好別白黑遼史耶律棠古傳性
坦率｜｜｜｜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人強棠古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逸周書天道尚
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
時凶坐生句大心生雖忌心主勝逸周書維彼｜｜是｜｜維彼｜
是｜｜維彼｜｜是｜｜義樂董仲舒春秋繁露心不得｜不能｜體不得利不能安繭卵董仲
舒春秋繁露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如｜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

之謂真天性禾善米董仲舒春秋繁露｜比于｜｜比｜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也善出性中
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春秋冬夏之類董仲舒春秋繁露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
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為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
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
｜｜｜｜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人同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喜
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與｜所｜｜也非人所
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二襪貫於一足黃憲天祿閣外史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
王以衿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及索之｜｜｜｜｜｜其急也如此稟蘭石之性有

堅香之驗王充論衡鑁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
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故｜｜｜｜｜天人大經王充論衡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之大經一陰一陽｜之｜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
氣仁六節荀悅申鑒中德不離｜｜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神鋒太
儁劉義慶世說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落落穆穆
見上滉瀁無涯劉晝新論達者之懷則｜｜而｜｜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燔蠱溫庭筠乾
饌子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蠱時人謂之｜｜兩童專掌縛帚有時不給
馮贄雲仙雜記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

而｜｜｜伏艸寘搜鄭景望蒙齋筆談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中｜｜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一日

無客則病一日接客則病葉夢得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其｜｜｜｜｜｜

力剔山骨范成大驂鸞錄葉公好石｜｜｜｜｜｜｜｜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從置道旁以補缺空者

氣緣心生張仲才文始真經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

心凝為水張仲才文始真經蓋｜有所結先｜｜｜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一

名言

人心管子道之在｜者｜也其在｜者｜也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

則驕管子｜｜之數｜｜｜盛則衰｜｜之變｜｜｜驕則緩怠今日不為明日忘

貨管子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別而聽

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管子夫民｜｜｜｜｜｜｜｜｜｜｜雖有湯武之德復合

於市人之言益忠損欲管子曰｜之而患少者惟｜曰｜之而惡多者惟｜壯者無怠

老者無偷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順

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多賤寡貴散輕聚重管子夫物｜則｜｜則｜｜則｜｜則｜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大器晚成老子大方無隅｜｜｜甘泉先

竭直木先伐文子其文好者身必剸其角美者身見殺｜｜｜｜｜｜膏燭以明

自消文子鳴鐸以聲自毀｜｜｜｜｜｜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

必成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

｜｜｜｜｜｜｜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鄧析子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

急駟馬不及故｜｜｜｜｜｜｜早圖御析子不困在｜｜不窮在早稼不鏡於水鏡於人墨子君子｜｜｜｜｜而｜｜｜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利不百不變法商子杜摯曰｜｜｜｜｜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誌之｜｜｜｜｜｜｜｜安往而不愛哉小言人毒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盡｜｜也注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成大功者不成小列子將治大者不治細｜｜｜｜｜｜度在身稽在人列子｜｜｜｜｜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列子關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名軋知爭莊子｜也者相｜也｜也者｜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莊子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則必有｜｜｜｜｜而不知其然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莊子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可不慎與無為名尸無為謀府莊子｜｜｜｜｜｜｜｜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天損人益莊子無受｜｜易受｜｜難兵莫憯於志寇莫大於陰陽莊子｜｜｜｜｜｜｜｜鍈鋣為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丘山積卑為高江河合水為大莊子｜｜｜｜而｜｜｜｜｜｜｜｜而｜｜｜｜大人合并而為公內刑莊子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者動與過也吡其所不為莊子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為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者也忤於耳而倒於心韓非子且至言｜｜｜｜｜｜非賢聖莫能聽｜｜特人不如自恃韓非子此明夫｜｜｜｜｜｜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不聽寵言不受寵貨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寵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寵貨君子｜｜｜｜｜｜｜｜｜｜｜｜｜｜苟難苟察苟傳荀子君子行不貴｜｜說不貴｜｜｜名不貴｜｜唯其當之為貴致誠則無他事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矣六生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者君子慎之而禹禁所以分也煖於布帛深於矛戟荀子故與人善言｜｜｜｜｜傷人之言｜｜｜｜好度好同好謙荀子巧而｜｜必節勇而｜｜必勝知而｜｜必賢中事中說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安久移質荀子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守少守多荀子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

能無狂乎官人守數君子養源荀子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狂生荀子｜｜者不胥時而落狎虎荀子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也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荀子明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謗君子不用隱忌墮敝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聖人無兩心荀子天下無二道｜｜｜｜仁心學心公心荀子以｜｜說以聽以｜｜辨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問也禍生自纖纖荀子｜之所由生也｜｜

｜｜也是故君子早絕之流言止於智者荀子流丸止於坻臾｜｜｜｜｜區蓋之間荀子言之信者在乎｜｜｜｜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補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不蹶於山而蹶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淮南子凡人之論｜｜｜｜而｜｜｜｜而｜｜能欲多而事欲鮮誹譽在俗窮達在時淮南子道德之論譽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意行鈞｜｜｜｜取四重去四輕楊子何如斯謂之人曰｜｜｜｜｜｜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淫存神索至楊子聖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見上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吉人凶其吉楊子｜｜｜｜｜凶人吉其凶姑息敗德楊子謂言敗俗謂好敗則｜｜慎於好亟於時三好三檢三門楊子天下有｜｜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上士訓德下士訓己楊子｜｜之耳｜乎｜｜之耳乎｜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惲焉註訓順聖人之言似水火楊子｜｜｜｜｜于｜｜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天常為筆舌楊子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帝王之｜｜也勝己之私楊子｜｜｜之謂克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抱朴子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也修學務早抱朴子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昌潛弊寢文中子聖人之道其｜也｜其｜也｜壹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孝立則忠遂文中子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矣自知者英自勝者雄文中子李密問英雄子曰｜｜｜｜｜｜｜｜無辯無爭文中子賈瓊問何以息謗

子曰｜｜曰何以止怨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國語｜｜｜｜｜｜｜｜諸在中矣

福基國語夫德｜之｜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德義之樂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善行惡戒見上善人在患弗救不祥國語｜｜｜｜｜｜｜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君子自以為不足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瘉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蚋蛾蟯蠆皆能害人國語｜｜｜｜｜｜｜況君相乎人之化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龍蛇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化哀夫實肇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也何日之有可高可下國語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也嗜其疾味國語吾聞國家將敗必用惡人而｜｜｜｜驟近其小喜國語夫天之所棄必｜｜｜｜而遠其大憂剝株掘根戰國策｜｜｜｜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常數常道戰國策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毫毛斧柯戰國策周書曰｜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不拔將成｜｜有德於人不可不忘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忘者有不可不忘也吾惜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也｜｜｜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勞神苦民史記秦本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矣使人為之亦｜｜矣時難得而易失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陰謀道家所禁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是｜｜之｜｜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盛德容貌若愚史記老子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秦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茶正以靜可以報上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貌言華至言實史記商君傳｜｜也｜｜｜｜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為將三世必敗史記王翦傳王翦曰夫｜｜｜｜者｜｜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之孫王離擊趙客擊秦軍果虜王離偏聽獨任史記鄒陽傳｜｜生姦｜｜成亂倚伏史記賈生傳禍兮福所｜福兮禍所｜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水激矢激史記賈生傳｜｜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流逝坻止史記賈生傳乘｜則｜兮得｜則｜相轉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注徐廣曰坻

一作坎騧棄晏日坻水中小洲也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史記申公傳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者｜｜｜｜｜｜｜｜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無曲學以阿世史記轅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不敢於養人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志｜｜｜｜｜｜｜｜｜｜｜｜｜｜夫仁人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見上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盈餘但教子孫怠墮耳｜｜｜｜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日慎一日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注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如不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惴惴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為

貴當使可賤後漢書馬援傳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後漢書王良傳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後漢書張霸傳｜｜｜｜｜｜｜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漢書郭太傳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云知足常足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矣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在前必奉在下則扶吳志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我｜者吾｜｜之同升｜我｜者｜｜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明鏡照形古事知今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數越法度諸葛恪上牋諫曰語曰｜｜｜｜｜｜｜所以｜｜所以｜｜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情恕理遣晉書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非意相干可以｜｜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晉書桓冲傳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冲笑而服之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惜分陰晉書陶侃傳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言高一世處之愈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 宋書顔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

恥以身為溪壑 宋書顔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者屏欲之謂也

恐宜移在此器 齊書蕭穎冑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也

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孝嗣心甚納之

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梁書王份傳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高祖稱善

今夕止談風月 梁書徐勉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可｜｜｜｜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今使爾識有饑苦 南史宋文帝紀宴於武張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豈佚不見百姓艱難｜｜｜｜｜｜｜｜知以節儉期物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謂所親曰｜｜｜｜｜｜｜｜｜｜｜｜｜｜｜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垂綸者清不獲貪餌 南史王彧傳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故｜｜｜｜衆皆稱善

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 魏書封軌傳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言者慙退

苟有良田何憂晚歲 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

衰至便驕 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北齊書張瓊傳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為都督隨爾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

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爭為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

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 周書寇儁傳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

路旁有公 舊唐書竇羣傳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者乎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 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媿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可關事不可多事 唐書沈傳

師傳嘗擇卿吏尹倫遲書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丨丨丨丨丨丨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晴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唐書李德裕傳嘗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時傳其嘗

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顧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丨丨丨丨丨丨莊宗嘿然

慮深獲全患生所忽 五代史雜傳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稔中國無事馮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者丨而丨丨居安者丨丨於丨丨此人情之常也

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宋史岳飛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下平矣

儉可助廉恕可成德 宋史范純仁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丨丨以丨丨惟丨丨以丨丨其人書於坐隅

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 宋史盧革傳子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丨丨丨丨丨時來或有之丨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丨士大夫立丨丨也堂賞味其言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宋史葛郯傳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實踐如此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許衡傳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

義勝欲敬勝怠 六韜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丨丨丨則昌欲勝義則亡丨丨丨丨則吉怠勝敬則滅

愚色 六韜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丨丨

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 逸周書非本非標非微非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榮華之言後有茅 逸周書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 見上

好船者溺好騎者墮 越絕書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 黃石公素書先莫先於脩德明莫明於體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黃石公素書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董仲舒春秋繁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 桓寬鹽鐵論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味食味言 劉向說苑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丨丨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丨丨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劉向說苑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福堂 吳越春秋禍為德根憂為丨丨

一激之怒炎於火三寸之舌芒於劍 黃憲天祿閣外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為利於諸侯哉

瘖口之言若美瘖心之言若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

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孔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清受塵白受垢 王充論衡以壁揜泥以黑點縕孰有知之丨丨丨丨丨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墬之類常在懸垂

力勝貧慎勝禍 王充論衡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丨丨丨丨丨丨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四者世之毒 王充論衡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丨丨丨丨也

止謗莫如脩身 徐幹中論諺稱救寒莫如重裘丨丨丨丨丨丨療暑莫如觀冰

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 王粲英雄記孟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邪按亮諸葛亮

縱君不驕我豈無畏 皇甫謐高士傳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丨丨丨我丨丨丨丨乎終不受

餘地 顏氏家訓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丨丨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

何必豎籬插棘 劉肅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丨丨丨丨丨丨省中賞其俊拔

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至今以為名理子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晁迥晁氏客話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清慎勤 呂本中官箴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丨曰丨曰丨

忍之一事眾妙之門 呂本中官箴丨丨丨丨丨丨丨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呂本中官箴前輩嘗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落便宜是得便宜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饑

可下飯范公稱過庭錄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爾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徐度卻掃編王侍郎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無事矣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丈正公有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羅大經鶴林玉露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毋以一塊真胸中周密齊東野語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日謹｜｜｜｜｜｜｜｜

寓言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晏子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廼不伐魯

白馬非馬公孫龍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矣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堅白公孫龍子｜｜｜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

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自有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己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大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棰是棰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竈

闕子義渠之人烹丨丨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饑餓三日不啟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飲之為之解怒故竈鑿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丨丨丨丨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勃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壓壤箕畚運於勃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丨丨丨丨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折春蠢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蠢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邱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且猶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俗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罔兩問景

莊子丨丨丨丨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丨丨為文惠君丨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庖丁解牛

莊子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及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及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及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不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

吹累 莊子黃帝遊於丨丨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丨其元黃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使象罔丨丨丨丨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冶金踴躍 莊子今大丨鑄金丨丨丨丨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成寐蘧覺 見上

三劍 莊子臣有丨丨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夸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眦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

觸蠻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丨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丨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 見上

黃馬驪牛三 莊子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棘猴 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以丨刺之端為母丨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月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藏三牙 呂氏春秋孔穿辯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於君謂藏三牙甚難孔穿曰然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謂平原君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顧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於孔叢作臧三耳

海大魚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

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土偶桃梗 戰國策臣來過於淄上有｜｜人與｜｜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囊載 戰國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鵠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鵠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而｜｜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鮮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鷹擊剝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秦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挑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攜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行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瑟挑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一發再發之樂 見上

秦為大鳥 見上

蚌鷸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方出曝而｜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得全全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稀膏棘軸不能運方穿 見上

弓膠昔幹不能傅合疏罅 見上

狐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見上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 見上

兩黃鵠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云者｜｜｜注師古曰托言有神來告之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揚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以為｜｜｜以風

莫傾人梁棟晉書陸玩傳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漏諸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邪玩笑曰戰卿良箴

丁剛不可屈晉書苻堅載記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至｜｜｜以｜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麝本多忌沈實易和宋書范曄傳曄性精微有思致賦頌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過分必害｜｜｜｜盈斤無傷零霍虛燥詹唐耑濕甘松藁合安息鬱金棒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

橐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納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耑濕比沈演之橐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藁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狂泉宋書袁粲傳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反謂不狂為狂見上

此中唯宜飲酒齊書謝瀹傳初兄朏為吳興瀹於征邊渚送別朏指瀹口曰｜｜｜｜｜｜

混沌書眉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江祏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

聞嘆曰江祏遂復為｜｜｜欲盈反弊耳

枯魚蚤蝨南史卞彬傳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蝸蟲蝦蟹等賦皆大有指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蟹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事役如鬼比令史諸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北風甚勁金史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問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曰今日｜｜｜又取凡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筆來見上

日飲天酒五斗東方朔神異記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

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東方朔神異記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圍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道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以智為愚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麋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

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爽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吏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陽橋 劉向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极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矣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白龍化魚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下清冷之淵｜為｜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齒亡舌存 劉向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樅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不能更鳴東從猶惡子之聲 劉向說苑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從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從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不能上山

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蜚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盈綠林徘徊枝陰蹴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閻忽埳中埳

穀必凋於歲寒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冰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葬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芙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於北陵之陂而盼之欲饗則無脩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雖被偃蹇垂榮而待於幽焦萌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也｜｜｜｜｜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於樵蘇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 張讀宣室志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裀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罔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熖熖其光和和其始｜｜｜｜｜｜｜｜｜｜｜｜｜｜梟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辭其

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觧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寢者言其去蓋絶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蓋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言語部二

比喻

尊天貴風雨管子萬物｜｜而｜｜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平原之澤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管子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祈羊沈玉管子山高而不崩則｜｜｜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極矣懷繩與准鉤管子｜｜｜｜夫繩扶檢以為正准壞隈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管子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山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

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迎於民則
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日｜｜｜｜｜｜｜｜卜也迹求履憲管子猶｜｜｜之｜也夫馬有不適善注
迹者履之所出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蜚蓬之問不在所賔管子無儀法程
式蜚拙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日｜｜｜｜｜｜｜｜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管子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
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日｜｜｜｜｜｜｜｜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廷萬里
管子｜｜遠於｜｜｜遠於｜｜｜遠於｜｜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

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
聲美管子｜｜｜｜｜｜｜｜｜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
所先烏飛准繩管子｜｜｜｜此言大人之義也夫烏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集谷則困不集谷則
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烏以為烏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
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見上一樹百穫
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者人也立朝夕於運均之上管子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
擔竿而欲定其末朝揺輪而夕乘車管子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欲｜

｜鼎足管子召忽日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之有｜也去一馬則必不立矣按三人召忽管
仲鮑叔左書右息管子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而｜｜之注反用左手書右手息而不
動倒行逆施之譬百馬伐驥管子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澤下尺生上尺
管子如天雨然｜｜｜｜｜｜注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
心上就也使水逆流管子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唯陶所為恣治
所鑄管子猶埴之在埏也｜｜之｜以｜猶金之在鑪｜｜之｜以｜水平雲平管子｜｜
而不流無源則遨竭｜｜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遨己毋代馬走毋代烏飛管子｜｜
｜｜使盡其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風與波管子能若夫｜｜｜乎唯其所

欲適登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飄風驟雨老子｜｜不終朝｜｜不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以久立
身行道也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欲｜｜
｜｜｜｜注琭琭喻少珞珞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
其中也合抱之木生於豪末老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九層
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見上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見上操煙之徒晏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

丨而君終不知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社鼠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丨丨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丨丨丨丨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美哉水乎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丨丨丨丨丨丨其濁不無雪途其清無不洒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丨丨丨丨丨丨視之則堅猶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鹿生於野命懸於廚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嬰命有繫矣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速亦無及已秋蓬晏子輔柿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丨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懸牛首賣馬肉晏子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丨丨丨於門而丨丨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假以指喻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直也曲言者丨丨丨丨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淆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曲言見上拯溺鑄石救火投薪鄧析子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丨丨丨之以丨丨丨丨之以丨倒裳索領鄧析子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馬駩逸足於遊求幾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丨丨而丨丨抱薪加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鄧析子謀莫難於必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丨丨丨丨丨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丨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墨子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丨丨於丨丨丨丨丨於丨丨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莫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毆驥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童子為馬墨子大國之攻小國譬猶｜｜之｜｜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文軒敝轝梁肉糟糠錦繡裋褐墨子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之與｜｜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之與｜｜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之與｜｜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分定尹文子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故也

飛蓬乘風商子今夫｜｜遇飄風而行千里｜｜之勢也

投策分馬慎子夫投鈞以分財｜｜以｜｜非鈞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

醉者神全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堯牽舜箠列子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一羊｜荷｜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爭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非樂之也

岐路之中又有岐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白往黑歸列子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欲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而｜｜而｜豈能無怪哉

爝火莊子日月出矣而｜｜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樂出虛蒸成菌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慹

姚佚啟態｜｜｜｜｜｜｜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今日適越而昔至莊子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也

醫門多疾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莊子｜｜｜｜也｜｜｜｜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伐漆割見上

鑑於止水莊子人莫鑑於流水而｜｜｜｜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莊子夫｜｜｜｜｜｜｜｜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有力者負之而走見上

續鳧斷鶴莊子鳧頸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亡羊莊子臧與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箋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胠篋探囊發匱 莊子將為｜｜｜｜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

糠迷目蚊虻嗜膚 莊子老聃曰夫｜｜｜｜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則通昔不寐矣

大澤罍空大倉稊米 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仁義先王之蘧廬 莊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推舟於陸 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也

柤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口 莊子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邪其｜｜｜｜｜於｜｜

褚小懷大綆短汲深 莊子｜｜者不可以｜｜｜者不可以｜｜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求馬唐肆 莊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於｜｜也注唐肆非停馬處

去其害馬者 莊子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椎拍輐斷 莊子｜｜｜｜與物宛轉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

無嬰逆鱗 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 韓非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長羽翼不飛｜｜｜｜雖無鳴｜｜｜｜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越人不疑羿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羿執鞅持扞標弓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不可必則｜｜｜｜

一葉之行 韓非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也

三人成虎 韓非子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言而｜｜令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見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女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塵飯塗羹 韓非子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戟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守株 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冀復

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氷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夫｜｜｜｜｜｜｜｜｜｜｜｜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為強韓非子｜｜｜｜｜｜｜｜｜｜｜｜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玉巵無當韓非子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之｜｜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荀子｜｜｜｜｜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所漸者然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也 挈裘領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殪壺也不可以得之矣 指測河戈舂黍錐殪壺見上 厭源開瀆荀子｜其｜｜其｜江河可竭 六驥不致荀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 曲得所謂荀子府然若渠堰槩栝之於己也｜｜｜｜｜｜焉然而不折傷 度己以繩接人用抴荀子故君子之｜｜｜｜｜｜則｜｜｜｜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 咶天荀子是猶伏而｜救經而引其足也 霜雪將將荀子詩云如｜｜之｜｜如日月之光明 覺跌千里荀子楊朱哭衢途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者人衆哭之 川淵深山林茂荀子｜｜｜｜而魚鼈

歸之｜｜｜而禽獸歸之 郊草不瞻曠芸荀子堂上不糞則｜｜｜｜｜｜ 塼塗塞江海僬僥戴太山荀子譬之是猶以｜｜而｜｜｜｜也蹞跌碎折不待頃矣 墨以為明荀子詩曰｜｜｜｜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欲南無多惡北無寡荀子假之有人而｜｜｜｜｜｜而｜｜｜｜豈謂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注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 眸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之非目益明也｜｜｜也心之於慮亦然 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馬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崛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弓調馬服荀子｜｜而後求劾馬｜｜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不長一類不私一物呂氏春秋陰陽之和｜｜｜｜甘露時雨｜｜｜｜取之衆白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也 石不奪堅丹不奪赤呂氏春秋｜可破也而｜｜｜｜可磨也而｜可｜｜堅與赤性之別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彈取而為之也 竭澤焚藪

呂氏春秋雅季曰｜｜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契舟求劍 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其｜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有居車無去車 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兎伉而狗則不為兎 呂氏春秋非狗則不得｜｜｜｜｜｜｜｜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苦困而況俗主乎

射魚指天 呂氏春秋非其人

絕江託船致遠託驥 呂氏春秋｜｜者｜於｜者｜於｜者託於賢

塞上馬 淮南子近｜｜之人有善術者｜無故亡而入邊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禮樂為鉤仁義為餌 淮南子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膠漆相賊水炭相息 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水炭｜｜｜｜｜｜｜也

百舌之聲不脂之戶 淮南子人有多言者猶｜｜｜｜人有少言者猶｜｜｜｜注不脂之戶難開也

唯能止衆止 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

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

｜｜｜**龍蟠蚖肆** 揚子｜｜於泥｜其｜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

六翮傅尸鳩 揚子鷦明冲天不在｜｜乎援而｜｜｜其累矣夫

貂狐煥 揚子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不亦｜乎

剛則甄柔則坯 揚子既陶天下者其在和乎｜｜｜｜｜｜

方斧方刃 揚子始皇｜｜將相｜｜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鳳鳴鸞翰 揚子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而｜｜也

航不漿衝不薺 揚子或問｜｜｜｜｜｜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注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薺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乎螭虎桓桓鷹隼戮戮未至也 揚子｜｜｜｜｜｜｜其至矣

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 抱朴子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豈所能及哉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 見上

金舟玉馬 抱朴子｜｜不能凌陽侯之波｜｜不任駟千里之迹也

禽魚結侶氷炭同器 抱朴子｜｜之｜｜｜之｜｜欲其久合安可得乎

枯楊瑚簋 抱朴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球蓋千仞垂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途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

瓊艘瑤楫金弧玉絃 抱朴子｜｜｜｜無涉川之用｜｜｜｜無激矢之能

牛緣木馬逐鳥 抱朴子及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也

投魚於淵寘猿於木 文中子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潛則潤 文中子太原府君曰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之斯｜｜焉｜｜之斯｜｜焉｜｜｜｜何往不利也

流為川塞為淵丹則雲施則雨 厚棟任重 國語不｜其｜不能｜｜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醉怒醒喜 國語｜而｜｜而｜｜庸何傷

卬浦 國語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而後大

一个負矢百羣皆奔 國語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將｜｜｜王其無方收也

農夫作耦 國語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以刈稅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自踰短垣 國語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

連雞 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兩虎相鬬駑犬受敝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之

纆牽長 戰國策臣干載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戰國策臣未嘗聞｜｜｜｜｜｜若有此則病必甚矣

輿瓢 戰國策百人｜｜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懷寶夜行 戰國策臣聞｜重｜者不以｜任大功者不以輕敵

騏驥之衰孟賁之倦 戰國策｜｜｜｜也駑馬先之｜｜｜｜也女子勝之

百獸畏虎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之｜｜也

積羽沉舟 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臣聞｜｜｜羣輕折軸衆口鑠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至楚北行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而｜｜也

井中求火 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乎霸王臣竊以為猶之｜｜｜而謂曰我將為爾｜｜也

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蟻蝨 史記項羽紀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誰知之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

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丨之上丨丨水也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丨丨丨也

啜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丨丨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注冀功勳者眾也

照千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盗賊則道不拾遺將以丨丨丨豈特十二乘哉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丨丨丨丨丨丨也

鳥能擇木 史記孔子世家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丨丨丨丨木豈能擇鳥乎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發縱指示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丨丨丨丨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丨丨丨丨中丨丨丨丨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莫邪鈍鉛刀銛 史記賈生傳丨丨為丨兮丨丨為丨

章甫薦屨 史記賈生傳丨丨丨丨兮漸不可久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史記賈生傳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丨丨丨丨兮丨丨丨丨

竈上騷除 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丨丨丨丨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跖犬吠堯 史記淮陰侯傳丨之丨丨丨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勢不可耳

搤肮拊背 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鬬不丨其丨不丨其丨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

效轅下駒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丨丨丨丨

死灰復然 史記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丨丨獨不丨丨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穿魯縞漂鴻毛 史記韓長孺傳強弩之極矢不能丨丨丨衝風之末力不能丨丨丨

不食馬肝 史記儒林傳於是景帝曰食肉丨丨丨丨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破觚斲雕 史記酷吏傳漢興丨丨而為圜丨丨而為樸

奔踶 漢書武帝紀馬或丨丨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師古曰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泛覆也

泛駕 見上

踐薄氷以待白日 漢書宣帝紀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丨丨丨丨丨丨丨豈不

殆哉

更張 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阪上走丸 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按數語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

束縕乞火 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因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大治之亡因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抱火厝薪 漢書賈誼傳夫｜｜｜之積｜之下而寢其上大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芒刃斤斧 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不頓者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髑髏之間非｜即｜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者此物此志也

聖人有金城 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

黑子著面 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屋如｜｜之｜｜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

虎翼 漢書賈誼傳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者也

鼠不容穴銜窶數 漢書楊敞傳憚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者也

鐵炭伍仰 漢書李尋傳｜之｜者善｜｜｜之｜｜見效可信者也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按數語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

乘雁集不為多雙之 漢書臣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也

失鳧飛不為少 漢書楊雄傳譬若江湖之雀勃鮮之鳥｜｜｜｜｜｜之｜

一狼走千羊 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

口中蚤蝨 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

緩其銜轡 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痍傷之後迺｜｜｜｜注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

物微志信 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有｜而｜人有賤而言忠

鳧藻 後漢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軍和睦士卒｜｜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須幅以成度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猶布帛｜｜｜其｜焉

水薤 後漢書龐參傳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

雞肋 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美養禾 漢書李尋傳｜之｜者善｜｜君之明者善養士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漢書臣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也

惜公歸計決矣鑿墉之址以益其高後漢書皇甫規傳夫德不稱祿猶｜｜｜｜｜｜｜｜｜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塵加嵩岱霧集淮海後漢書楊倫傳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雖未有益不為損也窮鳥後漢書趙壹傳有一｜｜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一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成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成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磨蕭斧伐朝菌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為孟嘗君曰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驅羊拾芥晉書懷愍紀論擾天下如｜羣｜舉二都如｜遺｜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晉書元帝紀司空廣武侯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喬柯茂葉南金北銑晉書職官志泰始盡於太康｜｜｜｜來

居斯位自太輿訖於建元｜｜｜｜用處茲秩氷炭不言冷熱自明晉書王沉傳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而｜｜之質｜｜者以其有實也蜂蠆作於懷袖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魚懸由於甘餌晉書段灼傳臣聞｜｜｜｜｜｜勇夫死於重報蘭怨桂親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而｜｜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常山之蛇首尾相衛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仁公當如｜｜｜｜｜｜｜｜｜｜騎猛獸安可中下哉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晉書顧悅

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簡文悅其對芝蘭玉樹晉書謝元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欲使其生於庭階耳采菽中原勤者功多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如｜｜｜｜｜之｜則｜｜窮猿投林豈暇擇木晉書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乃除剡縣令榱椽之材不為藩落晉書褚裒傳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合以｜｜｜｜也顧明府垂察乃捨之得薪保燿晉書孫登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才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千斤大牛不若羸牸 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顧聞劉景升有|||||歌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會||一|

快犢破車 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好馳獵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湯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牛為|子時多能||汝當小忍之

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 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爵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進

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 宋書顏延之傳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

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廉躬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蹤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澗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勳舊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進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覬常階猶遂復見侵抑

曝鰓見上蟬腹龜腸見上屈曲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廉躬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蹤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澗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勳舊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進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覬常階猶遂復見侵抑

王遠如屏風見上墜茵落溷 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飄簾幌|於|席之上自有關籬墻|於|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從俗能蔽風露 齊書王秀之傳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

如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見上未聞刀沒而利存 梁書范縝傳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

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見上磨磨可驂何異驥豈容形亡而神在

騄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以｜夫｜｜

蓄魚於樹棲鳥於泉南史吳慶之傳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名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耳不辭而退

御人如馬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馬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惡｜亦｜此｜矣榮遂生神武於林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按榮爾朱榮

堅木利器魏書甄琛傳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劃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玉石駑驥周書蘇綽傳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間墻隋書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一堵｜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十羊九牧隋書楊尚希傳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覔所謂民少官多｜｜｜｜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并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邪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固請過并州上謂曰｜｜｜｜｜｜｜｜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武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

北叟失馬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壅以黑墳暖以春日舊唐書岑文本傳上封事曰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之｜｜｜｜之｜｜｜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一脯臘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誡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

蝸蚓之餌

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唐書選舉志李栖筠曰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
｜｜｜｜｜｜｜｜不亦難乎所以自比於金唐書魏徵
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
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
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以卿為良匠而加礪
焉卿雖疾未及
衰庸得便爾鑽皮出羽洗垢索瘢唐書魏徵傳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
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
律外好則｜｜｜｜惡則｜｜｜｜懲沸羹者吹冷
鑿傷弓之鳥驚曲木唐書傅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
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民律令一用隋舊且｜｜｜
｜｜｜｜｜｜｜｜｜｜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
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
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薦圭璧

於房闥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
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
侮不用可謂｜｜｜｜｜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
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
子昂之於言其聾瞽與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
唐書朱敬則傳臣聞｜｜｜｜｜｜｜｜｜｜｜
拯溺不規行療饑不暇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臣
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
｜｜｜｜｜｜｜｜苟須臣肉為之
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唐書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
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
｜｜｜｜｜｜｜｜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

罷政事而
用仙客猶髮有梳唐書吳兢傳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
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之｜｜方
若棋局圓若棋子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生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因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
泌帝即馳名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
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曰｜｜｜｜｜｜｜｜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
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不可復
合如此葉唐書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
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
｜｜｜｜｜｜矣由是不赦銜玉賈石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閩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而｜｜
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兎葵燕麥
動搖春風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
｜｜｜｜｜｜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烏鳶遭
害仁烏逝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誹謗不誅良臣進倒
植浮圖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
已故邊無橫費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
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
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
過於昔時其勢如｜｜｜朕亦每以此為急也如水
在器方圓不常宋史王化基傳蓋中人之性｜｜之
｜｜｜｜｜｜顧用之者何如耳孫

臏用兵扁鵲醫疾宋史畢士安傳曾孫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有言
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
君之如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固所指名者矣雖
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一蛇二首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
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丨丨丨丨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王道
如龍首六韜夫丨者之丨丨丨丨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逐獸分肉六韜
取天下者若丨野丨而天下皆有丨丨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濟則同利
月卜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逸周書武紀濟民無小不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緜緜蔓蔓豪末斧柯逸周書丨丨不絕丨丨若何丨丨不掇將成丨丨冬陽

夏陰不召自來逸周書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丨日之丨丨日之丨丨
丨而民丨丨此謂歸德狐雉之戲越絕書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
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諫諫者反親今丨丨丨丨也
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
興利猶草除害若海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下丨丨也其丨春氣之生丨也各
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丨丨丨也丨壬人敗川瀆之瀉於丨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
歲董仲舒春秋繁露肢體移易其處謂之丨丨寒暑移易其處謂之丨丨水常漸魚董仲舒春
秋繁露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丨丨丨丨
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
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
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
相殽餃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
此易之物也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桓寬鹽鐵論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
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馬効千
於愚人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也
里不必塞代桓寬鹽鐵論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士貴成功不貴文辭代馬依北風
飛鳥翔故巢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從則殘蟲獸從居則壞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莫
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潦歲鼃桓寬鹽鐵論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
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
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丨丨之
丨口非不眾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虎兕相據螻蟻得志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地廣而不

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丨丨丨丨而丨丨丨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江海流蒿火怒
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丨丨丨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丨丨暴丨而無繼腹毳背
毛劉向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
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
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
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
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
恃者六翮耳夫丨上之丨丨上之丨增去一把飛不為
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江海長為百川主劉向說苑夫丨丨無不受故丨丨丨丨之丨明王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浸水天雨劉向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

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丨丨之與丨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而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樹蒺藜 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覆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丨丨丨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按簡子趙簡子

順針縷者成帷幕 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文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大樽 劉向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丨丨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飲江海 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溝者之丨丨丨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美惡自服輕重自得 劉向說苑鏡以精明丨丨丨衡下無私丨丨丨丨蓬生桑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 劉向說苑曾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聚沙而雨 劉向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人如丨丨丨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燕雀處屋 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丨丨丨丨子母相哺喣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教羊牧兎使魚捕鼠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虎卑勢貍卑身 吳越春秋夫丨之丨丨將以有擊也丨之丨丨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

夏爐炙濕冬扇翣火 王充論衡丨丨時丨以丨丨時丨以丨丨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

氣猶粟米形猶囊 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丨丨丨丨丨丨也增減其壽當亦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 王充論衡人生於天地也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王良登車馬無罷駑 王充論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

不酤飴蜜未為知味 王充論衡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見馬見
高學之生哉甘酒醴｜｜｜｜｜｜｜｜也
牛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庖丁之｜｜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吠形吠聲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百犬｜｜世之疾此固久矣哉麴豉王符潛夫
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
之慮故善者之養夫民也猶良工為｜｜也起居以其
時寒温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
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黔
首之屬猶豆麥也
鶉鳥欺孺子徐幹中論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之｜｜｜也鶉馬之性
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
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蹈膝跣足而不以為弊也俗
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
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

唇喝聲而不舍也蹲蹲然若將可獲見上耿介過人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
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朕所以好之斲梓
染絲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肌豐力沈
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翱翥百步｜｜而｜｜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本采為
地劉勰文心雕龍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
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
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春葩
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矣
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劉晝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慽也故｜

｜｜｜｜｜｜｜｜｜｜｜雕不增文磨不加瑩酈道元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
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
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
乘城降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摳坐磨石不動太祖曰
此非劉楨耶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岩之下外炳
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之｜｜｜｜之｜｜｜至
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
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宋祁筆記子謂老子道德篇為元言之祖屈宋離騷
為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為記傳之祖後人鵶頭白王楙
為之如｜｜｜｜｜｜｜｜｜｜矣
野客叢書今人喻事之
難濟有老｜｜｜之說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

74

吉林人民出版社